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將帥部

爭功 矜伐

爭功

書曰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蓋夫狠而求勝競
不以心斯事之末而德之醜也肇自三季世事軍旅
後已之義靡篤奪人之心紛起其有受鈇鉞之寄忘

禮讓之訓當受脈齊出握兵分道句旗斬將攻畧城池競圖勲伐相尚謀詐或逗遛期會以沮彼衆或增益首級以大已功或倍道以先至或抽戈以相逐書勞之際求質實於俘獲行封之始請辨正於先後廷爭以發憤歎耦語以圖叛戾至有奪珪爵伏斧鑕而不悔者矣茲所謂矜其能而喪厥功者焉

穿封戌爲楚大夫楚子侵鄭至于城麋鄭皇頡戌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正曲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

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

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也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

爲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趙鞅爲晉大夫簡子也帥師納衛太子蒯瞶于戚齊人

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遇於齊將戰

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

車中斃踣也太子救之以伐鄭師北旣戰簡子曰吾伏

殺嘔血殺子衣嘔吐也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爲上太子曰

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靽

將絕吾能止之止使不絕我禦之上也駕而乘材兩皆絕

材橫木明細小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

漢蕭何為丞相高帝五年先封鄼侯鄼音贊屬西陽食邑八

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

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

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顧猶及也帝曰

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帝曰夫獵追

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者人也縱者子用切發縱謂解抽而放

之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

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徒以身從我多者三兩

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後皆

莫敢言是時帝已大封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

得行封帝居南宮從複道上複音復上下有道故謂之復見諸將

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

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

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而恐以過

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為之柰何良曰取上素

所不快言有舊嫌者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

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

趣讀口促荀彘為左將軍武帝元封二年遣與樓船將軍楊僕

擊朝鮮右渠左將軍破泚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以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廼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言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顯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顯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

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戲讀與麾同并其軍以報天子許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硤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相路人一也相朝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硤四也硤音作頰也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硤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

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

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

軍使右渠子長右渠之子名長降相路人子最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於

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左將

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已坐兵至

列口當待左將軍列口縣名也擅先縱失亡多當誅

贖為庶人

後漢任尚為中郎將元初五年與度遼將軍鄧遵擊

西羗有功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尚與遵爭功

又詐增首級受財枉法贓千萬以上檻車徵棄市

晉王渾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及伐

吳吳遣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請渾降既

而王濬破石頭降吳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

業宮釀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吳中軍按兵不進

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

時人譏之

宋張僧產龍驤將軍興世弟也時鄧琬輔晉安王僭

逆興世擊敗之琬死別將劉胡走入沔眾稍散比至

石城裁餘數騎竟陵郡丞陳懷真聞胡經過率數十

人斷道邀之胡人馬既疲自度不免因隨懷真入城

告渴與之酒胡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京
邑僧產追胡未至石城數十里逢送胡首信將還竟
陵殺懷真竊有其功

南齊崔恭祖爲平南將軍崔慧景司馬恭祖驍勇果
便馬稍氣力絕人頻經軍戰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
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
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失此
勲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使謂興盛曰何容令
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三百戶

後魏崔亮爲鎮南將軍與李平等討梁將趙祖悅於
硤石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
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肆其專恣輕輒還
歸此而不糾法將焉寄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
於聲色

陽固爲前將軍典科揚州勲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
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勲便相
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

隋賀若弼爲吳郡總管韓擒虎爲廬州總管開皇九
年伐陳擒虎爲先鋒弼爲行軍總管及平陳至京弼
與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帝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

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畧不交戰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啟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勲於是進位在國賜物八千段

李德林爲內使令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開皇八年車駕幸同州從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莊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

及平陳受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賞物三千段

晉王已宣勅訖有人說高頴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頴入言之高祖乃止

唐淮安王神通爲左武衛大將軍貞觀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戶時太宗謂諸功臣曰朕叙公等勲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自言神通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帝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兵先至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

德南侵全軍陷沒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論勲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縱推轂故功居第一叔父與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勲臣同賞耳

尉遲敬德貞觀中爲右武侯大將軍好訐直又負其功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憚而罷

伊慎爲江西節度使曹嗣王臯都知兵馬使臯攻李希烈安州使慎兵圍之賊懼請臯使至城中以約降

臯使都虞侯王鏐懸而入旣成約殺不從者以出明日城開臯以其衆入慎以賊之恟懼鏐其圍也色不下鏐稱疾避之

宋威乾符中爲招討使與賊王仙芝戰不利詔以監軍楊復光總其兵初仙芝衆號三十萬旣陷江陵獲舉于温廷浩遣修表請節朝議不允及復光爲招討監軍遣判官吳彥宏論以朝旨釋罪別加官爵仙芝乃令其將尚君長蔡温王楚彥威相次詣闕請罪且求恩命時威欲害其功並擒之以送京師朝廷不詢其本悉斬之繇是賊怒悉銳擊官軍威大敗復光收

其衆以統之

後唐李存信唐末爲武皇馬步軍都戰與李存孝擊張濬軍於平陽時存孝驍勇冠絕軍中皆下之唯存信與爭功由是相惡有同水火

矜伐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仲尼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卑以自牧爲而不有挽之而莫測仰之而彌高斯乃拔乎其萃高世作程者之所爲也乃有荷登壇之寄居分閭之重或破敵平亂自恃

其勲業或露才揚已願從其驅策或形譽驚之迹或

張誇大之言以致使氣陵上席寵驕物踐危機而不悟犯清議而莫逃垂之編簡良可痛惜老子所謂富貴而驕自招其咎者其是之謂矣

高固齊大夫也魯成公二年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

人榮擔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所獲者車繫系本焉

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

也言已勇有餘故賣之

漢樊噲封武陽侯高后怒匈奴召丞相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

行匈奴中問季布季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穀弩穀張也音工豆反今歌唵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唵古吟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謾欺誑也音謾又音莫連反且夷狄譬於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

魏鄧艾為鎮西將軍既破蜀於綿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葬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徒兒也與

某相隨故窮耳有識者笑之

蜀魏延為征西大將軍延每隨諸葛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嘗與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

晉郭默明帝時為右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喬曰我能禦胡而不見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軍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時當為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喬曰所論事雖然非小人所

及也

劉毅爲嶺將軍荊州刺史毅性剛猛沉斷而專肆狠
愎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
伏及居方嶽嘗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
滋甚每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絕歎以爲
不可能也

宋謝晦爲撫軍將軍荊州刺史甚有自矜之色將之
鎮詣從叔光祿大夫瞻瞻問晦年答之曰三十五瞻
笑曰昔荀郎中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

天晦有愧色

南齊垣崇祖爲胸山戍主崇祖啟明帝曰淮北士民
力屈胡圍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董爲淮北
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事功可立
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帝以爲輔
國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崇祖在淮陰見帝便
相比韓崇白起咸不信唯帝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
及破虜啟帝謂朝臣曰崇祖許爲我制虜果如其言
其嘗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

梁韋叡爲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初高祖義
兵檄至叡起兵赴之鄉中客陰雙光泣止叡還爲

州雙光道侯叡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
耕牛十頭

王僧辯爲征東大將軍僧辯破侯景入石頭城據之
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於江陵僞行臺趙伯超
自吳松江降於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
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之因
命送江陵伯超旣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首望唯知
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旣傾爲我所復人之
興廢亦復何嘗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瞿然乃謬
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唯濫居戎
首何力之有焉

陳侯安都爲司空加侍中征北大將軍自王琳平後
安都勲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

後魏韓顯宗孝文時爲征武將軍以赭陽破賊功爲
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後上表頗自矜伐訴
前征勲詔曰顯宗斐然成章甚可惟責進退無簡虧
我清風此而不糾或長敝俗可付尚書推列以聞兼
尚書張彞奏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矯致慙才猶
可用豈得永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効
王肅爲鎮南將軍清身好施家無餘財然性惟輕佻

形所不盡 矜伐 卷之四百五十一
頗以功名自許護庇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爲言

于忠孝明時爲車騎大將軍自謂有社稷之功諷勸百僚令加已賞於是太尉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議封忠嘗山郡開國公食邑一千石

楊大眼少有膽氣跳走如飛孝武南伐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軍齊列矣累遷平東將軍王肅弟子乘之初歸國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北齊侯景爲南道大行臺位司徒言於神武曰恨不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翁以作太平寺主神武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伏任若已之半體景右足短弓馬非其所長唯以智謀時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景嘗輕之

後周王勇爲大將軍性雄猛爲當時驍將然矜功伐善好揚人之惡時論亦以此鄙之

隋賀若弼爲武侯大將軍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

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鬪將非領兵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帝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

唐闕稜為越州都督稜與輔公祐將陳正通接戰稜脫兕鑿謂賊眾曰汝不識我耶何敢來戰其眾多稜舊之所部由是各無鬪志或有遙拜者賊師遂潰稜頗有矜功之色

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忠嗣初在朔方頗得士卒心及至隴西以富貴自處聲望稍減

劉擁為隴右經畧使嘗謂所知曰儻朝廷假擁兵力則必復河湟一勞永逸聞者壯之先是王師討劉闢議者謂擁才任統帥朝廷將用之會高宗文立功而止

張仲武自雄武軍使為兵馬留後改幽州都督府長史東面招討回鶻使經其舊地歲旱困召其代已者未詳姓名疏之云吾昔鎮彼年年豐熟子何久旱如此得非為政之不至而天意所譴耶軍吏曰蓋聞鳳去巢空豈凡禽所能繼仲武喜其對而不責之

梁楊師厚魏博節度使末帝將圖友珪遣使謀於師厚師厚深陳欵効末帝即位首封師厚為鄴王加簡

較太師中書令每下詔不名以官呼之事無巨細必先謀於師厚師厚頗亦驕誕

後唐朱守殷爲振軍節度使不之任仍兼蕃漢馬步使京城初定內外警巡恃憑主恩蔑視勳舊與景進互相表裏又強作宿德之態言語遲緩自謂沉厚

安元信爲橫海軍節度使時契丹犯邊元信與霍彥威從明宗屯嘗山元信恃功每對明帝以成敗勇怯戲侮彥威彥威不敢答明宗曰成敗天也不錄於人當時叔琮圍太原公有何勇念國家運興致汝等富貴勿以小勝小捷挂於口吻取笑於長者彥威起謝元信不復以彥威爲戲

周王峻爲樞密使峻以慕容彥超叛於兖州已遣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定省使尚訓率兵攻之峻意欲自將兵討賊累言於太祖曰慕容劇賊曹英不易與之敵耳太祖默然未幾親征命峻爲隨駕一行都部署破賊之日峻軍在城南其衆先登頗有德色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彜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 較釋

將帥部

一百十三

識閤

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矧乃總司戎重爲之
將領專闢外之事制軍中之命進退稟於申令勝敗
繇乎指顧乃有率意獨任靡稽於衆溺情偏聽自陷
於惡妄作過舉遂流於口實當斷不決爰構於厲階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五十一

因而失律敗師致輿尸之咎喪軀齧舌貽沒世之羞者蓋有之矣至或聽反間以害忠賢信卜筮而愆期會昧於應變之畧失於防微之旨者又豈可勝道哉書所謂自用則小昔人有言曰愚者闇於成事其斯之謂歟

昭公二十三年邾人城翼翼邾邑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

姑則道經魯之武城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城還循

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

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其山道下泥遂自離姑遂過武城

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

之乃推而履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

定公四年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吳乘舟從

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戊謂

子嘗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我悉方

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宜阨三者

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

而行武城黑謂子嘗黑此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

用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嘗楚人惡子而

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

入城口三隘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

三戰子嘗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也史皇曰安求其事求

政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

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

漢陳餘為成安君時韓信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歇

及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

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

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言其立計

議如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

糧士有饑色言難繼也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

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方軌謂併行也行列也行數百里其

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

其輜重間路微小路也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關

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

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所

擒矣成安君儒者嘗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

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言多十倍者可以圍敵多一倍者戰可勝今韓

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以罷矣今如此避

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

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間人微伺之也還報

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竟擒趙王歇斬成安君
 龍且為楚將時韓信擊齊渡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
 王走高密使使至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
 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龍且并軍
 與信戰未合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寇戰鋒不可
 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
 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
 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
 降也龍且曰吾平日知韓信為人易與爾寄食於漂
 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滕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

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

封其齊之半地也何為而止遂與信戰為信所敗擊刺殺之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從光武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
 帝勅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
 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
 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反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
 袁紹為大將軍與曹公相持於官渡許攸進曰曹操
 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
 星行掩襲許攸則操必成擒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
 命破之必也紹不能用果敗

張溫爲車騎將軍出屯美陽會董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卓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杖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有懷忌恨溫後果及於難呂布爲徐州牧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掃滅讎恥使術明目

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南詣封部爲曹操遜所拒破流離迸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他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後兵敗降曹操遂爲操所殺

公孫瓚爲前將軍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抑

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
 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
 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取繒李
 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為
 伯謂三人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已
 子嘗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後為袁紹之兵所
 擊瓚軍敗乃走還易京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
 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
 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
 上別管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
 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瓚
 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
 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英雄記曰瓚諸將家
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記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瓚曰昔謂天下
 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
 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
 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瓚自知終敗
 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魏劉勲初為廬江太守勲時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
 惡之遣使卑禮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

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鉞喜悅外內盡賀而劉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兵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太祖

王凌鎮揚州既有謀立楚王彪大傅司馬懿統大軍討之凌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於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爲恨前後遣使有

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無物以譬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顯且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况累紙誨示聞命駕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忝朝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關廢中心犯義罪在二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橫蒙視息復覩日月亡甥令狐愚携惑群小之言僕卽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監夫罪事無陰卒至發露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罪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頃至當如詔書自縛歸

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人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恬舊好不得自疑徑乘小船自趨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在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舛乃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耶而乃引兵軍來乎大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太傅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臨行到項夜呼掾屬與訣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耶遂自殺

文欽爲前將軍揚州刺史欽曹爽邑人也時與大將

軍司馬師戰時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少爲曹氏家奴

嘗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出大目知大將軍一日矣出啟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爲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胄追文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數目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氏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乃張弓傳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

蜀劉璋為益州牧璋焉之子也初焉以張魯為督義
 司馬在漢中及璋繼為州牧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
 璋璋殺魯母及弟遂為讎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
 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
 後羲與璋情好携隙趙韙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繇
 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

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
 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
 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
 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舊
 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
 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
 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
 厚賂荊州蒯和陰結州中
 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
 郡廣漢犍為皆應韙璋馳
 入城都巴東將人畏威咸
 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
 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
 韙將龐樂李冀反斬韙

又別駕張松勸璋迎劉備駕璋從之遣法正請先主

璋王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
 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入境如歸先
 是先主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璋曰左
 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野穀是資軍無
 資重其計莫如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
 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
 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擒
 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
 璋果如正言謂其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
 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

吳步騭為驃騎將軍領冀州牧都督西凌上表言曰
 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
 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荊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
 為之防大帝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
 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為君作主人後有_如範諸葛恪
 為說騭所言云每讀步騭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關俱
 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

濮陽興為衛將軍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田
 作浦興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為用功多而田不保
 成惟興以為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
 勝數士卒死_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

晉王渾為安東將軍時前趙劉元海為任子在雒陽
 屬王彌從雒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齊王攸
 時在九曲北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武帝
 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渾進曰元
 海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
 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
 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為左部帥
 賈克為太尉錄尚書事時武帝伐吳詔克為使持節
 假黃鉞大都督為諸軍節度及王濬之克武昌也克

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
詔諸軍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
平吳之策故克以爲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克表帝
不從杜預聞克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
輟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使侍中程咸犒勞
賜克帛八千疋增益八千戶克本無南伐之謀固諫
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孫皓降於王濬充未之知方
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
智出人下

王浚爲司空領冀州初石勒爲臣於浚而陰勒兵襲
之軍連易水浚督護孫絳馳白浚將引軍拒勒游統
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公來正欲奉戴我
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北門者
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
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
命甲士執之斬於襄國市

張光爲臨官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
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
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
從之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

屬不事田農但營器仗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運不尅光乞師于氏王楊茂搜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悉遣援卒助邈軍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牽秀爲尚書河間王顒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大駕以秀爲平北將軍領馮翊秀與顒將馬瞻等將輔顒以守關中顒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麋晃等迎顒時秀擁衆在馮翊晃不敢進顒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效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顒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郗隆爲揚州刺史趙誘爲主簿隆被齊王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並在雒陽欲坐觀成敗恐爲冏所討進退有疑會群吏計議誘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颺起其敗必矣今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褒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

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爲其下所害
桓冲爲西鎮以賊寇方強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
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
下邀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并以爲已任又與
朱序款密微而序投於賊冲深用愧惋旣而苻堅盡
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
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益而欲外示閒暇聞軍在
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關西藩宜以
爲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
爲察與召佐使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
將器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
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袵矣俄而聞堅破大
勳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冲本疾病加以慚恥發
病而卒

殷浩爲中將軍北征許維師次壽陽潜誘苻健大臣
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
卒其弟憬代領部曲姚襄殺憬以并其衆浩大惡之
使龍驤將軍劉放守譙遷襄於梁旣而魏氏子弟往
來壽陽襄益猜懼我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
浩於是謀誅襄會苻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雒陽

西奔浩以爲梁安事捷意苻健已死請進屯洛陽脩復園陵使襄爲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遜據倉垣又求解揚州專鎮雒陽詔不許浩旣至許昌會張遇及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王啟劉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爲襄所殺

謝琰爲衛將軍徐州刺史時孫恩作亂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逃於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琰旣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繹撫之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况孫恩奔衄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下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

劉義真鎮關中而佛佛虜夜逼交至沈田子旣殺王鎮惡王脩又殺田子義真年少賜與左右不節脩嘗裁減之左右並怨因是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今殺田子是又欲反也義真乃使左右劉乞

等殺脩

前秦苻丕堅之子也堅敗於淮南丕時鎮鄴堅使慕容垂至鄴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嘗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于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勳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爲亂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

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後果

自立爲

梁熙爲涼州刺史時苻堅旣死子丕新立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器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於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旣窮獨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拒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

水令健為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
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雒
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已今呂光廻
師將軍何以抗之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
曰光雄果勇毅明畧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
之銳鋒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
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雒上之從弟
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者莫若奉為盟主以攝衆望推
忠義以總率群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
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川之衆掃克逆於諸夏寧帝室
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雒於西海以子
裔為鷹揚將軍率衆五萬拒光於酒泉敦煌太守姚
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裔及光戰於安彌為光
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武西郡太
守索泮奮威督洪池以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
並為光所殺

宋殷孝祖為兖州刺史撫軍將軍泰始二年與賊合
戰嘗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
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題若善射者十士攢

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爲矢所中死

劉秉爲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與齊太祖共掌機事蒼梧廢秉出議於路逢弟韞韞開車迎問秉曰今日之事當歸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槌背曰君肉中詎有血耶

南齊陳喬叔初從太祖征伐有功封當陽縣子後爲太子左率啟世祖以鍛箭鏢用鐵多不如鑄作東冶令張侯伯以鑄鏢鈍不合用事不行

梁鄧元起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任庾黔婁蔣光濟以州事並勸爲善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光濟而治迹稍損

朱异爲領軍時北齊侯景爲豫州牧據壽春將圖不軌鄱陽王範鎮合肥及司州刺史羊鴉仁俱累啟稱景有異志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並抑不奏聞而愈加賞賜所以姦謀益果

陳周敷梁末與周迪起義兵討侯景後爲豫章太守時江南會帥多不入朝敷天嘉二年遂詣闕進號安西將軍賜鼓吹還鎮豫章周迪以敷素出已下起居顯貴甚不平遂反爲敷所破五年迪又收合餘衆還

襲東興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迪敷又從至定川縣
與迪相對貽敷書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宗從匪他
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臆先乞挺身
共立盟誓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害年三十五詔曰
使持節散騎嘗侍都督南豫章緣江諸軍事鎮南將
軍豫州刺史西封縣開國侯敷受任遐征淹時違律
虛禁奸詭遂貽喪什但夙著勤誠亟勞戎旅猶深惻
愴愍悼于懷可存其弟量加賻卹

後魏劉潔太武時車駕西伐潔爲前鋒沮渠後捷弟
董來率萬餘人拒戰於城南潔信卜者之言日晨不
協擊鼓却陣故後軍不進董來得入城

羅雲爲給事中時西部勅勒叛詔雲與汝陰王天賜
討之爲前鋒勅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勅勒色
動恐有變今不設備將爲所圍雲不從勅勒襲殺雲
天賜僅得自全

元石爲都將招慰淮南遣鄭羲參右軍事石引軍東
討汝陰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銳攻之不
克遂退至陳項議欲還軍長杜待秋擊之諸將心樂
早還咸稱善計羲曰今張超驅市人負擔石蟻聚窮
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

足而待成擒也而欲棄還長杜道塗懸遠超必脩城
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杜
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
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尅之竟如義策

裴粲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時青叛賊耿翔受梁
假署寇亂三齊粲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
無備掩襲州城左右自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
又言已入州門粲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衆
且付城民其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所害送首於梁
崔延伯爲左衛將軍與行臺蕭寶寅同討萬俟

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

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寅延伯謂其
事實逡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
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
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奔輕騎延伯軍兼步
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
後周尉遲迥爲相州都督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爲
長史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拏文士無籌畧舉措多
失紀綱不能有所拯救

唐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大總管仁泰旣降鐵勒部

落副將楊志追討之反爲所敗有候騎告仁泰曰賊輜重在近畜牧被野可往而擒也仁泰領騎一萬四千人卷甲輕齎倍道赴之遂踰大磧至仙萼河竟不見賊糧且盡遂勒兵而還士卒饑甚又遇大雪疑凍棄其戈甲殺馬以食之強弱自爲伍前後分散馬盡人皆相食比入境餘兵纔八百人薛訥玄宗初突厥屢爲邊患訥建議請出師討之開元二年夏詔與左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衆二萬出檀州道以討契丹杜賓客以爲時屬炎暑將士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恐難爲制勝

中書令姚元崇亦以爲然訥獨曰夏月草茂羔犢生

息之際不費糧儲亦可漸進一舉振國威靈不可失也時議咸以爲不便玄宗方欲威服四夷特令訥同紫微黃門三品總兵擊契丹議者乃息六月師至深河遇賊時旣蒸暑諸將失計會盡爲契丹等所覆訥脫身走免歸罪於崔宣道及蕃將李思敬等八人詔盡令斬之特免杜賓客之罪下制曰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簡較左衛大將軍和戎大武等諸軍州節度大使同紫微黃門三品薛訥總戎禦邊建議爲首暗於料敵輕於接戰張我王師歟之虜境觀其疇昔頗

嘗輸罄每欲資忠報主見義忘身特緩嚴刑俾期來效宜放其罪所有官爵等並從除削

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天寶七載閻羅鳳襲雲南王無何張虔陀爲雲南太守仲通褊急寡謀虔陀矯詐遇之不以禮舊事南詔嘗與其妻子謁見都督虔陀皆私之又有所徵求閻羅鳳皆不應虔陀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閻羅鳳忿然因發兵反攻圍虔陀殺之時天寶九載也明年仲通率兵出戍嶺州閻羅鳳遣使謝罪仍與雲中錄事參軍姜茹芝俱來請還其所虜掠且言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當歸命吐

蕃雲南之地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逼太和城爲南詔所敗

鄧景山爲河東節度使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代罪景山不許又其弟請以身代其兄罪景山又不許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景山許其減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於一馬乎景山慙且怒叱令速出衆不肯去遂亂

崔光遠乾元中爲魏州節度使將軍李處崧拒賊敗投光遠賊隨至城下反問之曰處崧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乃腰斬處崧處崧素善戰衆皆倚之及死人

用危懼

李惟岳爲成德軍節度使疑王武俊武俊謂惟岳曰
先相公委任武俊以遺大夫兼有理命今披肝膽爲
夫夫者武俊耳又士真卽大夫妹婿保無異志今勢
危急若不坦懷待之若更如康日知卽大事去矣惟
岳曰我待武俊自厚不獨先公遺旨繇是無疑後終
爲武俊所殺

楊襲古爲北庭節度使貞元六年冬吐蕃率葛祿白
眼之衆來寇北庭迴鶻大相頡于迦斯率衆援之頗
戰敗績吐蕃攻圍頗急北庭之人旣苦迴紇是歲乃

舉城降之於吐蕃沙陀部落亦降焉古與麾下二千
餘人出奔西州頡于迦斯不利而還七年秋又悉其
丁壯五六萬人將復北庭仍召襲古偕行俄爲吐蕃
葛祿等所擊大敗死者大半頡于迦斯收合餘燼晨
夜奔還襲古之衆僅餘六七百人將復入西州頡于
迦斯給之曰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歸本朝也襲古
從之及牙帳留而不遣竟殺之

陸長源爲宣武節度董晉爲行軍司馬長源好滋章
云爲數請改易舊事務從削刻晉初皆許之及案牘
已成晉乃令且罷又委錢穀支計於判官孟叔度叔

度輕佻好慢易軍人人皆惡之晉卒後未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叔度等

張弘靖爲宣武節度使俄以劉總累求歸闕且請弘靖代已制加簡較司空平章事克盧龍軍節度使弘靖之入幽州也薊人無老幼男女皆夾道而觀焉河朔軍帥冒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別弘靖久富貴又不知土風入燕之時遂肩輿於三軍之中薊人頗駭之弘靖又以祿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欲於事初盡革其俗乃發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從事有軍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嘗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吏卒多以反虜名之薊人不勝其憤遂相率以叛遷弘靖於薊門館執事雍張宗厚輩數人皆殺之續有張徹者自遠使廻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將遷置館中徹不知其心謂亦不免遂索弘靖所在大罵軍人亦爲亂兵所殺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詣館後請弘靖爲帥願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卒不對軍人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捨吾曹必矣軍中豈可一日無帥遂取朱洄爲兵馬留後朝廷旣除洄子克融爲幽州節度使乃貶弘靖爲撫州刺史

李道古爲岳鄂觀察使初李聽爲安州刺史隨鄂岳觀察使柳公綽討吳元濟軍中動靜悉用聽謀軍勢遂壯及道古爲廉察聽爲所間故鄂軍不振

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梁太祖伐河中河中王珂使人告茂貞曰聖上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伐同輔王室朱公不顧國家約束卒遣大軍急攻弊邑則朱公之心可見矣弊邑若亡則同華邠岐非諸君所能保也天子神器拱手而授人矣此自然之勢也公可與華州令公早出精銳固潼關以應弊邑僕自量不武請於公之西偏永爲鎮守此地請公有之關西安危國祚延促計公此舉也茂貞比昧遠圖書至不報

後唐史彥瓊本伶人也莊宗同光末以彥瓊爲武德使在魏州時有自貝州來者言亂兵將犯都城巡簡使孫鐸等急趨彥瓊之弟告曰賊將至矣請給鎧仗登城拒守彥瓊曰今日賊至臨潼計程六日晚至爲備未晚孫鐸曰賊來寇我必倍道兼行一朝失機悔將何及請僕射率衆登陣鐸請以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旣挫勢須至離潰然後可以剪除如俟其克徒傳於城下必慮姦人內應則事未可測也彥瓊曰但訓士守城何須卽戰時彥瓊疑孫鐸等有

他志故拒之是夜三更賊果攻北門彥瓊時以部衆在北門樓聞賊呼譟卽時驚潰彥瓊單騎奔京師晉李彥縉爲陳州節度使每在少帶側昇降將相但與宦官近臣締結致外情不通暗君於危亡之地嘗謂人曰朝廷所設文官將何用也且欲澄汰徐而廢之

周馬希萼鎮湖南屬馬希廣破城之後谿洞蠻軍縱兵發火向時府署廨舍連闔洞房焚蕩俱盡積世府庫所畜皆爲蠻兵剽掠所存空城而已希萼于灰燼中自稱王帥但以得位自矜殊無鴟鴞借巢之意與所昵群小狎遊日夜縱酒歌呼軍中將較以其殘害骨肉無心悔禍上下不悅終至於敗

冊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閩 縣 事 臣曹鼎臣 叅閱

知 建 陽 縣 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將帥部 一百一十四

翻覆 怯懦

翻覆

擇善而從見幾而作君子變通之道也徇利忘義先
貞後黷小人翻覆之行也若乃當百六之會遇屯夷
之世王綱絕紐戎馬生郊九州瓜剖以豆分群雄豹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五十二

變而鵲起走原之鹿逐之者非一止室之烏瞻之者靡定于斯時也則有居爪牙之列總旗鼓之任以英豪自處以方畧相高畜其濟難之謀示茲伏順之節勇寇群類名動鄰壤而有情深猜忍志在觀望或因緣沮衄或憑恃險阻或負釁以懷懼或乘隙以逞志繇是姦慝之迹斯露飛揚之勢莫返淪胥以敗咎將誰執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斯之謂矣

後漢高峻安定人為隗囂將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

安定高平縣有第一城

光武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繇是河西道

開中郎將來歛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

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

助囂拒隴坻及囂死後據高平畏誅堅守

呂布字奉先獻帝時司徒王允以布為奮武將軍與

平元年曹公東擊陶謙其將陳宮說陳留太守張邈

迎呂布為兖州牧據濮陽曹公引軍擊破之布東奔

劉備時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

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

將軍誅卓為術報耻功一也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為

曹操所敗

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兖州刺史

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兖州尚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強也建安初

將帥部

尚逃還爲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遐邇功二也術
術所害 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遐邇功二也術
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馮
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
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
二十萬斛非惟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
布得書大悅卽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
饑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
備以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
爲已害爲子求婚布復許之

魏孟達初爲蜀宜都太守與副將軍劉封不和封尋
奪達鼓吹達旣懼罪又忿恚遂發表辭先王率所領
降魏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嘗侍建武
將軍封平陽亭侯達與桓階夏侯尚親善文帝末桓
尚皆卒達自以羈旅久在疆場心不自安諸葛亮聞
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
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
遣參軍梁機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

公孫淵明帝時爲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吳嘉禾元年
淵稱藩於吳大帝二年春正月大帝詔曰朕以不德
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

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
 共定海內苟在同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
 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脅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
 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遣遣二使欵誠顯露章表
 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
 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
 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
 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
 恩今普天率土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嘗張
 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

錫備物乘海授淵

江表傳載大帝詔曰故魏使持節

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憝作害平民海內分摧群生
 埋滅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方之今日亂又甚焉朕受
 曆數君臨萬國夙夜戰兢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
 攸濟是以把旌仗鉞剪除克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
 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
 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觀
 變審於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天下
 先元勳巨績侔於古人雖若寶融背棄隴右卒占西
 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
 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
 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有夾輔之勞太師有
 鷹揚之功並啟土宇兼受脩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
 建不世之畧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肅濟成洪業功
 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
 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十七縣封君為燕王
 使持節守太嘗張彌受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
 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圭直以白茅爰契
 爾龜用錫家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

丹府元書

將帥部

卷之四十五

塵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君務在勸農嗇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遠遠人回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戎馬以居君運其才畧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群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擒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旌弓十旌矢千君忠勤有效温恭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秬鬯一亩圭瓚副焉欽哉敬茲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 舉朝大

臣自丞相雍以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帝終不聽臣弘之以為

衆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懷之慮宜達錫命乃無道 淵果斬彌等送其首於魏沒其兵資大帝大

怒欲自征淵江表傳載大帝怒曰朕年六十凡事難

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於海無尚書僕射薛綜

等切諫乃止淵後又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與國

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于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

參軍臣柳浦等七百九十八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已

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鬼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斯

等伏自惟省蠖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

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尺

寸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並以駑騫

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
 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
 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
 二駟君務在勸農嗇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
 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
 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
 風懷保邊遠遠人回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戎馬以
 居君運其才畧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群善必舉是用
 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
 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
 於外擒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
 旌弓十旌矢千君忠勤有効温恭為德明允篤誠感
 于朕心是用錫君秬鬯一亩圭瓚副焉欽哉
 敬茲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 舉朝大

臣自丞相雍以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

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帝終不聽 臣弘之以為

衆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懷之慮宜達錫命乃

無道 淵果斬彌等送其首於魏沒其兵資大帝大

怒欲自征淵 江表傳載大帝怒曰朕年六十凡事難

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於海無 尚書僕射薛綜

等切諫乃止淵後又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與國

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于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

參軍臣柳浦等七百九十八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已

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鬼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

等伏自惟省蠖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

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尺

寸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並以駑騫

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
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
以因緣許讓昌犯愆宥郡在藩表密邇不羈平昔三
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
扈虔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晝閉路無行
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
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容聚烏合之民埽地爲業
威震耀于殊俗德澤被于群生遼土之不壞實度是
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
爲丘墟而民係於虜庭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旣

薨殂吏民感慕欣載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
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
國平亂効績紛紜功隆事大勲藏王府度康當值武
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降身委質早已
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懿
也皇帝亦虛心接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
又命之曰海北土地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
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
不敢失墜淵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
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

萬民爲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覩羅結遐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纖往來永成恩孝淵執節彌固不爲利回首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誘致吳使梟截獻馘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讐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疆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不及部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嘗至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

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累之効悲思不遂痛切見棄舉國號跳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逸不虔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主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耳猶當親覽憎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文告使知所繇若信有罪當墜三宥若不改悟計功減降當在八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馬惡死况於人類吏民昧

死挫辱王師淵雖寃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
奔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
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寵奮受三月己未詔書曰牧
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
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讜謬承
制乎臣等議以爲刺史興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必
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
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綬逝歸林麓臣
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
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
近郊農民釋其耨耨伐薪制挺改桡爲櫓奔馳赴難
軍旅成行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棄怨而不怒
比遣勅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
鹵悍不可解散期于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
教令乃躬馳驚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
如死况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
暨陛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
衣舉履誦詠明文以爲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耻小
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伯業詩美文王萬
邦作孚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爲德固亦大矣

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
爲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
兵疆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爲九
州表方今二敵闖關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
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耻之若無
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
等况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荒
裔之士出于圭竇之中無大援于魏世隸於公孫氏
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
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敬執一介披
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旣欲亮其
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持

梁侯景初爲後魏河南大行臺文帝大統十三年正
月齊神武薨文襄嗣位文襄與景有隙景不自安遣
使請舉河南十六州附西魏七月景又密圖附梁時
周文帝爲西魏柱國大將軍知其謀悉追前後所配
景將士景懼遂叛入梁
後魏夏侯道還初仕南齊爲南譙太守歸國爲驍騎
將軍戍合肥道遷棄戍南叛

北齊司馬世雲爲潁川刺史侯景反世雲舉州從之

景於渦陽敗後世雲復有異志爲景所殺

彭樂驍勇善騎初隨杜維周賊知其不立降爾朱榮從破葛榮于滏又爲都督從神武與行臺僕射于暉討破牟侃于瑕丘後叛投逆賊韓樓封北平王及爾朱榮遣大都督侯深擊樓樂又叛樂降深神武出山東樂又隨從

王琳在梁爲湘州刺史及魏平江陵已立梁王登琳乃爲梁元帝發喪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遊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尅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欵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

梁劉嗣彬知俊族子也幼從知俊征行累遷爲軍較及知俊叛以不預謀得不坐貞明末大軍與晉王對壘於德勝久之嗣彬率數騎奔于晉具言朝廷軍機得失又以家世讐怨將以報之晉王深信之卽厚給田宅仍賜錦衣玉帶居一年復來奔龍德三年冬從王彥章戰于中都擒之晉王笑謂曰爾可還予玉帶矣遂誅之

後唐康延孝北塞部落人初隸太原因得罪亡命于汴梁末帝時頗立軍功段凝率衆五萬營於王府延孝時爲先鋒指揮使率百騎來奔莊宗得之喜解御衣金帶賜之問梁之兵機延孝備陳利害莊宗平梁頗有力焉

漢杜重威爲魏博節度使高祖起義晉陽重威首獻誠款及入汴移領宋州重威拒命不行朝廷命上將高行周督衆問罪帝親討之聲云駕至卽降尋命給事中陳觀喻旨使其歸命及至城又閉闔阻之繇是六師憤激內粟漸空而守陴者雜以僧道掠米糧以給其食士庶稍一事違其命者必族而食之左右思變咸欲加害懼而請降與妻孥相次而出帝以宿舊釋其罪命守太傅居班

怯懦

夫專分閫之權處建牙之任訓必勝之衆練賈勇之夫致討不庭用威不軌必在見危致命臨難忘身彰敢死之名顯盡忠之節者也若乃昧遠大之畧懷顧慮之疑聞強敵而斯退知勢弱而遂逃俾夫衆心蔑有鬪志與彼折軼於車下投蓋于稷門者異矣辱命挫威將何以塞其責歟

子元楚大夫也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栝秩之門栝秩

鄭遠郊之門也子元鬪御疆鬪梧耿之不以為旆子元自與三子特造

旆以君前廣克幅長等曰旆繼曰旆鬪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在后為及禦

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達市鄭內道市縣門不發

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內城鄭示楚以間瑕故不閉城門出

兵而効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趙羅晉大夫也趙鞅禦鄭師遇於戚將戰郵無郵御

簡子衛太子為右郵無郵王良也登纆上纆丘兵望見鄭師衆

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

也言其法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路獲其纆旗

旗名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

雖北猶獲羅

孟孺子洩魯大夫也孟懿子之子武伯彘齊國書帥師伐魯孟

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戰于郊師入齊軍冉求之罪

右師奔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宵

謀曰齊人遁也謀問也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

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二子與孟懿子同車子羽銳

敏子羽顏羽銳精也敏疾也言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洩口不言奔

曰驅之言驅馬欲奔

趙鞅晉大夫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

將帥部

者子玉師使服而見之

子玉陳瓘也釋曰國子實執囚服服其本服

曰國子實執

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

欲必敵晉

子又何辱

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

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子畏

玉

荀瑶晉大夫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

弘駟敬子

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

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

日以禮之

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

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

召顏涿

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

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

及留舒違穀七里穀大不知

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

及濮而

不涉

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

子思曰大國在敵邑

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

子思國參

成子衣

製仗戈

製用衣也

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

之乃還

畏其得衆心

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漢楊僕為樓船將軍武帝元封四年坐為將軍擊朝

鮮畏懦入竹二萬箇贖完為城巨

後漢周魴為護羌校尉明帝永平十三年秋與西羌

迷唐戰周魴還營自守明年魴坐畏懦徵

陳瑀為揚州牧袁術為曹公所敗於封丘南入叛瑀

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

卽攻術于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

焦和爲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爲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董卓將戰于滎陽敗績黃巾遂廣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水丸沈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群神求廟兵必利著筮嘗陳于前巫祝不去於側人見其清談如雲出則混亂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爲丘墟也

韓馥爲冀州牧渤海太守袁紹以渤海起兵將以誅董卓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馥立幽州牧劉虞爲帝遂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爲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柰何諝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並力兵交于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爲將軍計

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于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惟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孤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軍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真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遂領冀州刺史

晉卞敦爲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泗元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石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郡多爲所陷竟以畏懦貶秩三等爲鷹揚將軍

王澄爲荊州刺史益梁流人俱反推杜弼爲主澄出領軍擊杜弼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冲叛于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尚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柰何自棄澄不能從

麴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時劉曜攻北地允次于晉白城以救之曜聞而轉寇上郡允軍於靈武以兵弱不敢進

劉波爲冠軍將軍南郡相時符堅弟融圍雍州刺史朱序於襄陽波率衆八千救之以敵彊不敢進序竟陷沒波以畏懦免官

鍾雅爲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爲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拒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還

荀羨爲北中郎將初段龕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業慕容恪討之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降于恪龕遣使詣建業請救穆帝遣羨赴之憚虜彊遷延不敢進

司馬流爲左將軍率衆拒蘇峻前鋒遇于慈湖流性怯懦不閑軍旅時率水部兵二千南上遇賊懼形色臨陣方食不知口處問左右曰吾口何在旣而合戰敗遇殺

桓冲爲車騎將軍時符邳等寇襄陽攻朱序又遣荀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于江陵冲擁衆七萬爲序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

劉邁劉毅兄也宋高祖起義師誅桓玄時邁先在京

師事未發數日高祖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爲內應
邁外雖酬許內甚震懼安穆見其惶駭慮事必泄乃
馳歸時玄以邁爲竟陵太守邁不知所爲便下船欲
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
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驚懼封邁爲
重安侯旣而嫌邁不報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
後秦楊伯壽爲姚興將時仇池公楊盛擾祁山興遣
趙琨與伯壽討之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弗進
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

宋江夏王義恭總督諸軍出鎮彭泗時後魏太武自
瓜步北走經彭城城下過遣人語城內食盡且去須
麥熟更來義恭大懼閉門不敢追慮虜期又至議欲
芟麥剪苗移民堡聚衆論並不同義恭之議遂寢
任農夫爲左衛將軍時桂陽王休範在江州有異志
朝廷慮其下以農夫爲輔師將軍淮南太守戍姑孰
以防之休範等率衆向京邑奄至近道農夫棄戍還
都

周嶠爲冠軍將軍時元兗劭弒立隋王誕舉義誕檄
又至嶠素怯惶恟不知所從爲府司馬丘珍孫所殺
殷孝祖爲兗州刺史撫軍將軍時賊據赭圻孝祖將

進攻之與大統王玄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
 南齊張瓌爲光祿大夫明帝方疑大司馬王敬則以
 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瓌遣
 將吏三千人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
 瓌棄郡逃民間事平瓌復還郡爲有司所奏免官削
 爵永元初復爲前將軍及義師下東昏假瓌節戍石
 頭義師至新亭瓌棄城走還宮

梁曹景宗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魏軍攻司州圍刺
 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燿軍遊
 獵而已及司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奏高祖寢而
 不治徵爲護軍將軍

元慶和爲將望敵敗退武帝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
 鼷鼠遂徙合浦

陳吳明徹爲武州刺史天嘉元年周將賀若敦率馬
 步一萬奄至武陵明徹不敵引軍還巴陵

北齊孫騰爲尚書左僕射時西魏遣將寇南兗詔騰
 爲南道行臺率諸將討之騰性怯無威畧失利而
 還

李神雋孝明末除鎮軍將軍行相州事時葛榮南逼
 神雋憂懼乃故墜馬傷脚仍停汲郡有詔追還

傅靈慶父融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不能
署武將蕭斌王玄謨寇碣磔時融始死玄謨雖引靈
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
云傷重令左右舉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
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材兼其部
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戶生之徒皆一當十人援不虛
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
弟匿于山澤之間

賀悅征蠕蠕爲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級嘗斬
贖爲庶人

寇猛爲羽林中郎從高祖征南陽以擊賊不進免官
尉世辯粲之子也周師將入鄴令辯率千餘騎覘候
出塗口登高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卽
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迴顧

後周庾信初在梁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
梁簡文帝令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
景至信以衆先退

隋段達大業初爲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百姓苦
役平原初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聚爲群盜攻陷城
邑郡縣不能禦帝令達擊之數爲金稱等所挫亡失

甚多諸賊輕之號為姥後用郇令楊善會之計更與賊戰方致尅捷還京師以公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以達留守涿郡俄而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刁兒聚衆十餘萬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于時盜賊既多官軍惡戰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頓兵饋糧多無尅獲時皆謂之爲怯懦

唐裴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拒宋金剛于介州戰始合寂棄軍而走兵遂大潰復令鎮撫河東地寂恒怯無捍禦之才唯發使駱驛催督虞秦二州居人勒入咸堡焚其積聚百姓惶駭復思爲亂

張瑾爲羽林將軍復遇突厥來寇瑾不敢戰保于幽州高祖以其年老拜冠軍將軍優以散秩

張亮爲滄海道行軍大總管進兵屯于建安城下營壘未固士卒多樵採賊衆奄至軍中惶駭亮素怯懦無計策但踞胡牀直視而無所言將士見之翻以亮有膽氣故衆情稍安其副總管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衆擊賊破之太宗亦知其無將帥之材而不之責韋挺爲太嘗卿先運糧河北旣失支度令除名從軍會李勣擊破蓋牟城詔挺統兵鎮守城去大軍百有

餘里與高麗新城鄰接高麗大兵或鼓譟至其城下
挺素無威畧不堪其憂乃貽書於道術人公孫嘗置
詞怨望嘗以他罪自殺於其囊中得挺所與嘗書太
宗詔挺問之對多不以實太宗尤責讓之乃以宿經
驅策不忍加誅授朝散大夫守象州刺史病卒

韋待價爲安息道大總管以擊吐蕃待價旣無統領
之材遂狼狽失據士卒饑餓多轉死溝壑時人寃之
李子和爲靈州總管旣絕梁師都又伺突厥間釁遣
使以聞爲處羅可漢侯騎所獲處羅大怒囚其子于
外第子和自以孤危甚懼乃拔戶口南徙詔以延州

故城居之

武懿宗爲金吾大將軍則天萬歲通天中契丹賊帥
孫萬斬寇河北命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以討之軍
次延州及聞賊將至冀州懿宗懼便欲棄軍而遁
王君奐判梁州都督時吐蕃寇陷瓜州執刺史田仁
獻及奐父壽殺掠人戶並取軍資及倉糧又進攻玉
門軍及長樂縣仍縱僧徒使歸梁州謂君奐曰將軍
嘗欲以忠勇報國今日何不一戰君奐聞父被執登
陴西向而哭竟不敢出兵

杜鴻漸肅宗至德中爲荆南節度使襄州大將康楚

元張嘉延盜所管兵犯襄州城以叛刺史王政遁走
嘉延南襲荊州鴻漸聞之棄城而遁澧朗峽歸等州
聞鴻漸出奔皆惶駭潛竄山谷後爲黃門侍郎平章
事代宗永泰元年成都裨將崔寧逐其帥郭英又走
死簡州代宗以鴻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劔南道東
川西川邛南等道副元帥劔南西川節度使鴻漸出
駱谷有謀曰相公駐車閬州遙制劔南數移牒述英
又過失言寧有方畧寧腹心攝諸刺史者皆奏正之
命寧及將較不疑然後與東州節度張獻誠及諸賊
帥合議數出兵掠擾寧旣數道連出兵未經一年寧
兵自然耗少寧窮必束身歸朝此上策也鴻漸畏懦
計未決會寧使至辭禮卑敬且送繒錦數千萬鴻漸
貪其利遂至成都日與判官杜亞楊炎將吏等高會
縱觀軍州政事悉委寧仍連表聞薦先時張獻誠數
與寧戰獻誠屢敗旌節爲寧所奪朝廷因鴻漸之請
加寧成都尹兼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
崔光遠乾元中爲魏州節度使使將軍李處崧拒賊
賊大至處崧敗投告光遠賊隨處崧至城下反問之
曰處崧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乃腰斬處崧處崧素
善戰衆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懼魏州城自祿山反袁

知泰能元皓等皆繕完之甚堅峻光遠不能守遂突圍夜渡河而南兵士多死沒焉既歸朝不罪之

劉德信德宗朝爲神策應援淮西招討使時李希烈德信統招召子弟軍戍陽翟德信以賊接近不敢至率衆赴汝州其後陽翟河陽皆陷

杜彥先爲鹽州刺史貞元二年十二月吐蕃來寇彥先使以牛酒犒之吐蕃謂曰我欲州城居之聽爾率其人而去彥先乃悉衆奔鄜州吐蕃遂陷鹽州

蘇太平隴州將也貞元三年吐蕃圍華亭守將王仙鶴求救於隴州刺史蘇清沔清沔令太平率一千五百人赴之及中路其遊騎百餘沒于賊太平素懼怯寡謀遽引衆退歸

韓全義出自行間少從軍事實文場及文場爲中尉用全義爲帳下偏將典神策兵在長武城貞元十三年爲神策行營節度長城使代韓潭爲夏綏銀宥節度詔以長武兵赴鎮全義貪而無勇短於撫御制未下軍中知之相謂謀曰夏州沙磧之地無耕蠶生業盛夏移徙吾所不能是夜戍卒鼓譟爲亂全義踰城而免殺其親將王棲巖趙虔曜等賴都虞侯高崇文誅其亂首而止之全義方獲赴鎮

孟準淮南大將也初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為三軍所立詔淮南節度使杜佑兼徐泗節度委以討伐佑大具舟艦遣準先嘗之準渡淮而敗佑固境不取進仍詔以徐州授愔

袁滋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韋臯歿劉闢擁兵自擅命滋持節安撫中路拜簡較吏部尚書平章事劍南西川節度賊兵方熾滋懼而不進貶吉州刺史杜叔良穆宗長慶中為滄德節度使時討幽鎮二叛遇賊輒揣其無勇每先犯之既陷弓高縣尋復奔敗喪所持節貶為歸州刺史

李聽以文宗大和六年為徐州節度使聽有蒼頭在徐州為大將不欲聽至聽先使親民慰勞徐人蒼頭遂害使者聽不敢言因以疾辭改太子太保後唐夏魯奇奏臣考限已滿乞差替人懼董璋侵噬故也

晉安崇阮仕後唐為夔州節度使時董璋寇峽內諸州崇阮望風遁走棄城歸闕待罪於閣門詔釋之馬全節為鄴都留守少帝開運二年契丹趙延壽惕隱羸騎萬餘至湯陰而還議者以為如全節等軍祇在相州出精騎以躡之則破之必矣及延壽等退去

之日並無一騎踵之失機斷矣

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少帝親駐
澶淵延廣爲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胷臆少帝亦不
能制衆咸憚而忌之虜旣至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
廣喚我來相殺何不急戰一日高行周與蕃軍相遇
於近郊以衆寡不敵急請濟師延廣勒兵不出是日
行軍幸而獲免及虜近延廣猶閉柵自固士大夫曰
昔與虜絕好言何勇也今虜至若是氣何憊也

漢杜重威爲鎮州節度使虜主連年入寇重威但閉
壁自守部內城邑相繼破陷一境生靈坐受其屠戮
重威任君方面未嘗以一士一騎救之每虜騎數十
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重威但登陴注
目畧無邀取之意開運元年秋加北面行營招討使
二年大軍下泰州蒲城虜主自古北口廻軍追躡王
師重威等狼狽而旋至陽城爲虜所困會大風猛烈
軍情憤激符彥卿張彥澤等引軍四出虜衆大潰諸
將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命更望襍子也遂收軍馳
歸嘗山

張從恩爲右金吾衛上將軍開運元年契丹前鋒至
邢州鎮州杜重威遣人間道告急少主將親御六軍

渡河會不豫乃令從恩鄴都為全節河中安審琦等
會合諸道之師屯於邢州初趙延壽陷鼓城中多富
族所得寶貨之物延壽悉輸于契丹王之母胡性貪
利胡王乃自將諸將繼踵至于元氏朝廷知之乃詔
從恩等引師漸退軍中遽聞人情震懼乃引還殆無
行伍或棄兵甲一路居人皆遭剽剝焚燒廬舍北至
相州不能整肅繇是行人皆歸咎於從恩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既寧 縣事 臣 孫以敬 參閱

知 建陽 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將帥部

豪橫 奢侈 專恣

豪橫

夫作福作威凶于而國敗禮敗度戾於厥躬皆聖訓
之格言寔人臣之明戒况乃總握兵要肅將天威慎
固封陞詰誅暴慢誠當議以先象惠以感人用宣戒

詔克貞師律若其不卹危難廢亂典嘗戕害生民圖報仇怨負固滋橫崇侈無厭貪黷之心踰於谿壑凶忍之性甚於豺狼以至誣害良臣輕侮王室雖膏斧鉞汗鼎鑊蓋有餘戮矣

漢陳豨者宛句人也宛句縣名也地志屬齊宛音於元切句音劬不知始

所以得從及韓王信及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以郎

中封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皆屬焉豨少

時常稱慕魏公子謂信陵君無忌及將守邊拓致賓客嘗告

過趙國休告之假而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

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言屈已禮之不趙以富貴自尊大

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

變上令人覆案豨賓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

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

孫都封臨矣侯太初元年坐擊番禺奪人虜掠死

後漢曹破石中嘗侍節之弟為越騎較尉越騎營伍

伯妻有美色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五伯五當也案今俗呼行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杖人為伍伯破石從求之伍伯不敢違妻執意不

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

公孫瓚為破虜將軍既破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

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

將帥部

礪性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
乃盛脩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

蜀法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
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
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大縱橫將軍宜啟主公
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
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
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
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
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
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
愛信正故言如此

吳潘璋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
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大帝惜其功而輒原
不問

晉桓玄嗣南郡公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殷
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仲堪中兵參軍劉邁
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
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
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

不以爲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

宋高道慶初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男及建平王景素反道慶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謀及事平自啟求增邑五百戶詔加二百并前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橫求無已有失其意者輒加捶拉或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蕭道成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劉瑀爲益州張悅代之瑀去任凡所雋將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可爲張悅作西門客耶

陳侯安都遷司空加侍中征北大將軍自王琳平後安都勲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數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馭馳騁或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剛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爲之賓客齋內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簡問收攝則奔歸安都世祖性嚴察深銜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驕橫每有表啟封記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啟某事及侍醺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襖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

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啟便借供張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世祖雖許其請甚不憚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各居群臣位稱觴上壽

後魏王斤鎮長安假節鎮西將軍斤遂驕矜不順法度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漢川者數千家而委罪於雍州刺史陽文祖泰州刺史任延明世祖召問二人各以狀對世祖知爲斤所誣譴宜陽公伏樹覆案虛實得數十事遂斬斤以徇

爾朱榮爲天柱將軍性好獵不捨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迴避虎豹逸圍者坐死

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勲濟天下四方無事唯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嘗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暑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勲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較獵嵩原令貪污朝貴入圍搏虎在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迴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

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
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獵
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

爾朱兆爲都督十州諸軍事其從兄弟世隆請閔帝
納兆女爲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雒深示卑
下隨其所爲無敢違者

爾朱仲遠爲大將軍督東道諸軍事兖州刺史自滎
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
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隆自專恣權強莫
比所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解體

侯景爲將所向多捷時北齊神武帝爲魏相景揔攬
兵權與神武相亞

隋于顓爲東廣州刺史尉遲迴之反也時揔管趙文
表與顓素不協顓將圖之因卧閣內詐得心疾謂左
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卽欲斫之不能
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顓漸稱危篤
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顓所顓
歛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遲迴通
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遲迴未
平慮顓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

魚俱羅弟瓚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瓚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温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瓚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瓚於獄令自爲計瓚至家飲藥而死

唐尉遲敬德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諭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憚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嘗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嘗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絕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德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飾無貽後悔也

劉玄佐爲宣武軍節度豪侈輕財嘗厚賞軍事故百姓益困是以汴州將卒始於李忠臣訖於玄佐日益恣益橫遂殺其將帥以利劫

于頔鎮襄陽地與蔡州隣吳少誠之叛頔率兵赴唐州收吳房郎山二縣又破賊於濯神溝於是廣軍籍募戰士器甲犀利專以凌上威下爲務又令孽男逼

娶判官薛正倫嫡女人益怒之

盧從史爲昭義軍節度狂恣不道至奪部將妻妾辯給嬌妾從事孔戡等以言直不從引去

王士則爲邢州刺史元和中鎮冀王承宗拒命裴度計士則王武俊之子其軍中必有懷之者故以士則臨邢州冀携承宗之黨且許以節制士則恃此頗不受節度使郗士美法制行止必兵衛自嚴雖謁士美而衛兵如常吏呵止之士則不能平見于辭氣士美惡之因密以狀奏而代之

盧彥威本浮陽牙將中和初節度使陽全政遣以本軍二千人入援京師巢寇平以功兼御史中丞全政委以大藩戎柄光啟中會魏博韓允中糾合滄海同攻鄆州曹全政乃遣彥威率軍攻齊州人情不樂其行將濟河彥威已登舟喻士卒曰此舉無名爲應魏人故也且勝則他人獲利敗則我軍受弊此乃師臣失策進不如退况楊相公寵任吳昌嗣擅作威福尅削三軍與公等可逐之以圖富貴方今天子播越處處擇師安能捨其生而趣其死也軍旅欣然乃擁彥威而還以爲留後全政歸行在殺故昌嗣以徇衆昌嗣全政之嬖吏也奏爲德州刺史不之任專掌軍政

故致其害焉

李茂貞鎮鳳翔恃勲恣橫擅兵窺伺頗干朝政始萌
問鼎之志矣既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
楊守忠鳳州刺史浦存皆奪據其地奏諸子弟為牧
伯朝廷不能制大臣奏議言其過者茂貞即上章論
列辭旨不遜姦邪於茲附麗遂成朋黨朝政於是隳
焉

梁楊師厚為魏博節度使初師厚以計謀敏幹深為
太祖知遇委以重兵劇鎮他莫能及然而末年矜功
恃眾驟萌不軌之意於是專割財賦置銀鎗効節軍
凡數千人皆選摘騎銳縱恣秦養復故時牙軍之態
時人病之承前河朔之俗上元夜比無夜遊及師厚
作鎮乃課魏人戶立燈竿千缸萬鉅洞照一城縱士
女嬉游復彩畫舟舫令女妓擢歌於御河縱酒彌日
又於黎陽采巨石將紀德政以鐵車負載驅牛數百
以拽之所至之處丘墓廬舍悉皆毀壞百姓望之皆
曰碑來石纔至而師厚卒時魏人以為悲來之應末
帝聞其死也於私庭受賀乃議裂魏州為兩鎮既而
所樹親軍果為亂以招外寇致使河朔淪陷宗社覆
滅繇師厚兆之也

成汭鎮荆門久之累官至簡較太尉守中書令封上谷郡王然性本豪暴事皆臆斷又好自矜伐騁辯凌人深爲識者所鄙

後唐楊漢賓前任卜黔南節度使歐故開州刺史陵約男彥微致損兼加拘縛令人點簡彥微家業錢穀法司勘鞫漢賓欵招情罪大理少卿康澄詳斷曰楊漢賓早列偏裨曾分茅土事若先於恕已理不在於尤人豈可忘姻婭之舊情憑官資之威力遽因毆擊顯致訟論自歸有過之門須舉無偏之道合該議減亦舉律文其漢賓前任黔南節度使是三品使關入議准律減一等杖九十准名例律官少不盡其罪餘罪收贖罪少不盡其官留官收贖其楊漢賓所犯罪杖九十准律贖銅九斤准格每斤納錢一百二十文從之

晉景延廣爲侍衛親軍使天福八年十二月北虜南攻九年正月陷其陵河北儲蓄悉在其郡少帝大駭率六師親駐澶淵延廣爲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胸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

張從賓初鎮靈武加檢較太傅受代入覲會車駕東幸留從下驚巡曾逢留司御史於天津橋從兵百人

不分路而過排御史於水中從賓奏其醉而克傲多如此

皇甫遇初仕唐應順清秦中累歷團練防禦使尋遷鄧州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歛爲務其幕客多私去以避其累高祖入雒移領中山俄聞與鎮州安重榮爲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咸以檢人執事政皆隳紊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畝水泉以通灌溉所經墳毀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群師莫之敢訴

張萬進高祖有天下命爲彰義軍節度使所至不治政由羣下泊至涇原克恣彌甚每日於公庭列大鼎烹肥羴割截方寸以噉賓佐皆流淚不能大嚼俟其他顧則致於社中又命巨觶行酒訴則辱之乃有持杯僞飲褻領裒而納之旣沈酒無節惟婦言是用其妻與幕吏張光載干預公政納錢數萬補一豪民爲捕賊將後領兵數百入新平郡境邠帥以其事上奏有詔詰之光載坐流罪配于登州天福四年三月萬進疾篤月餘州兵將亂乃召副使萬廷珪委其符印記室李昇素憾凌虐知其將亡謂廷珪曰氣息奄奄不保晨暮促移就第豈不宜乎廷珪從之萬進尋卒遂以籃輦秘屍而出卽馳驅而奏之詔命旣至而後

發喪其妻素狼戾謂長于球曰萬廷珪逼迫危病驚擾而死不手戮之奚爲生也廷珪聞之不敢往弔萬進假殯於精舍之下至轆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數萬無一饋奠者

漢李守貞晉開運元年五月爲青州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東討楊光遠命符彥卿爲副十一月光遠子承勳等乞降守貞入城害光遠於別第光遠有孔目吏宋顏者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獻於守貞守貞德之置顏帳下近例官軍克復城隍必降德音洗滌瑕穢時樞密使桑維翰以光遠同惡十數輩潛竄未出搜索甚急故制書久不下或有告宋顏匿於守貞處者朝廷詔取顏殺之守貞由是怨維翰時行營將士所給賞賜守貞盡以黥茶染采薑藥之類分給之軍中大怨乃以帛包所得物如人首級目之爲守貞頭懸于樹以詛之守貞班師加同平章事以楊光遠東京第賜之守貞因取連宅庫營以廣其第大興土木治之歲餘爲京師之甲

奢侈

夫泰而無驕富而無侈者鮮矣矧乃握兵之要爲王之爪牙分閭之重實人之司命其位尊而志意旣滿

功成而寵利自居以富貴而驕人謂勲庸之在已不能懼而思降得之若驚侈心遂萌厚祿自奉忘敗度之欲窮有生之樂靡克戒盈鮮復繇禮放而無簡居之晏然難與語夫保功名慎終始之道矣其有負磊落之奇節猶或懷侈靡之驕志至於豪縱不已傾奪相尋亦無悔焉斯可戒也已

蜀劉琰爲車騎將軍封都鄉侯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吳呂範爲前將軍揚州牧範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摧悅其忠不怪其侈

賀齊爲安東將軍鎮江上督陝州以上至皖齊性奢綺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

諸葛融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督公安宛陵侯瑾子也瑾卒融襲父爵攝兵業駐公安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爲奢綺

晉王濬爲鎮軍大將軍濬平吳之後以勲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

紀瞻爲領軍將軍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

陶侃爲荊州刺史都督八州軍事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

宋沈慶之爲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興郡公慶之年滿七十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携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閉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興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十萬穀萬斛以始興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數十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遊無事盡意歡愉非朝賀不出門

南齊劉悛爲冠軍將軍持節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

梁牟侃爲軍師將軍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儻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王簪勅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艦舫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楊

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但聞聊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

夏侯夔爲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性奢豪後房之妓妾曳羅縠飾金翠者亦有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勢自高文武賓客嘗滿坐時亦以此稱之

曹景宗爲領軍將軍好內妓妾數百窮極錦繡

後周李遷哲安康人世爲山南豪族爲大將軍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遷哲累世雄豪爲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閹閹守護遷哲每鳴笳道從往來其間縱酒歡宴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

隋宇文述爲左衛大將軍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

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比
李渾太師穆之子爲右驍衛大將軍襲封郾國公旣
紹父業日增豪侈後房曳羅綺者以數百

唐郭孝恪爲安西都護及征龜茲以孝恪爲崑丘道
副大總管孝恪性奢侈踰度在軍中床帳什物皆飾
以金玉嘗以遺大總管阿史那社彌社彌不受太宗
聞之乃曰二將優劣固不待言也孝恪爲寇虜所屠
可謂自貽伊咎

馬璘爲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璘久將邊軍屬西番
寇擾國家倚爲屏翰前後賜與無筭積聚家財不知
紀極在京師治第舍尤爲宏侈初天寶中貴戚勳家
已務奢靡而垣屋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爲
嬖臣楊氏馬廐矣及祿山大亂之後法度隳弛內臣
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時謂木妖璘之
弟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他室降等無幾及璘卒
於軍子弟護喪歸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假稱故吏
爭往赴弔者數十百人德宗在東宮宿聞其事及踐
阼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璘中堂及內官
劉忠翼之第璘之家園進屬官司自後公卿賜宴多

於璘之山池

一說大曆十三年作乾元觀其地在皇城
南長興里本璘之宅璘初創建是宅

重價募天下巧工營繕屋宇宏麗冠絕當時璘臨終抗表獻帝帝方心懷罔極欽崇道福以其當太祖城形勝之地墻宇新潔遂命為觀

郭英乂為劔南節度頗恣狂蕩聚女人騎驢擊毬製鈿驢鞍及諸服皆用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為笑樂未嘗問百姓間事人頗怨之兵馬使崔旰因人心為亂殺英乂

李抱真為昭義軍節度時天下無事乃大起臺榭穿池沼以自娛

杜亞為淮南節度使盛為奢侈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前者為勝亞乃命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為羅綺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不濡亞本書生奢縱如此

王鏐為荆南節度使鏐起兵間因緣際會累居大鎮厚殖財貨營第宅頗逾侈又請京兆府籍坊以廣亭榭

陳敬瑄為神策軍統軍使乾符中出鎮西川輿馬之侈人皆惡之

後唐王鎔為鎮州節度專制四川高屏塵務不親軍政多以閹人秉權出納決斷聽其所為皆雕靡第舍崇飾園池種奇花異木遞相夸尚人士褒衣博帶高

車大蓋以事嬉遊藩府之中當時爲盛

朱守殷天成中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與諸貴要

近臣宰執交歡宴會時集於府第復妓侍盈室

毛璋爲華州節度使以平蜀功授邠州節度璋旣家

富於財又有蜀之妓妾驕僭自大事多不法

錢鏐爲兩浙節度在杭州垂四十年窮奢極貴錢塘

江舊日海潮逼州城鏐尤工鑿石填江平江中羅刹

石悉起臺榭廣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會江山之

雕麗實江東之勝槩也

康義誠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御軍無方畧又鄙於

財賄雜中天門街東起第夾道房廊數里歌妓之作

罕召賓佐自娛而已

晉王建立爲青州節度性好華旣至治所息於正寢

翼日而出寢達於房

音雅

百有餘步以錦繡二段易而

蹈之其不率制限皆此類也

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旣罷兵權出

爲雜都留守兼侍中由是鬱鬱不得志亦意北虜強

盛國家不濟身將危矣前汴水葺一第占其全坊在

雜又起邸舍園池爲水南之甲所積巨萬車馬妓樂

無不稱是但縱長夜之飲無復以憂國爲心

張筠爲永興軍節度奉詔殺僞蜀主王衍衍之妓樂寶貨悉私藏於家及罷歸之後第宅宏敞花竹深邃聲樂飲膳恣其所欲十年之內人謂爲地仙

馬希範爲湖南節度封楚王擅二十州之征稅車輿服玩池館第舍頗事華靡壁璫軒檻率以金銀爲飾所造九龍殿聖珠簾繡幕帷帶懸金香囊流蘇盤中花果金枝玉葉妓房歌室朝夕蘭薰其子城門構五鳳之狀女墻之上起行樓

專恣

夫授律而行鑿門而出軍旅之事雖可以從宜朝廷之法所宜乎慎守苟異於此罪必隨之其有疆場未寧攻戰是屬始則期於靖亂終則肆其不軌暨萌震主之威乃成滅身之漸或雄武自伐窺覲於非望或彊復不思拒絕於規正乃有擅移營壘專置參佐議事明庭之下面比官聯挺劔飲會之間坐凌宰輔蓋以小人之量被君子之器豈獨王綱之斯壞必將家世而云絕良可哀矣可不戒乎

漢董卓字仲穎拜前將軍封滎鄉侯兵威漸盛以久不雨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

魏曹爽爲大將軍毀中壘堅營以兵屬其弟中領軍

義司馬宣王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

諸葛誕為鎮東大將軍請十萬眾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徵之誕有自疑心時司馬文王新秉朝政長史賈克以為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克至壽春克還故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為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為司空不遣使者徒步齋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絀所為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攻刺史樂綝殺之

吳諸葛恪輔政加荆揚州牧督內外諸軍事遣眾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眾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耀威淮南驅畧人民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雖失計而耻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

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畧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任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

晉苟晞爲青州刺史征東大將軍多置參佐轉易守令

王浚惠帝時爲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盜賊蠡起浚爲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

兩端遏絕檄書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興兵內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爲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繇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

單于圍演演持白旛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頽以主簿祁弘爲前鋒遇頽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尅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畧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之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

張輔爲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乂以河間王顥專制關中有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沉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顥於是沉等與顥戰于長安輔遂將兵救顥沉等敗績顥德之乃以輔代重爲秦州

刺史當赴顥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欲揚威西土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卽收兵伐輔與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爲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

桓温哀帝時爲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温以旣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後移鎮姑孰乃自以雄武專朝窺覷非望或卧對親僚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旣而撫枕起曰旣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及悉衆北伐慕

容垂戰于襄邑温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温甚耻之築
廣陵城移鎮之後破慕容暉符堅之軍温既負其才
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於是用叅軍
郗超之計乃行廢立孝武卽位温入朝勅尚書謝安
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側温既至以盧悚入
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替慢罪也温鎮姑孰威
勢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綱紀王彪之時爲會稽
內史獨不遣温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
上免彪之

王恭孝武時爲輔國將軍亮青二州刺史安帝初會
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
言道子深憚而忿之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
覲相王伏兵殺之道子將行其說尋以恭爲安北將
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
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
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効力以報時施而專寵
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閤叩扉欲矯遺詔
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營見
兵以爲已府讒疾二昆甚於讎敵與其從弟緒同黨
凶狡共相扇動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

忘身殉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
趙鞅與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內
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
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
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
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
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
許

南齊徐世檨爲輔國將軍時陳顯達反朝廷加崔慧
景平南將軍都督衆軍事屯中堂而世檨專勢號令
慧景備員而已

隋宇文述煬帝大業中爲左衛大將軍貴幸言無不
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
不中意述張目嗔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僚莫敢違
忤

唐田季安德宗時爲魏博節度使緒之嫡嗣也季安
年少守父業無他材能恣擊踊從禽聲色之娛其公
事大抵惟徇於意非實佐謀猷所及也

李茂貞鎮鳳翔昭宗乾寧二年茂貞與邠州王行瑜
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等上表疏興元

楊守亮納叛臣楊復恭請同出本軍討伐兼自備供軍糧料不取給于度支祇請加茂貞山南招討使名內臣皆不可其奏昭宗亦以茂貞得山南之後有問問之勢持之不下茂貞怒與王行瑜不候進止發兵攻興元累論招討之命兼與宰相杜讓能中尉西門重遂書詞語詬詈凌蔑王室

晉景延廣高祖時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鎮河陽高祖晏駕與宰臣馮道等承顧命以齊王爲嗣旣發喪都人不得偶語百官赴臨未及內門皆令下馬頗有驕暴之失少帝旣嗣位延廣獨以爲已功尋加同平章事彌有矜伐之色帝幸其第進獻錫賚有如酬酢權寵恩渥爲一朝之冠俄與宰臣桑維翰不協帝亦憚其難制遂罷兵權出爲雒都留守

漢史弘肇隱帝時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帝自關西賊平之後昵近小人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甚不平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忿而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諸伶官緋袍往謝弘肇弘肇讓之曰健兒爲國伐邊患寒冒暑未能偏有霑賜爾輩何功敢當此賜盡取袍帶還其

官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一百十六

貪黷

兵法曰將貪財則姦不禁又曰貪而好利者可貨而賂也則有膺閫外之權專軍中之政性本貪猥志求苟得乘彼危亂破其國邑無勤卹之意肆仇歛之心復有邀君以求利受賄以徇私侵擾下民發掘丘墓

以至交通於異域接引於非類致人心之大失俾師律之不臧蓋本非賢材盜竊名器簡書屢告終亦不悟斧鉞一至其何以逃咸列于茲期以垂訓

羊舌鮒晉大夫晉侯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

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攝兼官也遂合諸侯於平丘次于衛

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

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

况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

於他日敢請之請止之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

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瀆數也亦將及矣將不禍為此

役也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各從之未退而禁

之禁芻蕘者

漢張武文帝時為將軍受賂金錢覺帝更加賞賜以愧其心

魏丁斐字文侯初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

斐性好貨數犯罪輒得原宥為典軍較尉太祖征吳

斐隨行以家牛羸私易官牛太祖謂左右曰我非不

知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鼠不

竊完我囊貯遂復斐官

晉張燕為巴西太守時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

饑流入漢中保于城固漸爲劫盜梁州刺史張殷遣燕討之定窘急僞乞降於燕并餽燕金銀燕喜爲之綏師定密結李雄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魏與殷亦棄官而遁

羅尚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較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猶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

劉胤代溫嶠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貨財商販百萬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胤官書始下而胤爲郭默所害

劉牢之爲鎮北將軍討孫恩于會稽牢之旣濟江恩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之等遽爭收歛故恩復得逃海

諸葛長民爲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時宋武討劉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詔以甲仗五十人入殿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不知

紀極所在殘虐爲百姓所苦

前燕慕容評爲太傅前秦苻堅使王猛伐慕容暉暉使評率衆拒之評性貪鄙鄣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暉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爲憂柰何不務撫養勲勞專以聚斂爲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冠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附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旋爲先也

宋劉道璘爲都督荆湘益秦寧梁雍七州諸軍事護南蠻較尉而貪縱過甚畜聚財貨嘗若不足去鎮之日府庫爲之空虛

王鎮惡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蠻毅師向博抵根據阮頭屬爲克暴鎮惡討平之鎮惡性貪既破劉毅將朱襄因停軍抄掠諸蠻不時及及平姚泓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毛脩之爲右衛將軍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脩之並奪取之

梁道真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爲龍驤將軍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物又藏楊難當善馬下

獄死

劉德願爲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下獄奪爵士

垣護之爲輔國將軍隸沈慶之伐西陽蠻護之所蒞多聚歛賄貨克積坐下獄免官

吳喜都督豫州諸軍事假冠軍將軍平荊州恣意剽虜賊私萬計

王玄謨爲寧朔將軍北征將士多離怨言玄謨又營貨利一疋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魏太武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畧盡

張邵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較尉坐在雍州營私蓄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

鄧琬爲左將軍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較及晉安王子勛僭位琬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酖歌博奕日夜不休

南齊張敬兒爲征西將軍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薛淵爲右將軍左司馬領軍討巴東王子響子響軍主劉超之被捕急以眠褥雜物十餘種賂淵自逃匿之軍中爲有司所奏詔原之

梁呂僧珍爲領軍將軍時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

官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一百十六

貪黷

兵法曰將貪財則姦不禁又曰貪而好利者可貨而賂也則有膺闕外之權專軍中之政性本貪猥志求苟得乘彼危亂破其國邑無勤卹之意肆仇歛之心復有邀君以求利受賄以徇私侵擾下民發掘丘墓

以至交通於異域接引於非類致人心之大失俾師律之不臧蓋本非賢材盜竊名器簡書屢告終亦不悟斧鉞一至其何以逃咸列于茲期以垂訓

羊舌鮒晉大夫晉侯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

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攝兼官也遂合諸侯於平丘次于衛

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

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

况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

於他日敢請之請止之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逆日其意且非貨

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瀆數也亦將及矣將不為禍此

役也也子石以君命賜之其已各從之未退而禁

之禁芻蕘者

漢張武文帝時為將軍受賂金錢覺帝更加賞賜以愧其心

魏丁斐字文侯初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

斐性好貨數犯罪輒得原宥為典軍較尉太祖征吳

斐隨行以家牛羸私易官牛太祖謂左右曰我非不

知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鼠不

竊完我囊貯遂復斐官

晉張燕為巴西太守時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

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漸爲劫盜梁州刺史張殷遣燕討之定窘急僞乞降於燕并餽燕金銀燕喜爲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魏與殷亦棄官而遁

羅尚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較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猶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

劉胤代溫嶠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貨財商販百萬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胤官書始下而胤爲郭默所害

劉牢之爲鎮北將軍討孫恩于會稽牢之旣濟江恩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之等遽爭收歛故恩復得逃海

諸葛長民爲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時宋武討劉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詔以甲仗五十人入殿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不知

紀極所在殘虐爲百姓所苦

前燕慕容評爲太傅前秦苻堅使王猛伐慕容暉暉使評率衆拒之評性貪鄙鄣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暉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爲憂柰何不務撫養勲勞專以聚斂爲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冠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附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旋爲先也

宋劉道璘爲都督荆湘益秦寧梁雍七州諸軍事護南蠻較尉而貪縱過甚畜聚財貨嘗若不足去鎮之日府庫爲之空虛

王鎮惡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蠻教師向博抵根據阮頭屬爲克暴鎮惡討平之鎮惡性貪既破劉毅將朱襄因停軍抄掠諸蠻不時及及平姚泓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毛脩之爲右衛將軍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脩之並奪取之

梁道真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爲龍驤將軍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物又藏楊難當善馬下

獄死

劉德願為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下獄奪爵士

垣護之為輔國將軍隸沈慶之伐西陽蠻護之所蒞多聚歛賄貨克積坐下獄免官

吳喜都督豫州諸軍事假冠軍將軍平荊州恣意剽虜賊私萬計

王玄謨為寧朔將軍北征將士多離怨言玄謨又營貨利一疋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魏太武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畧盡

張邵為撫軍長史持節南蠻較尉坐在雍州營私蓄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

鄧琬為左將軍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較及晉安王子勛僭位琬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酖歌博奕日夜不休

南齊張敬兒為征西將軍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薛淵為右將軍左司馬領軍討巴東王子響子響軍主劉超之被捕急以眠褥雜物十餘種賂淵自逃匿之軍中為有司所奏詔原之

梁呂僧珍為領軍將軍時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

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闔人少之弗爲通彊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武帝陳其才能以爲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徐文盛爲秦州刺史加都督東討與侯景戰大潰奔還荊州元帝仍以爲城北面大都督又聚斂贓汚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之數其十罪除其官爵

後魏元大興爲長安鎮大將以黷貨削除官爵長孫敦字有襲父爵北平王爲北鎮都將坐黷貨辟爲公

于祚爲假節振威將軍沃野鎮將貪殘多所受納坐免官以公還第

于景爲寧朔將軍高平鎮將坐貪殘受納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會赦免

王建從道武破慕容寶衆於栢肆塢遂進圍中山慕容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道武將夜入乘勝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候天明道武乃止是夜徒河

人共立慕容普麟為主遂閉門固守

劉潔為尚書令太武時累從征討嘗為前鋒深見委

任拔城破國者聚斂財貨與潔分之籍其家產財盈

巨萬太武追忿言則切齒

公孫軌為平南將軍屯壺關後為虎牢鎮將太武將

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

絹二疋乃與受之百姓為之語曰驢無彊弱輔絹自

壯眾共嗤之坐徵還真君二年卒軌既死太武謂崔

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為將受貨縱賊

使至今謀奸不除孰之咎也其初來單馬執轍返去

誅之

從車百兩載物而南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

虜觀為高平鎮將有威名真君初詔觀統五軍西討

秃髮保周於張掖從其民數百家將置於京師至武

威輒與諸將私分之太武大怒黜觀為金城侯假授

內都大官

田益宗為安南將軍稍衰老聚斂無厭兵民患其侵

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宣武深

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諭庶以安之

祧符還啟益宗侵掠之狀宣武詔之曰風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擾亂細民又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効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如欲外祿便授中畿一郡

邢巒爲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商販聚斂清論鄙之

爾朱仲遠爲大將軍兖州刺史督東道諸軍仲遠天性貪暴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

爾朱度律爲大將軍在軍戎聚斂無厭所至之處爲百姓患毒

隋劉昉爲上大將軍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

韋藝爲營州總管大治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爲清論所譏

史萬歲爲左領軍將軍時南寧夷爨翫遣使請降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秀時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沉之於江索無所獲

權武爲潭州總管多造金帶遺嶺南首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

宇文述爲左衛大將軍性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求取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爲比凡所薦達皆至大官趙行樞以太嘗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受其賂遺稱爲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

唐獨孤懷恩高祖武德三年爲工部尚書率兵討堯君素於蒲州懷恩素無籌畧貪冒財貨頗爲賊所敗高祖屢下詔責讓之

侯君集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破吐谷渾滅高昌之後威名漸著然性貪鄙當破吐谷高昌之際多沒無罪之家子女珍玩恣情入已將士知之亦多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及京師有司請推其罪詔下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以君集陳諫事乃得釋

黨仁弘爲廣州都督坐王法聚財百餘萬當死太宗哀之免爲庶人徙欽州初人有上書告仁弘沒降僚爲奴婢擅賦歛夷獠甚多去職北還有七十船帝聞

之驚嘆曰知人實難誠不虛也仁弘狀貌魁偉在職
譬諸畫餅不可療饑矣

王昂為河東節度使貪縱不知法令務在聚以貨藩
身

路嗣恭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代宗大曆中嶺南將哥
舒晃反詔嗣恭兼嶺南節度使遂斬晃平五嶺拜檢
校兵部尚書知省事嗣恭起於郡縣吏以至大官皆
以恪理著稱及平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誅之嗣
恭前後沒其財寶數百萬貫盡入私室不以貢獻代
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簡較尚書
無所酬勞

李叔明為東川節度近二十年叔明素豪侈總戎年
深積聚財貨崇飾第宅田園極膏腴子孫驕淫動踰
法度歿纔數年遺業盪盡故代之言多藏者咸以叔
明為鑒誠

李復為容州招討使歷嶺南鄭滑節度使久典方面
積聚財貨頗甚為時所譏

王佖為靈武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于河
壩先貯材木皆為節帥遣人潛藏之委於河流終莫
能成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併役成橋

遂築月城而圍守之由似黷貨邊上至今患焉

王鏐為嶺南節度使鏐以兩稅錢上供時進及供奉餘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諸國舶至則盡沒其利由是鏐家財富於公藏日發十餘艘重以犀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歲時循環不絕凡八年京師權門多富鏐之財拜刑部尚書後為淮南節度使每有饗宴輒錄其餘以備後用或云賣之收利皆自歸故鏐錢流行天下

鄭權自工部尚書由他徑求嶺南節度既到鎮則培聚財貨用償恩力俾小吏部送京國以分權俸輦運纒至而殂謝已聞當時議者無不嗤鄙

高崇文自劍南西川節度移鎮邠寧初發成都盡載其軍資金帛器幕伎及樂功巧以行

又云崇文恃其功而侈心大作

帑藏之富百工之巧舉而自隨蜀都一罄

李道古為鄂岳沔蘄安黃都團練觀察使代柳公綽總兵平淮西道古佻黠無器畧及赴鎮倍道而行以數騎徑入安州城時公綽垂未意道古至惶駭而出家財多為所奪

李象古為安南都護為土賊所殺象古籍蔭緒入官無他志能性貪鄙居官黷貨尚苛刻故及於難

田縉爲夏州節度性貪虐多隱沒軍賜羗渾種落苦其漁擾遂引西蕃爲寇御史中丞崔植奏攝詣臺按劾得縉前在夏州遣將於度支請將士軍糧及脚價共計三萬四千三百餘貫文不支給將士留於上都私第及雜士易送本道贓狀明白坐貶房州司馬并本判官邢翥盧仲通皆坐貶部將趙榮流涪州胡証爲嶺南節度使証在外鎮好掊歛財貨厚自奉養脩行坊起甲第連亘間巷車服器用窮極豪侈議者罪之

渾鐵爲豐州刺史克天德軍使坐贓七千餘貫貶袁州司戶憲宗以其父咸寧王勳烈特異故特命有司俯從輕文鄭注爲鳳翔節度使誅後度支奏注家得絹一百餘萬疋他物稱是

李泳爲河陽節度使泳本以市人發跡禁軍以賄賂交通遂至方鎮初任鎮武節度轉爲河陽所至以貪殘爲務特所交結不果憲章犒宴所陳果實以木刻綵績之聚歛無已人不堪命遂至於亂文宗開成二年六月河陽軍亂數日方止泳貶澧州長史梁王珙爲陝州節度使奢縱聚歛民不堪命

後唐毛璋爲華州節度使莊宗同光末討蜀以璋爲行營右廂馬軍都指揮使魏王繼岌自西川至渭南部下散亡其州貨妓樂爲璋所掠

溫韜仕梁爲耀州節度使在州七年唐帝諸陵發掘殆遍盡取其金寶惟乾陵以風雨屢作終不能發陶玘明宗天成初鄧州留後聚斂無節贓污頗甚爲所部縣令盛歸仁所訟貶嵐州司戶後賜死

晉房知溫爲平盧軍節度使厚斂不已積貨百萬治第於南城出人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爲務

趙在禮歷滑魏滄交同襄鄆徐晉昌十餘鎮節度在禮善治生殖積財巨萬兩京及所至藩鎮皆邸店羅列凡聚斂所得唯以奉權豪崇釋氏而已

張籤在後唐爲右千牛衛將軍同正領饒州刺史同光末權知西京留守魏王繼岌平蜀王衍入朝至秦州驛莊宗遣中使向延使盡戮王衍之族所有奇貨盡歸於延嗣繼岌至渭南死衍金寶妓樂籤悉獲之俄而明宗使人誅延嗣延嗣暗遁衍之行裝復爲籤有後爲西衛將軍時湖南馬希範與籤有舊朝廷請命籤爲使允之籤密賫蜀之奇貨往焉又獲十餘萬

緝以歸

潘環爲宿州團練使後爲金州澶州節度使環所至以聚斂爲務在州時有牙將因微過見怒環給言答之牙校因託一尼嘗熟于環者獻白金兩錠尼詰環曰牙較餉餼脚兩枚求免其責環曰餼有幾脚尼曰三脚環復曰今兩能成乎尼以三數致之時人號環爲潘餼脚

祕瓊爲鎮州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溫其在位貪暴積鏹巨萬溫其陷蕃瓊害其家悉輦之以藏其家遂自稱留後

李金全爲涇州節度使在鎮以掊斂爲務長興中受代歸闕始進馬數十匹不數日又進之明宗召而謂之曰卿患馬多耶何進貢之多也又謂曰卿在涇州日爲理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謝而退帝雖僂俛受之而心不懌金全累更名郡藩鎮所在掊聚斂財賂結權要而掩其弊政之迹帝頗聞其不廉故以言譏之後天福初自滄州節度使罷鎮歸闕會安州屯將王暉殺節度使周環高祖遣金全以騎兵千人鎮撫其地未及境暉爲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皆不自安金全說遣赴闕密伏兵於野盡殺之

又擒其軍較武彥和等數十人斬之初金全之將行也高祖戒之曰王暉之亂罪莫大焉但慮封守不寧則民受其弊因折矢飛詔約以不戮一人仍許以暉爲唐州刺史又謂金全曰卿之此行無失吾信及金全至聞彥和等當爲亂之日劫掠郡城所獲財貨悉在其弟遂殺而奪之

楊光遠爲河陽節度使時范延光致仕輦囊裝妓妾居於河陽光遠利其奇貨且慮爲子孫之讎因奏延光不家汴雒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夷則北走胡虜宜早除之高祖以許之不死鐵券存焉持疑未允光遠

乃遣子承勳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乞移居洛下得及浮橋推於流而溺殺之矯奏云延光自投於河朝廷以適會其意弗之理踰歲入覲高祖爲致曲宴教坊伶人以光遠暴斂重賦因陳戲譏之光遠殊無慙色尋以光遠爲平盧軍節度使光遠表奏請與長子同行尋授承勳萊州防禦使及赴任僕從妓妾至千餘騎滿盈僭侈爲方嶽之最下車之後惟以刻剝爲事

漢白再榮爲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晉末契丹犯闕明年虜王北去再榮從虜帳至真定其年閏七月晦李

筠何福進相率殺虜帥麻答諸軍乃請權知留後事再榮以季崧和凝携家在彼令軍士數百人環迫崧家以求賞給崧疑各出家財與之再榮欲害崧以利其財前磁州刺史李穀謂再榮曰公與諸將爲契丹所虜凌辱萬端日久憂死今日纔得生路便擬殺一宰相他日到闕儻有所問何以爲辭再榮默然又括率在城居民家財以給軍事李穀又譬解之乃止其漢人曾事麻答者盡拘之以取其財高祖以再榮爲鎮州留後爲政貪虐難狀鎮人呼爲白麻答未幾移授滑州節度使箕歛誅求民不聊生乃徵還京師劉銖爲青州節度使銖受代之日有私鹽數屋雜以糞穢填塞諸井以上平之節度使符彥卿發其事以聞銖奉朝請久之

李守貞爲兗州節度討青州楊光遠光遠子承勳等乞降守貞入城害光遠等光遠孔目吏宋顏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告於守貞守貞得之置於帳下周宋彥筠仕梁爲開封府牙校莊宗有天下擢領禁軍伐蜀之役率所部康延孝爲前鋒入成都據一甲第中資貨鉅萬妓女數十輩盡爲其所有

嘗思爲宋州節度使廣順三年詔赴闕改授平盧軍

節度使思將赴鎮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放得絲十餘萬兩謹以券上進且行徵督太祖領之

王守恩歷諸衛將軍晉開運末守恩因假告歸於潞時潞州節度使張從恩懼契丹之盛將朝於戎王以守恩婚家甚倚信之乃移牒守恩請權爲巡檢使從恩旣去守恩尋以潞城歸於漢祖仍盡取從恩之家財漢祖卽以守恩爲招義軍節度使漢乾祐初授西京留守守恩性貪鄙委任羣小以指歛爲務雖病殘癯者亦不免其科率人甚苦之洛都常有豪士爲二姓之會守恩乃與伶人數輩夜造其家自爲賀客恩獲白金數笏而退太祖以白文珂代之守恩甚懼而維人有曾爲守恩非理割剝者皆就其第徵其舊物守恩一一償之及赴闕止奉朝請而已

鄭仁誨爲澶州節度使廣順末王殷受詔赴闕太祖遣仁誨赴鄴都巡檢及殷得罪仁誨不奉詔卽殺其子蓋利其家財妓樂也及仁誨卒而無後人以爲陰責焉

李彥頤顯德中爲延州兵馬留後到鎮頗以殖貨爲意窺圖賸利侵漁蕃漢部人羣情大擾

齊藏珍爲諸衛世宗淮上用兵復委監護與軍較何

起領兵降下光州藏珍欺隱官物甚多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五十六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一百一十七

不和

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又曰安民和衆蓋軍旅之尚

和也久矣夫師出以律順成爲臧固當輯睦兵戎克

濟勳略其有處營衛之任握旗鼓之要受脈偕出獲

抱並行忘從帥之義恣兼人之勇專逞其欲不相為
 謀或大呼於私門或盛氣於幕府至有乖異籌畫違
 沮期會及于戈而鬪奪鼓吹以往棄公家事為營方
 利以至覆軍奪爵而不悔焉孟子云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誠哉是言矣

胥申晉大夫魯文公十二年冬秦伯伐晉取羈馬

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

史駢佐之欒書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

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

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

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

師也史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

之子穿趙有寵而弱不任軍事弱年少也又未嘗涉知軍事好勇

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往而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

退也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累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

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

穿曰我不知謀將獨

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

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

司馬兵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秦行

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秦行

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

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

也 愁 缺 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 目動則心不安言肆則辭

也 節 失 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 薄迫也 晉甲趙穿當軍門

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

無勇也乃止 晉師止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荀林父晉大夫魯宣公十二年六月晉師救鄭荀林

父將中軍 代部 缺 先穀佐之 魏季代 林父 士會將上軍 河曲 之役

卻缺將上軍宣公年代趙盾 為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 卻克佐之 卻缺之子 趙

朔將下軍 代 缺 欒書佐之 欒盾之子 趙括趙嬰齊為

中軍大夫 括嬰齊皆 晉異母弟 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

同為下軍大夫 荀首林父弟 趙同趙嬰弟 韓厥為司馬 韓萬 玄孫 及河

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

之 桓子林父 勦勞也 楚歸而動不後 動兵 伐鄭 隨武子曰善 武子 士會

會聞用師觀釁而動 釁罪也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

敵也不為是征 言征伐為有 罪不為有禮 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

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

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討微 舒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

君無怨讟 讟謗也 政有經矣 經嘗也 荆尸而舉 荆楚也尸 陳也楚武

王始更為此陳 法遂以為各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 卒步

車事不奸矣 奸犯也 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 宰令尹 為敖孫

丹牙元過將帥部

卷之四百五十六 三

叔軍行右轅左追羣在軍之右者扶轅為戰備左右者追求草羣為宿備傳曰令尹

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侯蹋伏皆特以絳及白

為幡見騎步賊舉絳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

後以清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能

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疎並

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

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嘗尊

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行政成事時典

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子姑整軍而經武

也乎也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先殺

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從不可謂武繇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

而退非夫也非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

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師也濟渡河知莊子曰此師

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之臨兌下坤

而之臨初六變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執事順

成爲臧逆爲否今彘子逆命不順衆散爲弱坎爲衆

兌兌川壅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兌有律以如已也如

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故曰律

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義

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為兌是法敗

以凶也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

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警燕子之導命亦不可行果

遇必敗遇敵燕子尸之主此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明年晉人

殺先穀傳韓獻子謂桓子曰獻子曰韓厥曰厥曰燕子以偏師陷子罪大

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

重不如進也今鄭屬楚故曰失屬燕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不捷惡有

所分捷成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

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

荀偃晉大夫將中軍士句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佐

之欒黶將上軍魏絳佐之魯襄公十四年夏諸侯之

大夫從晉侯伐秦晉侯待于境使六卿帥諸侯之師

以進至于棫林棫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荀偃令曰鷄鳴

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已欒黶曰

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欒惡偃自專故棄之歸

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

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夫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

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今實過

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師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

謂之遷延之役

吳子山吳王子魯定公四年吳伐楚楚敗吳入郢以

班處宮以尊卑班次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

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

荀瑤晉大夫魯悼公四年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

魯人立悼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愾而好勝知伯荀早下

之則可行也行去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

伯入南里門于桔枳之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

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

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對曰以能

夫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對曰以能

也遂喪之

漢荀彘為左將軍楊僕為樓船將軍擊朝鮮左將軍

破浪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

城南其王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

中幸幸親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

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

心慙其圍右渠嘗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

廼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與樓船為要約而請降往來言尚未

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約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

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

吳子山吳王子魯定公四年吳伐楚楚敗吳入郢以

班處宮

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

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

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

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

荀瑤晉大夫魯悼公四年帥師圍鄭

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

魯人立悼公

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愾而好勝

知伯荀

早下

之則可行也

行去

乃先保南里以待之

保守也南里在城外

知

伯入南里門于桔枳之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

在此

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

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

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夫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爲子

對曰以能

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悅趙襄子繇是基知伯

也 基 遂喪之

漢荀彘爲左將軍楊僕爲樓船將軍擊朝鮮左將軍

破浪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

城南其王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

中幸

幸親於天子

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

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

心慙其圍右渠嘗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

廼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

與樓船爲要約而請降

往來言尚未

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約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

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

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意疑也

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

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論降右渠不能顯決與左

將軍相誤卒沮約顯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今兩將圍城又乘異

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

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

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

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

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

戲下執縛樓船將軍戲讀與龍同并其軍以報朝鮮平左

將軍徵至坐尋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

至列口當待左將軍列口縣名也擅先縱失亡多當

誅贖為庶人

後漢耿夔為雲中太守行度遼將軍夔勇而有氣數

侵陵匈奴中郎鄭戩元初元年坐徵下獄以減死論

笞三百

魏桓範為征虜將軍東中郎將都督青徐州軍事與

徐州刺史鄭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為岐所奏不直坐

免

蜀劉封為先主養子為副軍初先主定益州劉璋遣

扶風將軍孟達與法正各將兵二千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其衆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

劉琰爲車騎將軍領兵千餘隨丞相亮後主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遣歸成都

魏延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建興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去亮營十里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祕不發喪儀令禕徃搆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

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武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

吳潘濬初任蜀先主爲荊州治中典留州事與關羽不睦吳大帝襲羽遂入吳

周瑜爲將軍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程普不睦

江表傳曰普與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

孫皎堅弟靜子也爲征虜將軍嘗以小故與甘寧忿

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

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效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

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

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少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

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寵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畧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踈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觀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較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

南齊曹虎爲平北將軍聚兵襄陽建武四年魏軍攻沔北虎與南陽太守房伯玉不協不懇赴救乃移頓樊城

陳王質仕梁爲寧遠將軍吳州刺史領鄱陽內史荊州陷侯瑱鎮于湓城與質不協遣偏將軍羊毫伐質且以兵臨之質率所部渡信安嶺依于留異時文帝鎮會稽以兵助質令鎮信安縣

後魏崔亮爲鎮南將軍攻梁將趙祖悅於硤石時李

平爲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諸軍
一以稟之以軍法從事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
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曰臣
以梁將湛僧田道龍游魂境內猶未收跡義之神念
尚住梁城令都督崔亮權據下蔡別將兪生卽往東
岸與亮接勢以防橋道臣發引向堰舍人曹道至奉
勅更有處分而亮已輒還京案亮受付東南推轂是
託誠應憂國忘家致命爲限而始屆汝陰盤桓不進
暨到寇所停淹八旬所營土山攻道並不克就損費
糧力坐延歲序賴天威遠被士卒憤激東北騰上乘
至北門而亮遲迴仍不肯上臣逼以白刃甫乃登陟
及平碇石宜聽處分方更肆其專恣輕輒還歸此而
不糾法將焉寄案律臨軍征討而故留不赴者死又
云軍還先歸者流軍罷無還尚有流坐况亮被符令
停委棄而反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緣情據理咎
深故留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爲臣不忠去
留自擅旣損威稜違我經畧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
吾攝御萬機庶茲惡殺可將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
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

爾朱兆爲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齊神武

之克雍州也兆與其族仲遠度律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於陽平兆出并陘屯於廣阿衆號十萬神武廣縱反間或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與歡同圖仲遠等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進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神武乃進擊兆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度律大懼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爾殺可孤罪一也天枉覺後復不與世隆俱來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作逆爲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天下未聞天枉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知賊密邇內構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後與爾朱兆陳於韓陵度律惡兆之驍悍懼其凌已勒兵不進勝以其攜貳遂率麾下降於神武

北齊李希光爲安南將軍南兗州刺史文宣責陳武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光裴英起王敬寶

步騎數萬伐之以天保七年三月渡江襲克石頭城
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爲軍司蕭軌與希光並
爲都督軍中抗禮不相服御競說謀畧動心乖張頻
軍丹陽城下值霖雨五十餘日及戰兵器並不堪施
用故致敗亡將帥俱死士卒得還者十二三所沒器
械軍資不可勝紀

王琳初自梁歸齊乃鎮壽陽琳在鎮與行臺尚書盧
潛不協更相是非被詔還鄴齊武成置而不問除滄
州刺史

後周趙剛爲利州總管時剛以信州濱江負阻表請
討之詔剛經畧仍加渠州刺史剛師出踰年士卒疲
弊尋復亡叛後遂以無功而還又與所部儀同尹才
失和被徵赴闕遇疾卒於路

隋李藝大業中屢以軍功官至武貴郎將煬帝征遼
令藝督運於北平受武衛大將軍李景節度藝少習
戎旅軍法嚴肅然使氣縱暴每凌侮景頗爲景所辱
藝甚術之

唐淮陽王道玄高祖時爲雒州總管劉黑闥引突厥
寇山東令道玄率史萬寶以擊之萬寶與之不協及
道玄出戰萬寶擁兵不進謂所親曰我奉手詔淮陽

小兒雖有軍事進止終委老夫何得輕脫妄戰大軍若動必陷泥濘此敗之道也莫若結陣以王啗之雖不利於王而利於國淮陽若敗賊必爭進我堅陣而待之破賊必矣須臾護軍柳濬戰死道玄復陷於陣軍遂敗萬寶將戰士卒莫有鬪志於是大潰道玄尋遇害時年十九

薛萬徹爲青丘道將軍伐高麗在軍中與副將裴行方不協太宗貞觀二十三年有人上書告萬徹有怨望之詞於是廷辯曲直萬徹辭屈乃除名流于蒙州蘇定方爲右屯衛將軍高宗顯慶初從程知節討阿史那賀魯與其別部鼠尼施戰于馬娑川大破賊衆追奔二十里斬首千餘級獲馬二千匹死馬及所棄甲伏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蓋未決成敗法耳何急而爲此事自今正可結爲方陣輜重盡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被甲賊來卽戰自保萬全無爲輕脫致有傷損文度又矯稱別奉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爲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被甲結陣餘是馬多瘦死士卒疲勞無有鬪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自守馬餓兵疲逢賊卽敗怯懦如此

何繇立功又公爲大將聞外之事而許自節制別遣
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囚擊文度飛表奏之知
節不從至怛篤有胡開門乞降文度又曰此我兵迴
此還作賊不如盡殺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自作賊
耳何成伐叛文度又不從乃分財唯定方一無所取
師還知節文度皆被劾除名乃擢定方爲軍行大總
管以征賀魯於是率兵金山之北先擊處木昆部落
大破之

薛仁貴爲邏逆道行軍大總管其副將郭待封嘗爲
鄯城鎮守與仁貴齊列及仁貴爲大總管恥在其下
舟事多建議違之軍至大非川將進赴烏海仁貴謂

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失事機又
破賊卽迴又煩轉運彼多瘴癘無宜久留大非川嶺
上寬平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
內吾等輕銳倍道掩其未整卽撲滅之矣仁貴遂率
衆先行至河遇賊擊破之斬獲甚衆收其牛羊萬餘
頭進至烏海城以俟後援待封不從仁貴之策領輜
重繼進未至烏海吐蕃二十萬餘悉衆救其前軍迎
擊待封敗走趨出軍糧及輜重並爲賊所掠仁貴遂
退屯大非川吐蕃又益四十餘萬來拒戰官軍又大

敗死傷畧盡仁貴待封及阿史那道真並脫身走免
李光弼爲朔方行營旣平懷州朝旨欲速收東都城
光弼屢抗表請候時而動不可輕進僕固懷恩貳于
光弼乃潛上言曰賊可討詔遂從懷恩言逼光弼進
軍列陣于北邙山下賊悉發精銳來拒官軍不利詔
以本非光弼謀乃徵懷恩入拜工部尚書留在京師
又徵光弼入拜河南副元帥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
道等節度使移鎮汴州

李抱真爲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嘗欲
殺懷州刺史楊鉢鉢奔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不
勝其忿後用解邢州圍所獲軍糧燧全有之而後給
與抱真抱真益怒洹水之捷諸軍進至魏州田悅
五騎突犯燧營李旻疾出援之抱真自固不爲動燧
將攻悅城假攻具於抱真又請雜兩軍之伍冀分其
功抱真皆不諾而請獨當一面繇此隙甚不復相見
諸軍以是頗逗撓德宗數使中人和解之

韓弘爲宣武節度統諸軍討淮西時賊軍當徑攻烏
重裔之壘重裔禦之中數捨馳請救於忠武軍節度
李光顏光顏以小澱橋賊之係也乘其無備使其大
將由穎宋朝隱襲而取之遂平其城壘繇是不克救

重裔韓弘以光顏違令取穎及朝隱將戮之穎及朝隱勇而多材軍中皆惋惜之光顏畏弘不敢留會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之走馬入見具以本末聞憲宗赦忠信矯詔罪卽往釋穎及朝隱弘及光顏迭以表論憲宗謂弘使曰穎等違都統令當處死但光顏以其襲賊有功亦可宥之軍有三令五申宜捨此以收來效及以詔諭弘不悅劉沔爲太原節度使討迴紇初沔以精兵六千留鎮橫水柵以備殘虜自迺太和公主還宮後太原功最爲先幽州張仲武亦降滅迴鶻赤心宰相王子將軍等數萬人繼受詔追襲烏介可汗恃其兵與沔不屆朝廷知之曾遣御史中丞李回因和解仲武終不平之帝方委仲武北收殘虜乃移沔滑州以李石爲太原節度以代之

梁謝彥章爲許州節度使末帝貞明四年冬滑州節度使賀瓌爲北面招討使彥章爲排陣使同領大軍與晉人對壘是時咸謂瓌能將步軍彥章能領騎士旣名聲相軋故瓌衷心忌之一日與瓌同設伏于郊外瓌指一方地謂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中央坦夷好列柵之所尋而晉人舍之故瓌疑彥章與晉人通

又瓌欲速戰彥章欲持重以老敵人瓌益疑之會為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所誣瓌遂與珪協謀因享士伏甲以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等於軍以謀叛聞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日矣審澄溫裕亦善將騎軍然所領不過三千騎多而益辨唯彥章有焉

劉鄩軍於莘縣未帝遣使問鄩決勝之策鄩曰臣無奇術但人給糧十斛盡則破敵未帝大怒讓鄩曰將軍蓄米將療饑耶將破賊耶乃遣中使督戰鄩集諸校而謀曰主上深居宮禁未曉兵家與白面兒矢謀

終敗人事大將出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制變安可預謀今揣敵人未可輕動諸君更籌之時諸將皆欲戰鄩默然他日復召諸校列坐軍門人具河水一器因命飲之衆未測其旨或飲或辭鄩曰一器而難若是滔滔河流可勝旣乎衆皆失色居數日鄩率萬餘人薄鎮定之營時鄩軍淹至上下騰亂殺獲甚多少頃晉軍繼至乃退二年三月鄩自莘引軍襲魏州與晉王戰於故元城王師敗績鄩脫身南奔自黎陽濟河至滑州尋授滑州節度使詔屯黎陽

後唐康延孝初名李紹琛為保義軍節度使莊宗同

光三年討蜀爲先鋒排陣使平蜀之功延孝居最時
邠州節度使董璋爲行營右廂馬步使華州節度使
毛璋爲行營左廂馬步使以軍禮當事延孝郭崇韜
私愛董璋及西川平定之後崇韜每有軍機必召璋
叅決延孝不平之時延孝軍於城西毛璋軍於城東
董璋軍於城中延孝因酒醜謂董璋曰吾有平蜀之
功公等樸遯相從反首鼠柔侍中之門謀相傾陷吾
爲都將公乃裨較力能斬公璋惶恐謝之而退酒罷
璋訴于崇韜崇韜陰銜之乃署董璋爲東川節度使
落軍職延孝怒謂毛璋曰吾胷白亦犯險阻平定兩
川董璋何功遽有其地二人因謁見崇韜曰東川重
地宜擇良帥工部任尚書有文武才幹甚洽衆心請
表爲東川帥崇韜怒曰紹琛反耶敢違吾節度延孝
等惶恐而退未幾崇韜爲繼岌所害二人因責董璋
曰公復鼠首何門璋俛首祈哀而已

朱洪寶爲兵馬軍都指揮使閔帝應順元年三月判
六軍諸衛事唐義誠將議出征帝幸左藏庫親給軍
士錢帛是日義誠與洪寶同於庫中面論用兵利害
洪寶言自出軍討逆累發兵師今聞小衄無一人一
騎來者不如禁軍據門自固彼安敢徑來然後徐圖

進取全策也義誠怒曰若如此言洪實反矣洪實曰
公自惟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詳之洪實猶理前
謀又曰義誠言臣圖反據發兵計義誠反必矣帝不
能辨遂命誅洪實

周慕容彥超漢初爲澶州節度使杜重威叛於鄴下
以鄴州節度使高行周爲招討使彥超爲副及兵至
城下二師不協杜重威之子婦卽行周之息女也行
周用兵持重彥超舉措輕易彥超欲速於攻城行周
以爲未可彥超乃揚言稱行周以愛女之故惜賊而
不攻行周忿之漢祖聞其事懼有他變以是親征及
車駕至鄴彥超數因事凌迫行周行周不勝其憾嘗
一日至行營幕次兩泣告於執政聲氣甚厲聞於至
尊又自掬糞茹于口中分雪其事宰相蘇逢吉樞密
使楊邠密奏於漢祖漢祖深知彥超之曲遣二臣和
解行周亦召彥超於帳中責之兼令首過於行周行
周稍解

王峻爲內客省使永興趙思綰亂峻爲郭從義兵馬
都監從義與峻不協甚如水火

符彥卿天雄軍節度使顯德元年從世宗親征河東
命彥卿赴忻州時契丹駐忻北遊騎每及近郊其月

册府元龜 不和

卷之四百五十六

二十三日彦卿與諸將勒兵列陣以待之先鋒將史
彦超以二千騎遇賊於前彦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
解而復合者數四當其鋒者無不顛仆李筠張永德
以偏師自後擊之軍退史彦超死之不獲其屍前鋒
為虜隔絕我軍重傷者數百人蕃戎死者亦眾是行
諸將論議各有矛盾故不能成大功

張永德顯德中為殿前都指揮使守下蔡與淮南招
討使李重進素不協每宴將吏各暴其短一日永德
乘醉乃大言重進潛畜姦謀當時將校無不驚駭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五十六 十一月二十八日校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五十七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總序

三代之前職官之制罕存於載籍靡得而周詳然考
於遺文觀其大指尚作司徒以敷五教即周之地官
也伯夷作秩宗以典三禮夔典樂以和人神即周之
春官也咎繇作士以正五刑即周之夏官秋官也垂

册府元龜 臺省部

作共工以利器用卽周之冬官也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卽周之內史也雖其名未正然其職已同周之天官曰冢宰地官曰司徒春官曰宗伯夏官曰司馬秋官曰司寇冬官曰司空是爲六卿方於後世冢宰卽今之吏部也司徒卽今之戶部也宗伯卽今之禮部也司馬卽今之兵部也司寇卽今之刑部也司空卽今之工部也秦漢之制以丞相御史大夫領朝政九卿分庶職其御史屬官有二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外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事具憲又有符節御

史主符璽位次御史中丞郎中令屬官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掌論議皆無員多至數十人後改太中大夫爲光祿大夫比二千石中大夫比千石諫大夫比八百石謁者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少府屬官有尚書武帝以遊宴後庭以中官主中書遂罷尚書之官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祕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嘗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又置三

公曹主斷獄分為五曹又置丞四人郎四人其一主
 匈奴單于其一主羌夷吏民其一主戶口墾田其一
 主財帛委輸又以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又以
 大將軍事騎將軍大司馬領尚書事皆為樞要又有
 中書謁者又有侍中中書侍入直禁中諸吏舉非法
 散騎騎而散從無嘗職給事中侍從左右無嘗員皆
 列侯將軍卿大夫博士已下加官焉又有議郎掌顧
 問應對侍中尚書謁者皆有僕射古者重武官故有
 主射以督課之後漢以御史大夫為司空中丞遂為
 御史臺率其屬有治書侍御史二員事具刑法部侍御史

十五員事具刑法部蘭臺令史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

又有尚書令一員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
 事秩千石故公為之者秩二千石朝會不陞奏事咸
 銅印墨綬屬官有僕射一人秩六百石置尚書事至景

帝分置左右僕射尚書六人秩六百石初分六曹一曰三公

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二曰吏部曹改前漢嘗侍
 曹為之主選舉祠祀事三曰民曹主繕脩四作鹽池
 園苑事四曰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事五曰二千石
 曹主辭訟事六曰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凡六曹
 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官號

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於此始見曹名置左右丞各一人卽三十四人秩四百石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初從三署卽詣臺試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選有吏能者爲之又和帝以太傅錄尚書事尚書始有錄名其後以三公爲之蓋唐虞大麓之職又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散騎給事中前後同兩漢尚書而下皆文隸少府而已魏置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皆如漢制又置侍御史凡八人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又置殿中侍御中禁防御史事具邦憲部又置尚書令一人尚書僕射或一人

或二人置二人則爲左右若令闕則左爲省主又有選部左民客曹大兵度支五尚書又置二丞又置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凡二十三郎青龍二年又置都官騎兵二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具姓名補之凡尚書令僕射尚書三品左右丞卽中六品又置謁者十人僕射一人四品又置侍中四人其加官則非數掌儉贊威儀大駕出則次在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餘不帶劔皆騎從登

殿與散騎嘗侍對仗侍中居左嘗侍居右備切問近

對拾遺補闕又置給事黃門侍郎四人又置散騎嘗

侍無員掌規諫不典事貂璫侍中左插散騎右插又

置員外散騎掌侍無員散騎侍郎四員與侍中給事

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又置給事中無員凡侍中

散騎嘗侍三品給事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外散騎嘗

侍散騎侍郎五品武帝初為魏王又置祕書令典尚

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置監令各一人

卿監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

郎乃置各色署奏入帝省讀書可其給事黃門侍郎

並如漢制凡中書令三品中書侍郎五品中書通事

舍人七品符節御史別為一臺掌授節銅虎符竹使

符晉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如魏制侍御史置九人

殿中侍御史四人江左減二人又有檢校御史

官又置尚書令秩千石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納言

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俸月五十斛受拜則冊命

之賈克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人省事蓋自此始也

僕射與魏同又置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

尚書咸亨二年省駕部四年省一僕射又置駕部太

康中改置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書又

置右民度支五尚書祠部嘗與右僕射通職不置祠

部則以右僕射攝之闕右僕射則以祠部攝知其事

又以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

吏悉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物及稟振租

布刑獄兵器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又置直事殿

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

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士駕部車

部庫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

北主客南主客凡三十四曹後又置運曹凡置郎二

十三人更相統攝及江左罷直事左民屯田車部別

兵都兵騎兵左右士運曹其後罷虞曹二千石有殿

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左

民起部水部主客駕部庫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後

又省主客起部水部共十五曹又咸康中分置三錄

王導荀崧陸晞為之又有四錄郎四人叅錄又西朝

張華江左庾亮竝闕尚書七條又何充參闕尚書自

漢而後八座及郎初拜竝集都座交禮遷職又解官

焉西朝八座丞郎朝晡詣都座江左唯朝而退凡尚

書令僕射尚書竝三品左右丞郎竝六品又置侍中

如魏制哀帝興寧四年省二人後復舊又置給事黃

門府元氣通 臺省部 卷之四百五十七 六

門侍郎四人又置通直散騎嘗侍二人竝令員外散騎嘗侍與正員散騎嘗侍通直故謂之通直又置員外散騎嘗侍侍郎元帝又置通直散騎侍郎二人後增置四人散騎嘗侍給事黃門散騎侍郎皆如魏制江左始罷其平尚書奏事又置中書令監而已下皆如漢制改通事郎為中書侍郎江左初復曰通事郎俄復為中書侍郎又武帝初置舍人通事各一人江左合為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後省之以侍郎直西省凡侍中散騎嘗侍中書監令竝三品給事中給事黃門散騎中書侍郎竝五品門下中書舍人第七品案

置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如晉制事具憲官

門 又置謁者臺謁者僕射一人掌大拜授及百官班

次謁者十人掌小拜授及報章先是晉省謁者僕射

以謁者隸蘭臺江左復置俄省大明中復置尚書寺

有尚書令任總樞衡僕射尚書分領諸曹僕射領殿

中主客凡二曹吏部尚書領吏部刪定三公比部凡

四曹祠部尚書領祠部儀曹凡二曹度支尚書領度

支金部倉部起部凡四曹左民尚書領左民駕部凡

二曹都官尚書領都官水部庫部論功凡四曹五兵

尚書領中兵外兵凡二曹若營宗廟官室則置起部

事畢省之又高祖置騎兵主客起部凡四曹合晉十

五為十九郎文帝元嘉十年省儀曹主客比部騎兵

四郎十一年並十八年增刪定郎事見刑部三十年置

功論郎明帝省騎兵凡二十郎比部主法制度支主

筭都官主軍事刑獄其餘諸郎所掌各如其各自漢

已後尚書官上朝及下朝禁斷行人丞郎見尚書呼

曰明時郎見二丞呼曰左君右君其屬有都令史令

史書令史書朝之名或減或益其制不嘗但八座解

交丞郎已下不復解交也孝武不欲威權外假故罷

錄焉其後或置或否凡尚書令僕射尚書並三品丞

郎並六品又置侍中而下皆如晉制初散騎嘗侍與

侍中通官其後漸替大明雖革選比侍中而人情久

習終不見重又置中書令中書舍人各一人中書侍

郎四人中書通事舍人四人初以中書侍郎掌呈奏

案及置通事舍人則侍郎之任輕舍人直內閣隸中

書其下有主事本用武官宋改用吏凡侍中散騎嘗

侍中書監令並三品給事黃門散騎中書侍郎並五

品南齊之制置御史丞一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

史十人謂之蘭臺事見憲官門又置謁者僕射一人謂之

謁者臺又置尚書令為內臺主行遇諸王以下皆禁

駐無令則左僕射為臺主與令同左僕射領殿中客
 三曹通關諸曹事又置吏部尚書領吏部刪定三公
 比部凡四曹度支尚書領度支金部倉部起部凡四
 曹左民尚書領左民尚書領左民駕部凡二曹都官
 尚書領都官水部庫部功論凡四曹五兵尚書領中
 兵外兵凡二曹祠部尚書領儀曹與右僕射通職領
 祠部不並置起部尚書與官室宗廟權置事畢而省
 左丞掌宗廟郊祠格制案彈選用等事右丞掌兵士
 百工庫藏刑諍訟等事白案右丞上署左丞次署黃
 案左丞上署右丞次署凡二十四曹各置郎中令史

以下又置都令史又庫部領武庫令駕部領車府令

丞起部領材官將軍司馬是謂之尚書臺又置侍中

祭酒高功者稱之侍中謂之門下給事黃門侍中世呼小

門下焉門下領公車令太官太醫令丞內外殿中監

內外驛驛廐丞又置散騎通直散騎員外散騎嘗侍

散騎通直散騎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奉朝請駙馬

都尉謂之集書省又置中書監令各一人侍郎四人

通事舍人無員謂之中書省梁御史臺初置御史大

夫天監元年復為中丞屬官治書侍御史殿中侍御

史事具憲官門又有符節令史員事見憲官門謁者臺署謁者

僕射一人掌朝覲賓饗之事屬官謁者十人掌奉詔出使拜假朝會饋贊等事謁者僕射六班尚書省置令左右僕射吏部祠部度支在戶部官五兵尚書左右丞各一人吏部刪定三公比部祠部儀曹虞曹主客度支殿下金部倉部左右戶駕部起部屯田都官水部庫部功論中兵外兵騎兵等郎二十三人尚書掌出納王命敷奏萬機令總統之僕射副焉廢置之制亦與齊同凡尚書文書詣中書發者密事皆以契囊盛之封左丞印自晉已後八座及郎多不奏事天監元年始詔曹郎依舊奏事三年又置侍郎詔通直郎凡郎中在職勤能滿三歲者遷爲侍郎又有五都令史與左右丞共事省中謂之尚書五都用人嘗輕九年革用士流視奉朝請駕部別領車府署庫部別領南北武庫署凡尚書令爲十六班尚書僕射爲十五班吏部尚書爲十四班列曹尚書爲十三班吏部郎爲十一班左丞爲九班右丞爲八班侍郎爲六班郎中爲五班又門下省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四人掌侍符從左右儼相威儀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合掌御藥封璽書侍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凡領公車太官

太醫司令驛驩廐丞集書省置散騎通直散騎嘗侍
 散騎通直散騎侍郎各四人又置員外散騎嘗侍給
 事中奉朝請無員並侍從左右獻納得失省諸奏聞
 文書意異者隨事為駁焉諸優文策文平處諸文章
 詩頌嘗侍高功者一人為祭酒與侍郎高功者一人
 對掌禁令糾諸逋違天監六年又革嘗侍之選分門
 下二局隸散騎嘗侍又令尚書案分曹入集書自是
 散騎視侍中通直視中丞員外視黃門郎中書省置
 監令各一人掌出納帝命侍郎四人高功者一人主
 省事又有通事舍人主事令史等員通事舍人入直
 內閣以才而授不限資多以他官兼領其後除通事
 直云中書舍人凡中書監為十五班中書令為十三
 班侍中散騎嘗侍為十二班通直散騎嘗侍為十一
 班給事黃門員外散騎嘗侍為十班中書侍郎為九
 班散騎侍郎為八班給事中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
 郎為六班員外散騎侍郎為三班奉朝請為二班陳
 承梁制其國政事並繇中書省中書有舍人五員領
 主事十人分掌二十一局各受尚書諸曹是為上同
 總國內機要尚書聽受而已被委此官多擅權勢後
 魏之初官號多同於晉而未具建國初置內侍長四

人若侍中散騎嘗侍後又置都統長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皇始元年始建省曹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散騎嘗侍詔等官八部大夫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嘗侍詔侍直左右出入王命二年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大人主之四年罷外蘭臺御史總屬內省又復尚書三十六曹曹置代令史譯令史各一人奏史二人天賜二年復罷尚書三十六曹郎別置武師脩勤二職武師比郎中脩勤比令史分主省務三年置散騎侍郎四年置侍官侍直左右出納詔命永興元年置騏驎官四十人宿直殿省比嘗侍侍郎始光元年置左民尚書神麀元年置左右僕射左右丞諸曹尚書二十餘人各居別寺興安二年置駕部尚書左士尚書太和十一年置散騎官一百人朝請二百人十五年置侍中黃門各四人散騎嘗侍侍郎各四人通直散騎嘗侍郎員外散騎嘗侍侍郎各六人又置侍官一百二十人孝文太和二十三年復次職令臺省之官有御史中尉治書侍御史侍御史殿中侍御史檢校御史又有謁者僕射謁者又有尚書令僕射尚書左右丞郎中都令史主事令史又有侍

中給事黃門侍郎又有散騎嘗侍通直員外散騎嘗
 侍散騎通直員外侍郎給事中奉朝請又有中書監
 令侍郎舍人又有諫議大夫而職局所治本志不載
 北齊御史臺掌察糾彈劾凡中尉一人治書侍御史
 二人侍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檢校御史十二人侍
 中四人領符節署令一人符璽郎四人已上事見
憲官序 謁
 者臺掌諸吉凶之事導相禮儀凡僕射二人謁者三
 十人謁事一人尚書省置令僕射吏部殿中祠部五
 兵都官度支等六尚書又有錄尚書一人位在令上
 掌與令同但不糾察令則彈糾見事與御史中丞夏
 相廉察僕射職為執法置二則為左右僕射皆與令
 同左糾彈而右不糾彈錄令僕射總意六尚書事謂
 之都省其屬官左丞掌吏部考功主爵殿中儀曹三
 公祠部度支主客左右中兵左右外兵都官二千石
 度支左右戶十七曹並彈糾見事又主管轄臺中有
 違失者兼駁之右丞掌駕部虞曹屯田起部都兵比
 部水部膳部倉部金部庫部十一曹亦管轄臺中又
 主凡諸用度雜物脂燈筆墨幃帳唯不彈糾餘悉與
 左同并都令史八人共掌其事其六尚書分糾六曹
 吏部統三曹吏部掌褒崇選補等事考功掌考等及

秀孝貢士等事主爵掌封爵等事殿中統四曹殿中
掌駕行百官畱守名帳宮殿禁衛供御衣食等事儀
曹掌吉凶禮制事三公掌五時讀時令諸曹囚帳斷
罪赦日建金鷄等事駕部掌車輿牛馬廐牧等事祠
部統五曹祠部掌祠祀醫藥死喪賜等事主客掌諸
番雜客等事虞部掌地圖山川遠近園囿田獵諸膳
雜味等事屯田掌籍田諸州屯田等事起部掌諸興
造工匠等事祠部無尚書則右僕射攝五兵統五曹
左中兵掌諸督告身諸宿衛官等事右中兵掌畿內
丁帳手力蕃兵等事左外兵掌河南及潼關巴東諸
州丁帳召兵征發等事右外兵掌河北及潼關巴西
諸州所典與左外同都兵掌鼓吹大樂雜戶等事都
官統五曹都官掌圻內非逆得失等事二千石掌畿
外得失等事比部掌詔書律令勾簡等事水部掌舟
船津梁公私水陸等事膳部掌侍官百司禮食餽饌
等事度支統六曹度支掌計會凡軍國損益事役糧
廩等事倉部掌諸倉帳出入等事左右掌天下計掾
戶籍等事右戶掌天下公私田宅租調等事金部掌
權衡度量內外諸庫藏文帳等事庫部掌凡是械杖
器用所須等事凡二十八曹吏部三公郎中各二人

餘並一人凡三十郎吏部儀曹三公虞曹都官二千石比部左戶各量事置掌故主事員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司進御之職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錄事四人通事令史八人統領左右局監各二人直長四人掌宣傳尚食局典御二人丞監各四人掌御膳尚藥局典御及丞各二人侍御師尚藥監各四人掌御藥主衣局都統子各二人掌御服齋師局齋師四人掌陳設洒掃統殿中局殿中監四人掌駕前奏引行事中書省管司王言及司進御之音樂監令各一人侍郎四人又領舍人省掌署勅行下宣旨勞問中書舍人主書各十人集書省掌諷議左右從容獻納散騎嘗侍通直散騎嘗侍各六人諫議大夫七人散騎侍郎六人員外散騎嘗侍二十人通直散騎侍郎六人給事中六十人員外散騎侍郎一百二十人奉朝請二百四十人又領起居省散騎嘗侍通直散騎嘗侍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各一人較書郎二人凡其官品皆同後魏後周追用成周之制有天官大冢宰地官大司徒春官大宗伯夏官大司馬秋官大司寇冬官大司空並正七命又小冢宰小司徒小宗伯少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上大夫並正六命天官之

屬左右司命宗師左宮伯御正御伯御膳太府計部
等中大夫地官之屬有鄉伯左右遂伯每方縣伯每
方畿伯每方載伯師氏等中大夫春官之屬有禮制
宗廟以祀內史太史大司樂等中大夫夏官之屬有
軍司馬職方吏部左右武伯兵部大馭司右駕部武
藏等中大夫秋官之屬有司憲刑部蕃部真部等中
大夫冬官之屬有工部匠師司木司土司金水部等
中大夫並五命天官小宗師小左宮伯小御正小膳
部太醫少醫小計部等下大夫地官小鄉伯鄉大夫
每鄉小遂伯遂大夫每遂小稍伯稍大夫每稍小縣
伯縣大夫每縣小畿伯畿大夫每畿小載師小師氏
保氏司倉司門司市春官小守廟小典祀小內史外
史典命小史小司樂太學博士大小太祝司車路夏
采等下大夫夏官小職方小吏部小右武伯小兵部
小馭戎馭齊馭小司右戎右齊右司射小駕部小武
藏等下大夫秋官小刑部掌朝布憲小蕃部小賓部
司要田正司隸下大夫冬官小匠師小司木小司土
小司金小司水司玉司皮司色司職司卉等下大夫
並正四命天官司會小宗師宗師宗正小右宮伯右
侍中小御正主寢御伯掌小膳部內膳外膳小醫醫

此下脫二十一行
按錯簡在後

正瘍醫太府王府內府外府左府右府絳工藥工小
 計部掌納掌出司內奄等上土地官民部吏小鄉伯鄉伯
 州長每州小遂伯遂正小稍伯稍正小縣伯縣正小
 畿伯畿正小載師司農司均司賦司役小師氏保氏
 司諫司救司媒小司倉小司門小司廐右廐典牲典
 牝典馳典車獸醫司袍襖司弓矢司稍司甲司刀等
 中士秋官司憲司判鄉法遂法稍法縣法畿法方憲
 掌囚掌察司約司盟職金掌璧司厲循問掌瑾禁殺
 戮禁遊禁暴司寤掌交司正司儀東掌客南掌客西
 掌客北掌客掌訝司環野廬象譜掌貨賄司烜伊氏
 司祚司難掌大司迹弋禽捕獸掌皮弭妖翦蠹掌罪
 隸掌吏隸掌蠻隸掌戎隸掌狄隸徒等中士冬官工
 部內匠外匠司量司量准司度掌杖車工角工爨工
 器工弓工箭工廬工復工陶工塗工典舛冶工鑄工
 鍛工函工雕工掌津舟工典魚典彘槌工磬工石工
 裘工履工勒工鞞工韋工膠工毳工績工漆工油工
 弁工織絲織綵織臬織組竹工籍工罍工紙工等中
 正並正二命天官會宗正右騎侍右宗侍右庶侍右
 勳侍主璽食醫外膳典庖典饌酒正飭藏掌醢司鼎
 俎掌兵主藥正醫瘍醫內小臣奄內司服奄內婦功

奄巷伯奄等下土地官儻正每儻司封掌鹽掌璣典
牧典牛土訓神訓神倉稷倉黍倉稻倉荳倉麥倉米
倉鹽倉典麴典春典礴掌節宮門城門司關均工平
准泉府山虞澤虞林衡掌禽掌囿掌圃掌炭掌芻等
下士春官禮部小守廟奄司几筵司樽彝掌鬱司鬯
充犧司鷄司社司郊掌次御史較書典瑞典服司玄
理禮司謁樂胥歌司鐘磬司鼓司吹司舞籥章掌散
樂典夷樂典庸器龜占筮占占夢視祲司巫視祝喪
祝甸祝詛祝神士典路司車司嘗小夏朱掌墓職喪
等下士夏官軍司馬旅土方山師川師懷方訓方右
武賁倅長右旅賁倅長右射聲倅長右驍衛倅長右
羽林倅長右游擊倅長武侯倅長司火司辰術枚右
廩閑長典馳典羊獸醫司袍襖司弓矢司稍司甲司
刀盾等下士秋官司憲旅小刑掌囚掌察司約司盟
職金掌璧司厲循閭掌壻禁殺戮禁游禁暴司寤小
蕃司行掌訝司環野廬象諳掌貨賄司烜市小虞部
等上士春官禮部小守廟小典祀司郊掌次小內史
著作小典命司寂小史馮相保章小司樂太學助教
小學博士樂師小卜小祝小司車路守陵等上士夏
官軍司馬小職方小吏部司士司勳司錄小右武伯

司烜接第十九卷伊
者氏上

右武賁率右旅賁率右射聲率右驍騎率右羽林率
右游擊率小兵部武環率武侯率司固道馭田馭小
司右賓右道右田右小司射司仗小田駕部右廐典
牝典牡獸醫等上士秋官司憲小刑部司刺鄉法遂
法稍法縣法畿法方憲小掌朝掌察小布憲小蕃掌
交司正小賓部司儀東掌客南掌客西掌客北掌客
小田正小司要小司隸等上士冬官工部小匠師內
匠外匠掌材小司木小司土小司金銀工函工小司
水典壅小司玉小司皮小司色小司織小司卉等上
士並正三命天官司會宗正右侍右前右後侍主寢
司服給事掌式內膳外膳典庖典膳酒正餼藏掌醢
司直俎掌水醫正瘍醫王府內府外府左府右府絳
工染工掌納當出小司內內小臣奄內司服奄典婦功
奄巷伯等中正地官人部史小鄉正州長每州小遂
伯遂正小稍伯稍正小縣伯縣正小畿伯畿正司封
司農司均司賦司役掌鹽每池中士掌遺典牧典牛
司諫司救司媒士訓誦訓神倉黍倉稷倉稻倉荳倉
麥倉米倉鹽倉典麩典舂典磴掌節宮門城門司關
均工平準泉府山虞澤虞林衡川衡掌禽掌園掌薪
掌芻等中士春官禮部几筵搏黍掌鬱司鬯充犧司

鷄司郊司社御史著作典瑞典服司寂司玄治禮司
謁馮相保章小學助教樂胥司鐘磬司歌司鐘磬司鼓司吹

司舞籥章掌散樂典夷樂典庸器龜占筮占視視司

巫喪祝詛祝神士典路司車司掌守陵掌墓職喪等

中士夏官軍司馬士方師川師懷方訓方司士司勳

司錄右武賁率右旅賁率右射聲率右驍騎率右羽

林率右游擊率俠長司固司火司辰御牧司仗右伊

耆氏司調司祚司難掌大司迹弋禽捕獸掌皮弭妖

前蠹度囊掌罪隸掌夷隸掌蠻隸掌戎隸掌北狄隸

掌徒等下士冬官工部旅司量司量准司度車工角

工爨工器工弓工箭工廬工復工陶工塗工典中冶

工鑄工鍛工函工雕工掌津舟工典魚典彘槌工磬

工石工裘工履工鞞工韋工膠工毳工績工漆工油

工弁工織絲織絳織臬織組竹工籍工罍工紙工等

下士並正一命此雖名六官然後魏御史尚書中書

之任咸在其中矣隋初罷六官之制御史臺大夫一

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監察

御史各十二人錄事二人仍依舊入直禁中事具憲官門

尚書省事無不總置令左右僕射各一人總吏部禮

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等六曹事是為八座屬官左

右字接第十六葉底
左麻上

右丞各一人 都事八人 分司管轄吏部尚書統吏部

侍郎二人 主爵侍郎一人 司勳侍郎一人 考功侍郎

一人 禮部尚書統禮部祠部侍郎各二人 兵部尚書

統兵部職方侍郎各二人 駕部庫部侍郎各一人 都

官尚書統都官侍郎二人 刑部比部侍郎各一人 司

門侍郎二人 度支尚書統度支戶部侍郎各二人 金

部倉部侍郎各二人 工部尚書統工部屯田侍郎各

二人 虞部水部侍郎各二人 凡三十六侍郎分司曹

務直宿禁省如漢制 又北齊已後置行臺省 隋有令

僕射丞 左右 兵部 兼吏部 度支 兼都官 尚書及考功

禮部 禮部 兼祠部 膳部 兵部 兼職 駕部 庫部 刑

部 兼都官 度支 兼倉 戶部 兼比 金部 工部 屯田 兼水

部 侍郎 行臺省 食貨 農圃 武器 百工 監副監 各一

人 各置丞副 監有差開皇三年詔尚書左僕射掌判

吏部禮部兵部三尚書事 御史糾不當者兼糾之 右

僕射掌判都官度支工部三尚書事 又知用度 尋改

度支尚書為戶部都官尚書為刑部凡尚書令正二

品左右僕射從二品尚書正三品左右丞從四品為

上階吏部侍郎正四品前階諸曹侍郎正六品上階

門下省納言二人 給事黃門侍郎四人 錄事通事令

冊府元龜 臺省部

史各六人又有散騎嘗侍通直散騎嘗侍各四人諫
議大夫七人散騎侍郎四人員外散騎侍郎六人通
直散騎侍郎四人並掌部從朝直又有給事二十人
員外散騎侍郎二十人奉朝請四十人並掌同散騎
嘗侍等兼出使勞問統城門尚食尚藥符璽御府殿
內等六局城門局監門較尉二人直長四人尚食局
典御二人直長四人食醫四人尚藥局典御一人侍
御醫直長各四人醫師四十人符璽御府殿內局監
各二人直長各四人內史省置監令各一人尋廢監
置令二人侍郎四人舍人八人通事舍人十六人主
書十人錄事四人又增置通事舍人十二人爲二十
四人凡納言內史監正三品給事黃門侍郎內史侍
郎正四品職事黃門侍郎爲上階散騎嘗侍爲從三
品通直散騎嘗侍爲正四品諫議大夫爲從四品散
騎侍郎員外散騎嘗侍爲正五品前階通直散騎侍
郎爲從五品上階內史舍人正六品上階通事舍人
給事爲從六品上階員外散騎侍郎爲正七品上階
奉朝請爲從七品煬帝卽位多改革殿內并尚書門
下并尚書門下內史祕書以爲五省殿內祕書事增
具卿監門增
置謁者司隸二臺并御史爲三臺又有殿內御史增

置監察御史一十六員開皇中御史直宿禁中至是

罷之又置主簿隸事各二人

事具憲官門

謁者臺置大夫

一人掌受詔勞問出使慰撫持節察受冤枉申奏

之駕出侍御史引駕置司朝謁者二人以貳之屬官

有丞主簿各一人又有通事謁者二十人即內史通

事舍人之職也次有議郎二十四人通直三十六人

將事謁者三十人謁者七十人皆掌出使其後廢議

郎通直郎將事謁者謁者等人而置員外郎八十員

又詔門下內史御史司隸謁者五人司監受以為嘗

式不復專謁者矣又置散騎郎二十人丞議郎通直

郎宣德郎宣義郎各三十員徵事郎將仕郎嘗從郎

奉信郎各五十人俄改嘗從為登仕奉信為散從皆

主出使量事大小據品以發之

丞議郎已下至唐司為散官其任輕矣

隸臺大夫一人嘗巡察別駕二人嘗分察御史十四

人分察所掌又置丞主簿隸事各一人後罷司隸臺

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為嘗員

事具憲官門

尚書省六曹

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又增左右丞與六侍

郎並正四品諸曹侍郎並改為郎又改吏部為選部

郎禮部為議曹郎刑部為憲部郎工部為起部郎以

異六侍郎之名又廢諸司員外郎增曹郎為二員都

司郎各一員又置都事主事令史隨曹開劇每十令
 史置一主事不滿十者亦置一人其餘四省三臺亦
 皆曰令史餘則府令史後又改主客郎為司蕃郎俄
 又減曹郎一人置承務郎一人同員外之職門下省
 置黃門侍郎員外二人去給事之名又移給事郎置
 四人從五品次黃門省讀奏案廢散騎嘗侍通直散
 騎嘗侍諫議大夫散騎侍郎等員又改符璽監為郎
 置二人從六品又以城門殿內尚食尚藥御府等五
 局隸殿內省十二年又改納言為侍內內史省置侍
 郎二人減內史舍人為四人加置起居舍人二人改

通事舍人諫謁者臺減主書員置四人十二年又改
 內史為內書唐置御史臺置大夫一員掌揚邦國刑
 憲典章以肅正朝列中丞二人為貳屬官侍御史四
 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主簿一人又東

都留臺置中丞侍御史各一人殿中侍御史二員監

察御史三員

事具憲官門

尚書省龍朔二年改為中臺光

宅初改為文昌臺神龍初復舊領二十四司一曰吏
 部領主爵司勳考功二曰戶部領度支金部倉部三
 曰禮部領祠部主客膳部四曰兵部領職方駕部庫
 部五曰刑部領都官比部司門六曰工部領屯田虞

又下皆小學

部水部龍朔二年改吏部曰司列主爵曰司封考功
曰司績戶部曰司元度支曰司度金部曰司珍倉部
曰司庾禮部曰司禮祠部曰司禋膳部曰司膳兵部
曰司戎職方曰司城駕部曰司輿庫部曰司庫刑部
曰司刑都官曰司僕比部曰司計工部曰司工屯田
曰司田虞部曰司虞水部曰司川咸亨元年並復舊
光宅元年改吏部爲天官戶部爲地官禮部爲春官
兵部爲夏官刑部爲秋官工部爲冬官神龍元年並
復舊天寶十一載改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至德
二年復舊置令一人總領百官儀刑端揆國初文皇
帝爲之自後不置左右僕射各一人以貳令之職後
不置令以僕射總省事左右丞各一員紀正省内左
丞勾吏部戶部禮部三司右丞勾兵部刑部工部十
二司事吏部戶部禮部兵部置侍郎各二員禮部刑
部工部置侍郎各二員吏部戶部兵部各置郎中員
外二員司勳置員外郎二員左右司及司封而下諸
司各置郎中員外一員各分掌其所領之事龍朔二
年改左右僕射爲左右康政左右丞爲左右肅機尚
書爲大嘗伯侍郎爲小嘗伯左右司郎中爲左右丞
務郎中爲大夫咸亨元年復改左右肅機爲左右丞

大夫爲郎中光宅元年改左右康政爲文昌左右丞相神龍元年改文昌左右丞相爲尚書左右僕射開元元年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復改左右丞相爲左右僕射省又有都事主事令史書令史分行曹事尚書令正二品左僕射從三品左丞正四品上左右丞正四品下永昌元年昇爲從三品如意元年復舊尚書正三品吏部侍郎正四品諸司侍郎郎並從五品上員外郎並從六品上咸亨元年改爲黃門門下省龍朔二年改爲東臺光宅元年改爲鸞臺神龍元年復爲門下開元元年改爲黃門省五年

改爲門下省置侍中二員掌出納帝命綽昭皇極總典吏職贊相禮儀以利萬邦以弭庶務所謂佐天子而統大政也凡軍國之務與中書令參而總焉坐而論之行而舉之此其大較也又置侍郎二員掌武侍中之職給事中四員掌陪侍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審定侍郎覆省給事中讀而署之以較正違失制勅大事覆奏而請施行小事署而頒之又置左右散騎嘗侍二人掌侍從規諷備顧問應對左諫議大夫四員掌侍從贊相規諫諷諭起居郎二員掌以修記事之史右補闕右拾遺各二員掌供奉諷諫

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
庭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于
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又置典議二員贊者十二
人掌殿上贊喝之事

事具賓禮門

又置城門郎四員掌京

城皇城宮殿諸門啓閉之節及出納管鑰又置符璽
郎四人掌八寶及國之符節又有錄事主事令史書
令史傳制楷書門僕以分掌曹事先是武德初改隋
之侍內曰納言龍朔二年改納言曰東臺左相改左
右散騎嘗侍曰左右侍極給事中曰東臺舍人起居
郎曰左史咸亨中復曰納言左右散騎嘗侍給事中

起居光宅初以東臺曰鸞臺神龍初又改納言曰侍
中開元三年又改侍中曰黃門監五年又改黃門監
曰侍中天寶二年又改侍中曰左相至德二年又改
左相曰侍中又領弘文館武德初置之名昭文館後
改爲弘文館又改爲昭文館開元七年復曰弘文館
有大學士多以宰相領之又有學士無員數掌詳正
圖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禮儀輕重得參
議焉較書郎二人掌較理典籍刊正錯繆領學生三
十人中書省初沿隋制曰內書省武德三年改曰中
書省龍朔二年改曰西臺光宅元年改爲鳳閣神龍

元年復為中書省開元元年改為紫微五年復為中書省置中書令之職掌軍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奏之以親萬邦以度百揆蓋佐天子而執政也又置侍郎二員掌貳令之職置舍人六員掌侍奉進奏叅議奏章凡詔旨中書令置侍郎奉舍人署而行之

舍人事具 詞臣門

又置右散騎嘗侍起居

舍人左補闕右拾遺各二員散騎而下並與左同起居舍人掌脩善之史侍中中書令三品至德中昇為二品兩省侍郎初正四品至德中昇為正三品嘗侍初從三品廣德中昇為正三品給事中舍人正五品

上諫議大夫初正五品上會昌二年昇為正四品下

與丞相出入選用起居郎舍人從六品上左右補闕

從七品上左右拾遺從八品上有主書主事令史傳

判分行曹事焉先是武德初改隋之內書令曰內史

令又改為中書令龍朔二年改中書令為西臺左相

起居舍人曰右史咸亨中復改為中書令起居舍人

光宅元年改中書令為鳳閣令神龍初改鳳閣令曰

中書令開元元年改中書令曰紫微令五年復為中

書令天寶二載改中書令曰右相至德二年復改右

相曰中書令領四方館置通事舍人十六人掌朝見

引納及辭謝及四方通表華夷納貢之事又領集賢
 殿書院掌判緝古今之經籍以辯明邦國之大典先
 是梁武帝於文德殿藏書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周
 有麟德殿學士明皇於西京乾元殿廊下駕部書于
 東都麗正殿置脩書使開元十三年改集賢殿為集
 賢殿改麗正脩書使為集賢書院置大學士初以尚
 書左丞相張說為之自後多以宰相兼領又置學士
 五品已上官為之置學士六品已下官為之學士一
 人知院事一人副知院事又置侍講學士脩撰較理
 侍制直院簡討等官凡承旨撰集文章較理經籍月
 終則進課于內歲終則考最於外又領史館掌脩國
 史監脩國史多以宰相為之又置脩撰以外朝官為
 之又置直館以未登朝官為之事具國史門又領知匭使
 唐天后垂拱元年置以達寃滯天寶九載改為獻納
 乾元元年復名匭當以諫議大夫及補闕拾遺一人
 充使受納訴狀每日暮進內向晨出之又尚書省自
 至德之後以他官分判戶部度支又置鹽鐵轉運使
 分六卿之職以成一時之務事具邦計門又五代梁開平
 二年改左右丞為左右司侍郎三年升尚書令為正
 一品後唐李琪以故相為御史大夫自後不置長興

元年升右丞與左丞同並為四品晉天福五年升御史中丞為清望正四品門下中書侍郎為清望正三品左右諫議大夫為清望正四品七年又詔門下侍郎位在左散騎嘗侍之下先是開元已後兩省侍郎皆帶平章事罕有單為之者至是竇貞固自刑部侍郎遷門下侍郎而不帶平章事故有是詔周顯德五年又詔諫議大夫改為正五品班在給事中之下大夫出入宮闈陪侍左右或典治憲度或協佐樞機或贊相禮容或出給詔命或切問近對或獻可替否蓋朝廷之劇任公台之歷試也非夫器識通茂材行交脩以慎密而基心以明達而致用孰可膺眷簡而處清要乎故稱任者有公忠清慎之節博洽謨猷之能充羽儀於臺閣為圭璋于簪冕焉至于非其才者有窺伺躁競之心朋附貪黷之迹故多士之所惡明庭之攸玷焉今總述其事以垂于後庶使見其善而仰止懲其惡而自戒凡臺省部二十九門云

選任

夫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大禹之訓也慎簡乃僚其惟吉士周穆之命也蓋邦國治亂在乎度官選賢任能其來尚矣自舜命衆職以熙帝載西漢之後

政歸尚書機務所出推擇斯妙或以政事用或以文學并內則參侍左右論思治道外則坐曹夙夜脩明官業厥職尤重其才益難詳求遺策鋪觀歷代曷嘗不慎選衆之舉致得人之盛哉

虞舜曰疇若予工僉曰禹哉問誰能順我百工事帝者朝臣舉禹臣名

曰俞咨禹汝共工共謂供其職事禹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

與殳斨伯與二臣名帝曰俞往哉汝諧汝能諧和此官帝曰疇若予

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上謂山下謂澤順謂順其政殺之有時用之有節言

伯益能之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澤之官益拜稽首讓于

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朱虎熊羆二臣名禹益所讓四人皆在元覽之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聖疾殄絕震驚動也言我疾讒說

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納言喚舌之官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

漢張安世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武帝行

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

事後購求得書以相較無所遺失帝奇其才擢爲尚

書令

孔光爲博士成帝時博士選三科高爲尚書次爲刺

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爲尚

書

後漢衛蠡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
侍御史

胡廣字伯始舉孝廉試爲天下第一旬日拜尚書郎
周舉爲諫議大夫順帝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
有威名者乃拜舉侍中

翟酺爲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軍大夫六百石以上
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繇是酺對第一
拜尚書

盧植爲廬江太守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
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較書中五經
記傳補續漢紀靈帝以非急務轉爲郎中遷尚書

潘勗獻帝時爲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
曹才敏兼通明舊事勗並領本職

蔡邕舉高第補侍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用歷三臺
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

張馴爲議郎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
魏孫資劉放文帝卽位同轉爲左右丞數月放徙爲
令黃初初改祕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各加給
事中遂掌機密明帝卽位尤見寵任

盧毓文帝時爲侍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

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誠
明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
選代者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嘗侍鄭冲帝曰文和
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
用邕

吳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而切問捷對容
止可觀擢拜郎中

李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
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以此人服之
權擢爲選曹尚書

晉安平王孚宣帝弟也仕魏爲清河太守初魏文帝
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
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曰
似兄帝曰吾得司馬一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
書

裴楷爲尚書郎武帝爲撫軍以楷爲參軍事會吏部
郎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
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爲吏部郎

羊祜爲祕書監散騎嘗侍泰始初詔曰夫揔齊機衡
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祜執德清邵忠亮純茂經緯

文武蹇蹇正直雖處腹心之任而不揔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為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祐為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

陳劭為燕王師泰始中詔曰劭清身潔靜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悅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可為給事中

文立為太子中庶子武帝詔曰立忠貞清寔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脩明後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賢才以叙之蓋所以拔幽滯而濟殊方也其以立為散騎嘗侍

王戎為議郎太熙元年詔曰夫揔百揆之得失管王政之通塞者端右之職也漢代以來每選此官必慎其人議郎王戎可為尚書令

劉頌為淮南相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為三公尚書

陸曄元帝時為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

謝尚鎮雒陽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

溫嶠為散騎嘗侍侍講明帝手詔曰卿既以令望忠

允之懷著于周旋且文周而旨遠宜居深密今欲以卿爲中書令朝論亦咸以爲宜

王洽字敬和成帝時爲中書令帝曰敬和清裁昔爲中書郎吾尚小數見意甚親之今以中書令欲共講文章之事也

宋徐湛之爲尚書僕射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文帝委任沈演之庾炳之范曄等後又有江湛何瑀之曄誅炳之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爲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焉

蕭思話自雍州刺史徵爲吏部尚書文帝詔思話曰沈尚書暴病不救其體業貞審立朝盡公年時尚可方相委任奄忽不永痛惋將深總管要機通塞所寄仗人才用體國二三惟允

王景文爲司徒左長史孝武以散騎嘗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覲俱南北之望並以補之

孔覲爲臨海太守初晉世散騎嘗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闕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孝武欲重其選詔曰散騎職爲近侍事居規納置任之本寔惟親要而頃選嘗侍陵遲未允宜授時良永寘清徹

於是吏部尚書顏竣奏曰嘗侍華選職任候才新除
臨海太守孔覲意業閑素司徒長史王彧懷尚清理
並准爲散騎嘗侍帝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
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口選曹要重
嘗侍閑淡改之以彥而不以寔雖主意欲爲輕重人
心豈可變耶旣而嘗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覲
領本州大中正

王彧爲侍中時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彧與謝
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嘗充兼假

南齊謝朓自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以選復爲中書

中書郎

江敷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敷
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是優榮但語其
事任殆同開輦天旨旣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
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帝曰敷嘗啓吾爲其鼻中
惡今旣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

梁孔休源爲臨川王府行叅軍武帝謂徐勉云今帝
業初構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勉
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畧誦
上口帝亦聞之卽日除兼尚書儀曹郎

張緬為太子舍人殿中郎缺武帝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馮行之首宜詳其人勉舉緬充選

劉孝綽為太子舍人兼尚書水部郎中啓陳謝手勅

答曰美錦未可便直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卽真後自

令遷祕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曰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

到沆為洗馬管東宮書記散騎省天監三年詔尚書

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為侍郎以沆為殿中曹

侍郎沆從父兄溉洽並有才名時皆相代為殿中當

世榮之

蕭介為散騎嘗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

不稱旨武帝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為之博

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規正帝甚重之遷都官尚書

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諮於介焉帝謂朱异曰端古之

材也

王通為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奔于江陵元帝以

為散騎嘗侍遷守太嘗卿自侯景亂後臺內官室普

皆焚燼以通兼起部尚書歸於京師專掌繕造

陳蕭弘為黃門侍郎吏部侍郎缺所司屢舉王寬謝

燮等帝並不用乃中詔用弘

姚察為吏部尚書雅允朝望初吏部尚書蔡徵移中

書令後主方擇其人尚書令江總等咸薦察勅答曰
姚察非唯學藝優博亦是操行清脩典選難才今得
之矣乃神筆草詔讀以示察察辭讓甚切後主曰選
士之舉僉議所歸昔毛玠雅量清恪盧毓心平體正
山濤舉不失才就卿而求必兼此矣且我與卿雖君
臣禮隔情分殊嘗藻鏡人倫良所期寄亦以無慙則
哲也

江總至德中授尚書令策曰於戲夫文昌政本司會
治經韋虎謂之樞機李固方之斗極况其五曹斯綜
百揆是諧同冢宰之司專中臺之任惟爾道業標峻
宇量弘深勝範清規風流以爲準的辭宗文學衣冠
以爲領袖故能師長六官具瞻允塞明府八座儀形
載遠其端朝握揆朕所望焉往欽哉懋建爾徽猷亮
采我邦國可不慎歟

後魏崔玄伯爲尚書道武天興元年十一月詔尚書
吏部郎中劉淵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呂協音樂儀曹
郎中董鑑撰郊廟社稷朝饗燕之儀三公郎中王德
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渾儀考天象玄伯摠
而裁之

荀頊獻文時爲雒州刺史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令百

官舉才堪幹事人足委杖者於是公卿咸以頗應選徵拜散騎嘗侍殿中尚書

宋弁爲散騎嘗侍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讓孝文曰吾爲相加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爲治且散騎位在中書之右嘗侍者黃門之庶親領軍者三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而弁大委後孝文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綜攝二曹弁頓首辭謝

裴夙字宵輿沉雅有器識儀望甚偉孝文見而異之自司空主簿轉尚書左主客郎中

范紹少聰敏頗涉經史孝文選爲門下通事舍人遷錄事合掌奏文帝善之又謂侍中李冲黃門崔光所知出內文奏多以委之帝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

崔振爲高陽內史孝文南討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旣才幹被擢當世以爲榮

崔亮爲尚書二千石孝文在雜欲勅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馳驛徵亮兼

吏部郎

朱元旭爲尚書度支郎中孝明神龜之末以郎選不
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泰山羊深
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留

辛雄神龜中除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其年沙汰
郎官惟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後兼司州
別駕加前軍將軍冀州刺史侯剛啓爲長史孝明以
雄長於世務惜不之用更除司空長史

羊深爲尚書駕部郎中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
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
琛咸敬重之孝明行釋奠之禮講孝經深於儋冀中
獨蒙引聽時論美之

李業興爲通直散騎侍郎普泰元年沙汰侍官業興
仍在通直

北齊宋游道初仕東魏爲大將軍司馬文襄以吏部
郎中崔暹爲御史中尉以游道爲尚書左丞謂暹游
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

崔昂爲廷尉卿文宣幸東山百官預讌帝召昂於御
座前御曰舊人多出爲州我欲以臺閣中相付當用
卿爲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間不

可得也天保十年策拜儀同燕子殿百司陪列昂在
行中文宣特召昂在御所曰歷思羣臣可綱紀省闈
者唯冀卿一人即日除爲兼右僕射數日後昂因入
奏事帝謂尚書令楊愔曰昨不與崔昂正者言其太
速欲明年真之終事除正何事早晚可除正僕射明
日卽拜爲真
張景仁除通直散騎嘗侍及奏御筆點通直字遂以
爲正嘗侍

後周樂遜爲太學助教閔帝踐祚以遜有理務才除
秋官府上士

韋瑱自行臺左丞出爲郢州刺史復入爲行臺左丞
瑱明察有幹局再左轄時論榮之

李旭爲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清要盛選國華乃以
旭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謹等並爲
納言
隋楊注爲雒州長史高祖嘗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
爲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注曰我薦君爲左丞若
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注以達言奏之達竟以此獲
罪卒拜注爲尚書左丞

斛斯政煬帝時爲尚書兵部郎遼東之役兵部尚書

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

唐盧承慶美風儀博學有才幹貞觀初爲秦州都督府戶曹參軍因奏河西軍事太宗奇其明辯擢考功員外郎

李道裕太宗時爲將作少監會刑部尚書張亮反帝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惟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斬于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

岑文本爲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謹免職溫彥博言於太宗曰師古諳練政事長於文誥時無逮者冀上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

以文本爲中書侍郎楊弘禮爲中書舍人太宗有事遼東以弘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專權兵機之務

王及善則天時爲益州都督府長史以老病致仕加光祿大夫後契丹作亂東山不安召授滑州刺史顧曰卿比在外知國家事有何不穩及善陳理亂之宜

冊府元龜 選任

十餘道則天曰彼未事也此為本也卿不可行遂留拜內史

任雅相為右驍衛將軍兵部侍郎高宗聞其廉正擢為兵部尚書兼受將相之任

崔玄暉為天官侍郎每介然自守都絕請謁頗為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經月餘則天謂曰自卿改職以來選司大有罪過或聞令史乃設齋自慶此欲盛為貪惡耳今要復舊任又除天官侍郎

李昭德為鳳閣侍郎長壽二年增置夏官侍郎三員時選昭德與婁師德侯知一為之

席豫為吏部侍郎玄宗謂之曰以卿前為考功職事平允故有此授

蘇頲為工部侍郎玄宗謂宰臣曰有從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帝曰蘇頲可中書侍郎仍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頲始也頲入謝帝曰常欲用卿每有好官闕即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之故人卒無言者朕為卿嘆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改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

趙退翁自湖南觀察使受代歸京師閣門靜居不與

人交往久之特召對於別殿退翁多學問有詞辯敷奏稱旨德宗悅之拜給事中

蔣乂爲司勳員外郎貞元十八年時集賢闕學士求者甚衆會詔問神策軍建置之繇相府討求不知所出乃訪於乂乂徵引根源對甚詳悉宰臣高郢鄭珣瑜相顧曰集賢有人矣翌日詔兼判集賢院事

趙宗儒貞元六年爲司勳員外郎判考功宗儒復行貶考之令自至德以來考績之司事多失實嘗叅官及諸州刺史未嘗分其善惡悉以中上考褒之及是褒貶稍明人知戒懼帝善之遷宗儒考功郎中

薛播貞元中爲禮部侍郎朝廷難貢舉之任以播素有監裁遂膺其命

李遜元和中爲浙江東道觀察使入朝憲宗曰諫官給事中若除授有私政非乂當各令論駁舉其職業以遜浙東有政能遷爲給事中

呂元膺元和中爲給事中出爲同州刺史及入謝憲宗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甚激切帝嘉其剛正翌日爲宰臣曰呂元膺謹言直氣今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爲何如李蕃裴均進賀曰陛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能廣求直士又

不能數進直言孤負聖心合當罪責今請以元膺復
爲給事中以備顧問帝悅而從之

孟簡長慶中代崔羣爲戶部侍郎是官有二員其判
使案者別居一署謂之左戶元和以還號爲清重之
最宰輔登用多繇此而去故羣入相以簡代焉
班肅爲坊州刺史長慶初以肅爲司封員外郎時宰
臣上言曰將欲清風俗必在厚人倫竊見皇甫鏞惟
位盛時班行之中多所親附及得罪後議論立變憎
嫉如讐俗之衰薄一至於此唯班肅以曾爲郎官判
度支案終始如一獨送出城周行之間多美其事今
郡秩已罷望授一省官以表其行故有是拜

韋顛爲戶部侍郎長慶四年十月以顛爲御史中丞
兼戶部侍郎以御史中丞鄭覃爲權知工部侍郎以
刑部侍郎韋景爲吏部侍郎以權知禮部侍郎李宗
閔爲權知兵部侍郎以工部侍郎于敖爲刑部侍郎
以中書舍人楊嗣復權知今年貢舉是日尚書六曹
無不更換人情異之
王播爲河南尹太和二年十月以播爲尚書右丞勅
吏部今年東都選事宜令播權判侍銓試畢日領官
吏赴上都

柳公權以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書開成二年四月以公權爲諫議大夫知制誥學士侍書如初初上手便殿召公權周墀對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墀爲之惴慄公權詞氣益堅帝徐謂公權曰朕知舍人不合却作諫議以卿論事有爭臣之風今授卿諫議大夫翌日詔下

魏謩爲起居舍人克弘文館直學士開成四年以謩爲諫議大夫兼起居舍人克弘文館直學士詞云朕以邦國之大機務之多惠有所未周化有所未洽不有忠讜之士左右輔益遠暗無燭不其難歟今卽高選正人俾居諫省朝政闕失期乎必聞是用簡自朕心特申獎命所期稱職豈限賞資謩累躩讓官帝遣宰臣宣旨謩乃就官

元晦爲吏部郎中會昌三年二月除右諫議大夫制曰昔汲黯薄淮陽守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則諫諍之任實資諒直我求其比今得正人吏部郎中元晦往在內廷曾感先顧奮發忠懇不私形骸俯伏青蒲至于零涕數共工之罪不赦堯聰辯垣平之詐益彰文德近因旌別邪正宰弼上言以魯公藏器莫如寘革於左右漢后葺檻孰若列游於公卿是用命爾登

于文陞爾其副我寵擢不替初心無沽小名以枉大節勉服官榮期于有終

周世宗顯德六年車駕幸滄州四月辛卯以前左諫議大夫薛居正為刑部侍郎權判吏部銓司公事仍賜金紫是時居正銜命先至滄州以均定民租為事帝既至聞其幹事故有是拜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五十八

十一月二十九日校是日新曆之除日也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閩 縣 事 臣 曹鼎臣參閱

知 建 陽 縣 事 臣 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二

德望 才智

德望

傳曰德成而上詩曰令聞令望蓋盛德內充英聲外發若鼓鐘于宮懷珠于川而鏗錡著聞璀璨自耀也錄漢以來盛臺省之選賈捐之所謂尚書百官本矣

踐其職者率多魁梧之士乃有忠規讜論孤風峻節
沉默端厚以鎮俗高潔遜讓以全道安危所繫朝野
攸矚藹風望於庶尹擅儀表於當世或以方嚴而見
憚或協才美而流譽固足以聳外庭之瞻諦爲邦國
之寵光虞書稱百僚師帥周雅美吉士藹藹咸斯之
謂歟

漢楊惲以兄任爲郎補嘗侍騎以才能稱好交英俊
諸儒名顯朝廷

後漢王良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
敬之

劉愷爲侍中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周舉徵拜尚書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
右皆憚之

王扶爲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然性沉正不可干
以非義當世高之

左雄爲尚書令在位者各肅清時稱曰左伯豪爲尚
書令天下皆慎選舉伯豪雄字也

荀彧自爲尚書令嘗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故竒策
密謀不得盡聞又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
爲儀表海內英俊咸宗爲司馬宣王嘗稱書傳遠事

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苟
令君者也

魏徐邵爲尚書郎以廉直見稱

吳顧雍爲尚書令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孫權嘗
嘆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
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
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

王蕃字永元孫休卽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爲散騎
中嘗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推之

晉羊祜位魏爲給事中黃門卽高貴鄉公好屬文在
位多獻詩賦汝南和道以忤意見斤祜在其間不得
而親踈有識尚焉

杜預爲尚書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服焉號曰杜
武庫言其無所不有

裴頠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頠雖賈后之親屬然
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唯恐其不居位
衛瓘爲中書侍郎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踈
甚爲傳嘏所重謂之寧武子

武陔爲左僕射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陔以宿
齒舊臣各位隆重自以無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爲大

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談

王濟尚嘗山公主起家中書郎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濟濟恂恂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脩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

索靖爲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褚陶吳郡人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傳祗爲嘗侍及趙王倫輔政以爲中書監嘗侍如故以鎮衆心祗辭之以疾倫遣御史輿祗就職王成陳準等相與言曰傳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爲人物所倚信如此

陸玩爲尚書令王導却鑿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良旣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

給與羽林四十人

紀瞻為尚書僕射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量雅正

王濛與劉惔為中書侍郎濛恬勝能言名理惔少清

峻時人以濛北表曜卿惔北荀奉倩

孔坦為尚書左丞深為臺中之所敬憚

宋殷景仁為侍中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驍騎

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並時為侍中俱居門下

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又文

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

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猴舌恐後世難繼

蔡興宗為吏部尚書時前廢帝方盛淫宴霍侮群臣

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愨孫等咸

見凌曳唯興宗得免

南齊王延之仕宋為左僕射宋德既衰太祖輔政朝

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

去就時人為之語曰二王平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

美之

孔暹字世遠為尚書儀曹郎太祖謂之曰卿儀曹才

也

王湛為黃門郎湛真正和謹朝廷稱謂善人多與之

厚

張緒爲嘗侍中書令緒善言素望甚重太祖深加敬異僕射王儉謂人曰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

徐孝嗣爲侍中時北虜動詔孝嗣假節鎮新亭時王晏爲令民情物望不及嗣也

梁張瓚年二十三爲太尉諮議參軍吏部尚書俄爲長史兼侍中時人以爲左遷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唇之任已恨其晚矣

江革爲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爲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

劉顯爲中書侍郎與裴子野劉之遴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羨之

徐勉爲尚書僕射嘗參掌衡石甚得士心

柳昂武帝時爲內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文成郡公當途用事百僚皆出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爲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

蔡樽爲中書令卒司空袁昂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爲名輩所知如此

袁昂爲吏部尚書高祖謂之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

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已前臣之自有七年已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

臧厥臧甄子也爲散騎嘗侍歷中書通事舍人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勅並付厥厥辯斷精詳咸得其理厥卒後有登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臧厥旣亡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

陳張種爲尚書令以疾授金紫光祿大夫種沉深虛靜而識量宏博時人皆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

抗表讓位於種曰種器懷沉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克壯其猷宜居左執其爲人物所推如此姚察爲吏部尚書察博極墳籍尤善人物至於姓氏所起官職姻娶無所遺失且澄鑒之職人久以梓匠相許及遷選部雅允朝望後魏封琳爲同宗下大夫有長者之稱

盧魯元爲中書侍郎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如掩人之過揚人之美由是公卿咸親附之李瑾爲通直散騎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領儀注臨淮王或謂瑾等曰卿等三雋

共掌帝儀可謂舅甥之國王盧卽瑾之外兄也
賈思伯任都官尚書侍講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
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
今貴重寧能不憍思伯曰衰至便憍何嘗之有當世
以爲雅談
胡方回爲中書侍郎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
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李神雋爲尚書左僕射篤好文雅老而不輕凡所交
游皆一時名士汲引後生爲其光價四方才子同宗
附之

高允爲尚書散騎嘗侍加光祿大夫篤親念故虛已
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

李孝伯爲散騎嘗侍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
貴賤咸推重之

李冲爲南部尚書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
於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無不服其明斷慎密
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
鹿愈爲給事黃門侍郎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
親賓加於疇昔
崔休爲黃門侍郎崇尚先達愛接後來時議重之

辛雄為尚書三公郎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肅寶寅
 曰至如辛郎中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寅曰吾
 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
 之賞何其晚哉於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為佐莫能
 得也
 谷渾為儀曹尚書正直有操行不苟合趣舍不與已
 同視之蔑如也然愛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
 此稱之
 羊深為駕部郎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

死深咸敬重之

嘗景為門下錄事在樞密十有餘年為侍中崔光盧
 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
 北齊任延敬為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延
 敬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皆稱之
 鄭述祖累遷儀同三司述祖女為趙郡王叡妃述祖
 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
 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
 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譬之
 元斌為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宮重慎頗
 為齊文襄愛賞

元文遙為中書舍人楊遵彥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
 在斯人尚書立於後漢之末於魏之初其時
 陽休之累遷中書監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為縉紳所
 重愛崔劬為五兵尚書監國史在臺閣之中見稱簡正
 袁聿脩為吏部尚書聿脩少平和溫潤最有規橢以
 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鑒在郎署
 之日值趙彥深為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
 深後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脩猶以故情存問來
 往彥深任用銘感甚深雖人才無愧然錄其接引吏

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

李彥下有唐苞白
 達一修刊本在後李
 另修之

後周長孫紹遠為殿中尚書錄尚書事太祖謂群公
 曰長孫公容止堂堂足為今模楷

李彥為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
 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司政尉為伯彥性謙恭有禮
 節雖居顯要於親黨之間恂恂如也輕財重義好施
 愛士時論以此稱之

唐瑾為吏部尚書銓綜衡流雅有人倫之鑒以父憂
 去職尋起令視事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自謂
 得人號為六俊然瑾尤見器重

崔謙累遷銀青光祿大夫謙少時讀經史晚年好老
莊容止儼然無愠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
俗事士大夫以爲儀表

元備高祖時聘於齊爲齊人所執齊平備方見釋授
上開府備性溫柔好虛靜居家不治生業篤學愛文
政事之暇未嘗棄日謹慎小心與物無忤時人以此
稱之自鄴還也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反齊平寶
鼎歸其爲辭人所重如此

趙善爲尚書右僕射性溫恭有器局位居端右愈自
謙退其職務竟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
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之量

荀士遜爲中書侍郎號爲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
於當世

蘇亮爲中書監有機辯善談笑文帝甚重之記人之
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嘗如弗及故當世敬慕焉
周惠達爲儀同三司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
勲公進拔良士以此人皆敬而附之

薛寬爲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
藻華瞻而寬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
帝瑱轉行臺左丞遣南郢州刺史復令爲行臺左丞

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

隋帝世康為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欲不慕勢貴未嘗

以位望自矜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以長

名譽

姚察初仕陳為吏部尚書入隋為秘書丞學兼儒史

李諤高祖受禪歷北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

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為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

元文都開皇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

有能名擢尚書左丞

楊尚希為禮部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弘厚兼以學

業自通甚有雅望為朝廷所重

宇文弼煬帝時為禮部尚書弼既以才能著稱歷職

顯要聲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

牛弘為右光祿大夫榮寵當世而車服卑簡事上盡

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

李德饒大業中為司隸從事雖俸秩未通其德行為

當世所重凡與結交皆海內髦彥

裴矩大業時為黃門侍郎遇人盡誠雖至胥吏皆得

歡心

唐溫大雅太宗時累轉禮部尚書甚有雅望

魏知古為工部尚書卒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在魏公乎

裴寬為禮部尚書有重名於開元天寶間

常陟天寶初為吏部侍郎以道義相知不隔貴賤布

衣常帶之士嘗虛左倒屣時人以此重之

常虛心為戶部郎中善於剖判時員外郎宋之問工

於詩人以為戶部有二妙

李暉為吏部尚書風儀秀整所歷曹以威重見稱朝

唐邕白建天寶初主治外兵騎兵二曹謂之外省其

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為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

事故世稱唐白宰相之望

李季卿代宗朝歷吏部侍郎散騎常侍有宇量性識

博達善與人交襟懷豁如其在朝以進賢為務士以

此多之

崔渙為吏部侍郎集賢院待制性尚簡淡不交世務

頗為時望所歸

于休烈為工部尚書恭儉溫仁未嘗以喜愠形於顏

色而親賢下士推轂後進雖位崇年高曾無倦色

李元素為給事中時美官缺必指元素

武元衡為北部員外一歲遷右司郎中時以詳整稱

此條宋本在前袁年
修德
天保不北齊各官年解
刊本後作天寶通外北

重後為御史中丞持平無私人復稱之

鄭餘慶為左僕射左揆之重儀刑庶工頃自武臣權

幸超踐崇寵中臺政本寢以利替及餘慶以舊德居

之人情美洽

錢徽為翰林學士以上疏請罷兵忤旨出為虢州刺

史徽文雅厚重時論以為不宜久在郡元和四年徽

拜禮部侍郎後自工部侍郎出為華州刺史朝廷以

徽素有公望拜左丞

鄭綱為吏部尚書本以文學進性恬澹踐歷華顯出

人中外者踰四十餘年所居雖無赫奕之稱而守道

敦篤耽閱典墳與當時博文好古之士為講論名理

之游時人皆仰其耆德焉

許孟容元和中歷兵吏部侍郎太常卿方勁富文學

其折衷禮法考詳訓典甚為賢正論者稱焉

李絳為左僕射絳儀冠標望清舉自然以直道進退

聞望傾時

崔從歷吏部尚書侍郎從守道貞固自長慶以後以

時風囂薄尤不樂趨進其簡厚之德至今稱之

楊於陵為左僕射致仕於陵器量弘整進止有常度

在朝三十餘年崇踐中外始終不失其正居官職奉

冊守元

亦善操守時人皆仰其風德
帝弘景爲尚書左丞弘景素以鯁亮稱及居網轄之地
地郎吏望風脩整累遷刑部尚書克東都留守判東
都尚書省事卒弘景歷官行事始終以直道自立議
論操持無所阿附當時風教尤爲倚賴自長慶以來
目以名卿云
宋申錫敬宗寶曆二年爲禮部員外郎始自策名及
在朝行清慎介潔不趨黨與自長慶寶曆之間時風
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被用時論以爲勸

崔玄亮自太常少卿爲諫議大夫朝廷以其名望宿

舊由諫議遷右散騎嘗侍

帝虛舟家有禮則父子兄弟更踐郎省時稱郎官家
韓愈爲吏部侍郎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睽然不顧
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
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爲事

薛廷老爲刑部員外累遷至給事中當官舉職不求
虛譽侃侃於公卿之間甚有風望

王翊太原人少以門蔭仕進性謙柔不競名利爲左
散騎常侍代宗卽位日爲純臣尤重之

宇文籍太和初爲諫大夫而專掌史籍簡澹與人少

合耽翫經史專精於著述風望峻整爲時推重
孟簡爲工部侍郎夙擅時名士流推重及居大列風
望愈高或顯級華資有缺者當時公議必僉屬簡未
幾代崔群爲戶部侍郎是官有二員其判使案別居
一署謂之左戶元和以還號爲清重之最宰輔登用
多由此而去故群入相以簡代焉

王質爲諫議大夫風度厚重道直言正時輩推許
後唐蕭頊初入梁歷給諫御史中丞禮部侍郎知貢
舉有能名

漢劉勗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案吏有風稜人稱爲能

才智

夫三臺西掖典掌九重詔令彙典咸出於茲故有道
藝淵通機用周敏風力幹局顧問會旨叅決朝議剖
斷民事應對條暢敷奏精密兼領衆職曾莫留滯練
識舊體訖無尤違矧屬軍國多務書牘填委凡所諮
稟克究事端應變若神舉無遺策至於該覽百氏損
益萬樞雖日坐曹不廢接待用能服其時輩藹茲令
譽稱王言之攸奠見人爵之斯從加以操履不渝諒
直是守贊其政柄誠無媿焉

漢金安上字子侯少爲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

後漢耿國字叔慮

東觀記作憲

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

為黃門侍郎應對左右帝以為能遷射聲校尉

鄧壽為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嘗獨進見章帝奇其

智策擢為京兆尹

尹勲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桓帝召勲

分衆職甚有方畧封宜陽卿侯

魏王粲為侍中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

各為魏相卿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蜀費禕為尚書令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

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

呂乂為尚書代董允為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

乂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靜少言為政簡而不煩號

為清能

吳孫丞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後主內侍多

得罪尤惟榮丞獨獲全嘗使二人記事丞答顧問乃

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顧榮儔

也薛瑩初為先祿大夫天紀四年晉軍征吳後主奉書

請降瑩既至雒陽將先見叙為散騎嘗侍答問處當

皆有條理

于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
以亡者何也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

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薛瑩各以狀對

晉石崇為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徐邈為中書舍人遷常侍侍郎莅官簡惠達於從政論議精密當時多諮稟之觸類辨釋問則有對

杜預為度支尚書在位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宋劉穆之在晉為尚書左僕射領選前將軍丹陽尹高祖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大尉留府轉穆之

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尹領選如故甲仗

五十人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奏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堦滿室日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內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又言談賞笑引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間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較定墳籍

顧琛為軍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遺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後帝宴會有後魏歸人在坐帝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答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夫言及琛詭對帝甚喜

南齊王儉爲左僕射領選太子少傅國子祭酒衛將軍丹陽尹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勞無留滯

梁范雲爲吏部尚書任守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對如流無所擁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咸服其明瞻

徐勉爲吏部尚書旣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克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諱

朱异大通元年遷散騎常侍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

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勅誥書並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詢詳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後魏裴脩孝文時爲中大夫兼祠部曹司職主禮樂每有疑議脩斟酌故實咸有條貫

北齊陳元康遷陵臺都官郎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

後周宇文深為散騎當侍深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在近侍每進籌策

蘇亮為中書監領著作脩國史亮有機辨美談笑太祖甚重之所有籌議率多會旨

隋劉子翊高祖大業中為治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辨析多出衆人意表

高構字孝基為戶部侍郎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瘵又聾嫁之不售嘗採樵于野為人所犯而有孕遂生

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曰母不能言窮理絕寃察風俗通云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所

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為姓尋遷雍州刺史以明斷見稱

唐劉林甫武德初為內史舍人時兵機繁速庶事草創高宗委林甫專典其事以才幹見稱

溫大有字彥博大雅弟也為中書侍郎敷奏明敏為當時所稱先大雅卒朝廷每追惜之

杜如晦慷慨有大節臨機能斷太宗為秦王奏為王府屬尋領行臺兵部郎中每從征伐軍國多務如晦

剖斷如流為談者所服

馬周為給事中尋轉中書舍人在位數陳得失周有

機辨能敷奏深識事端故動無不中

魏元崇為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河北數州兵機悉
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竒之遷夏官侍
郎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五十八 十二月三十日校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五十九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 孫以敬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臺省部 三

公正

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
正人何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所謂言必忠信行必謹厚施於家邦無所不可苟
異於是則人雖服從身亦弗理矧乎著位南宮比喉

機辨能敷奏深識事端故動無不中

魏元崇為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河北數州兵機悉
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竒之遷夏官侍
郎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五十八 十一月二十日校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五十九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 孫以敬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臺省部 三

公正

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
正人何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所謂言必忠信行必謹厚施於家邦無所不可苟
異於是則人雖服從身亦弗理矧乎著位南宮比喙

册府元龜 臺省部

卷之四百五十九

乙

舌之象恪居中憲號耳目之官固當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寅奉一人威肅百辟若衛之子魚漢之汲黯唐狄仁傑之儔皆可以同傳矣

漢張敞以數上書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

守正不阿也

孔光為光祿勳領尚書事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

著進官蚤成蚤古早字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

自守亦其執然也

後漢宋均明帝時為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刪翦疑事帝以為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

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黄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喜其不撓即令貫郎

樂恢為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雒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行刺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憲兄弟夏陽侯環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已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而立人之朝乎

韓稜為尚書令和帝即位侍中竇憲使人刺殺齊殤

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稜上疏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奸臣所笑竇太后怒以切責稜固執其義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曰太后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稜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爲大將軍威振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誂下交不瀆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爲城旦

邳壽爲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卽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咨引王莽以誠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

張霸爲待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爲友霸逡巡不答衆人笑其不識時務

李克爲侍中大將軍鄧騭嘗置酒請克賓客滿堂酒

酈騭詭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
奇偉以輔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克乃爲陳海內隱
君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克抵
肉於地曰說士猶耳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
汝南張孟舉往讓克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
未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
孫者也克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爲子孫
之計由是見非於貴戚

劉矩爲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勢以是失大
將軍梁冀意出爲嘗山相

楊厚爲侍中順帝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
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答

左雄爲尚書令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尚書舉
旣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
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
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奏吾乃
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

張陵爲尚書桓帝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
劔入省陵呵叱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劔冀跪謝陵
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

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羊陟爲尚書令時太尉張顯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大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監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
刁韞爲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

何栩爲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

橋玄靈帝時爲尚書令時大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爲南陽太守臧數億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

趙戡字叔茂爲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克臺閣戡拒不聽卓怒召戡欲殺之觀者皆爲戡懼而戡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

荀彧爲尚書令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彧有稱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彧以君當事不可不以其爲議郎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衆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

魏陳群轉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
杖名義不以非道假人

賈逵爲諫議大夫時太祖終於維陽逵典喪事時鄢
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
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
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

何夔魏國初建拜尚書僕射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
與夔不合尚書傳選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子友毛
玠等儀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爲不義適足害
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

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僞敗

杜恕爲散騎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
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嘗引綱
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

蘇則爲侍中與董詔同僚詔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
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辛毗爲侍中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
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
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少降意和光同塵不然
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

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耶蜀羅憲字令則爲尚書吏部郎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恚左遷巴東太守

吳紀陟爲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

晉辛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卽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

崔洪自尚書左丞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郝詵代已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卻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文立巴郡人爲散騎當侍蜀故尚書犍爲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重其人

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

甄德爲侍中時河南尹庾純先坐事免後復爲散騎嘗侍後將軍荀汲於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德進曰孝以顯親爲大祿養爲榮詔赦純前愆權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召不俟駕之日而後將軍汲以私議貶奪公論抗言矯情誣罔朝廷宜加貶汲坐免官

傅咸爲左丞多與楊駿箋諷切之駿意不平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自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充厲爲聲故致忿耳安可恠恠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卞粹惠帝初爲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左軍將

軍

華廙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尹韓壽因託賈后求以女配廙孫陶廙距不許后深以爲恨故遂不登台司

王戎爲司徒免官惠帝反宮以戎爲尚書令旣而河間王顥遣使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與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

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旃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策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戎僞藥發墮廁得不及禍王衍爲中書令時齊王冏有興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爲之拜衍獨長揖焉
裴楷爲侍中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楷不與之交

劉頌爲吏部尚書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倫黨張林聞之

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秀等推崇論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后避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色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

劉喬爲散騎常侍時齊王冏爲大司馬初嵇紹爲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稽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

稽紹元康初爲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拒而不答及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

荀晞爲尚書左丞廉察諸曹八坐以下皆側目憚之

荀緄爲尚書秉機平正直道而行是時内外公卿大夫莫不敬憚焉

劉敞字長叔爲尚書左丞正色在朝三臺清肅

邠鑒鎮合肥時王敦有逆謀甚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王敦相見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耶鑒曰擬大必於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

鑒曰大丈夫旣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覩顏天壤耶荀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敦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譖毀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邠道徵儒雅之士名位旣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

卞壺爲右將軍給事中尚書令成帝卽位群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之乃輿疾而至壺與庾亮共叅機要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邠鑒壺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

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
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壺斷裁切直不畏強禦皆此
類也壺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己任勤於吏事欲軌正
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爲諸
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而
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常無關泰嘗如合瓦石不
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弘恢風流相尚執鄙吝者
非壺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
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爲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
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

孔愉爲尚書左僕射讓稟賜表指言姦暴威震王導
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姦吏擅威暴人肆靈
爲患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
將以趙裔爲護軍愉謂導曰中興已來處此官者周
伯仁應思遠年令誠之才豈以趙裔居之邪導不從
其守正如此由是爲導所銜

孔坦爲尚書郎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
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棄官
歸會稽

王恂爲僕射太子少傅王雅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珣

不許之因冒雨不拜

韓伯爲侍中陳郡周勰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老莊脫犯名教伯領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能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者矣與夫容已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

范甯爲中書侍郎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踈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覓那甯不信卜占固請行

阮种爲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已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爲駁議事皆施用遂爲楷則

郗隆字弘始嘗亮有匪躬之節初爲尚書郎轉左丞在朝爲百僚所憚

徐邈爲散騎常侍謝安薨論者或有異同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進謝石爲尚書令玄爲徐州邈後爲中書侍郎邈嘗詣東府遇衆賓沈湎引滿誼譁會稽王道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脩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

范泰爲中書侍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專權內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惟籤元顯而已泰建言以爲非宜元顯不納

宋蔡廓爲御史中丞時中書令傅亮寄任重隆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每諮廓然後施行亮意若不有同廓終不爲屈

王惠爲吳興太守少帝卽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其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卽拜雖事異而意同也

何尚之爲侍中領尚書令秉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旣以致怨亦以此見稱

王球爲吏部尚書球公子簡貴素不交游筵席虛進門無異客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並執重權頃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

南齊王琨在宋爲散騎嘗侍廷尉虞劼議社稷合爲一神琨案舊糾駁時劼深被親寵朝廷歎琨強正太祖卽位加侍中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謂信人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用復奪之遂不過其事

蕭惠基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
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焉

張緒爲散騎嘗侍領本州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
興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藉不當執不許晃遣書
佐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使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
得見逼

謝淪爲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
報淪淪與客圍基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
齋卧竟不問外事明帝卽位淪又屬疾不知事蕭謨
以兵臨起之淪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

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
興席滂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晏以爲已之力觴
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座罷晏呼淪共載還令省欲
相撫悅淪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劔淪
謂之曰身家大傳裁得六人若何事頓得二十晏甚
憚之謂江祐曰彼上人者難爲訓帝加領右軍將軍
梁江革爲度支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
非其人革性強直每至朝宴常有褒貶以此爲權勢
所疾乃謝病還家

到洽爲尚書吏部郎請託一無所行爲尚書左丞準

繩不遘貴戚尚書省賄賂莫敢通

江蒨為吏部郎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自遇在

位者並宿士敬之唯蒨及王規與抗禮不為之屈

羊侃為都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

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牀非闍人所

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

孔休源為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

謝舉為尚書令時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

好聚眾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

宴王欲取舉憤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

拂衣而退王屢召不及甚有慙色焉

陳孔奐為尚書倉部郎遷儀曹侍郎時左民郎沈景

為飛書所謗將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憂懼奐延議理

之竟得明白

蕭弘為始興王諮議參軍兼金部侍郎性抗直不事

權責左右近臣無造請高宗每欲遷用輒為用事者

裁抑焉

後魏東阿縣公元順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時三公

曹令史朱暉案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為廷尉

評頻煩託順順不為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

雍聞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
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之身天
子之子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
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髮俱張仰面看屋
憤氣奔涌長歎而不言久之搥一白羽扇徐而謂雍
日高祖遷宅中土朔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
朱暉小子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旣先皇
同氣宜遵成旨自有短垣而復踰之也雍日身爲丞
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日庖人雖不治
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
選事順又厲聲日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
笑而言日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
室與之極飲順亢執不撓皆此類也

穆紹爲侍中領本邑中正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
罕接賓客希造人門領軍元叉當權燠灼曾往候紹
紹迎送下階而已時人歎尚之紹加儀同三司領左
右侍中元順與紹同直順嘗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
而起正色讓順日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
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喻乃起
高允爲中書侍郎關官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

召百司於都堂王公已下望庭畢拜允至獨升階而揖

羊祉爲光祿大夫當官不憚強禦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

于忠爲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時北海王詳爲太傅錄尚書事忠每以鯁氣正辭爲詳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于世自有定分若應死于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帝以忠爲列卿令解左右聽其讓爵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

封回爲都官尚書時滎陽鄭雲詣事長秋卿劉騰貨騰紫纈四百匹得爲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暮往詣回坐未定謂回曰我爲安州卿知之否彼土治生何事爲便回答之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畧以濟百姓如何見造而問治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媿失色

賈秀爲中書侍郎加安遠將軍時丞相乙渾擅作威福多所殺害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渾曰公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非庶族

所宜若假竊此號當必自咎秀寧死於今朝不敢笑
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爲之振懼而秀神色自若
渾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書太醫給事楊惠富臂作
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
遂得免難秀正色守正皆此類也
和其奴爲尚書左僕射與河東王閭毗太宰嘗英等
並平尚書事在官慎法不受私請
慕容白曜爲比部尚書在職執法無所阿縱
李冲爲南部尚書冲從甥陰始孫孤貧往家冲家至
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馬於冲始孫輒受而不爲
言後假方便借冲此馬馬主見冲乘馬而不得官後
乃自陳始末冲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歎奏始孫坐
罪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累遷尚書僕射
冲明白當官奉國爲已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
游肇爲右僕射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論
叙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
干請終無迴挽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領軍元乂之
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
於時群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
下署

盧同爲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皆七八
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續
同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兼褒
同在公之績
甄深爲黃門侍郎親識有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謚耽
學守道不悶予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
自媒銜

高道悅爲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強禦
楊機爲度支尚書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已爲
時所稱

崔光爲侍中延昌四年正月迎立孝明後二日廣平
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動禁
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三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
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
振杖引漢太尉趙熹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
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壯光理義有據聲淚俱止云
侍中以故事裁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
致謝

北齊宋游道初仕魏爲左右兵部尚書令臨淮王彧
譴責遊道遊道乃執板長揖曰下官謝王暉不謝王

理卽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頗有表云僞梁廣發士卒來圍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卽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爲身無憂國之意所謂不合其罪不科彧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東議抑揚無所迴避宮掖不急之費大存減省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展帝亦深倚杖之

雀劫累遷中書令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劫二子拱撫並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劫曰拱撫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外藩有損家代劫曰立身以來耻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

後周柳慶爲民部尚書威儀端肅樞機明辨太祖每

部郎中臣薛琬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自北海入繼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幕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徃討趣惡如狐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僚乃欲爲私害政爲臣此言或肆更甚臣旣不佞干犯貴臣乞解卽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或亦言臣忝冠百僚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勅聽解臺郎後除司州治中從事復爲尚書左丞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齎金冊府元龜

臺省部
公正

卷之四百五十九

二十一

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如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

高嶼爲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迴避時咸畏憚之

高隆之爲尚書右僕射時初給民出貴勢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啟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

張雕世祖時爲假儀同三司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欲立功効以報朝恩論

發號令常使慶宣之慶天性抗直無所迴避大祖亦以此深委仗焉

崔猷爲司會中大夫明帝遺詔立武帝晉公護謂猷曰今奉遵遺旨君以爲何如對曰殷道尊周道親今朝廷旣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事雖不行時稱守正裴漢爲司路下大夫天和中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權縉紳等多諂附之以圖仕進惟漢直道自守故八年不徙職

裴俠爲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典錢物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遭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自言隱費錢五百萬

薛端爲吏部郎中性強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文帝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實相副

顏之儀爲御史大夫屬官宣帝嗣位政刑日亂開府于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幸當權謂義不利於已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時臣曰于義謗訕朝廷也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

隋趙賢通初仕後周武帝爲御史大夫與宗伯斛

斯徵素不協徵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急賢通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波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爲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賢通卒不言功陸彥師初仕北齊爲中書黃門侍郎以不阿宦者讒出爲中山太守

柳雄亮高祖時爲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

宇文弼爲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爲百僚所憚

梁毗爲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見楊素貴寵擅權百僚震懼因上封事極言之時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左丞李綱而已後高祖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也

郎茂爲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蕪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瞻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之

柳彧爲屯田侍郎時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

顏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
不易居父之戟樂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
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顏聞而
歎服謂正色不殺也魯公卿所憚及煬帝幸
廬楚爲左司郎當朝正色甚爲公卿所憚及煬帝幸
江都東都官僚多不奉職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
唐蘓珣則天朝爲右司郎中時御史王弘義附託來
俊臣構陷無罪朝廷疾之嘗受詔於虢州採木役使
不節丁夫多死珣接奏其事弘義竟以坐黜珣尋授
給事中

李至遠天后時李昭德薦爲天官侍郎不諂昭德謝
恩昭德怒奏黜爲壁州刺史

王求禮爲左拾遺則天朝孫萬榮寇陷河北數州河
內王懿宗擁兵不敢進比賊散懿宗奏請族誅滄瀛
等州百姓爲誑誤者求禮廷折之曰此百姓等素無

生拾遺主

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因賊畏懼苟且從之今請殺
切將違背天道而懿宗擁強兵數餘萬聞賊將至輒
退走保城池罪當誅戮今迺移禍於草澤誑誤之人
以求自免豈是爲臣之道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官
百姓群官諤然謂之切當遂令魏州刺史狄仁傑克

使安撫

宋璟爲鳳閣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長安中張易之誣構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之說將入於御前對覆惶惑迫懼璟謂曰各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醜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說感其言及入遂保明元忠竟得免死神龍元年遷吏部侍郎中宗嘉璟正直仍令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復言朝廷得失尋拜黃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嘗請託於璟璟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岑羲神龍元年爲中書舍人時武三思用事侍中敬暉欲上表請削諸武之爲王者募爲疏者衆畏三司皆辭託不敢爲之羲便操筆辭甚切直由是忤三思意轉秘書少監

韓思復睿宗朝爲給事中活嚴善思於審寔之下拒武三思於諂附之中玄宗皇帝御筆題碑云有唐忠孝韓長公之墓

楊瑒爲戶部侍郎時御史中丞宇文融請檢察天下逃戶公卿不敢有異詞唯瑒獨建議以爲括實不利

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無幾
場出外職

相里造代宗朝爲戶部郎中永泰元年正月壬子章
敬皇太后忌辰百僚於興唐寺行香內侍魚朝恩置
齋饌於寺外之商販車坊延宰相及臺省官就食朝
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造與殿中侍御史李衍以
正言折之衍辭直而強突頗忤朝恩遂罷會

敬括爲御史大夫持重推誠於下未嘗以私害公士
頗稱焉

班宏爲刑部侍郎兼京官考使時右僕射崔寧書兵
部侍郎劉廼上下考宏正議曰今夷荒靖難專在節
制尺籍伍符不按省司夫上多虛美之名下開趨競
之路上行阿容下必朋黨因削去之廼知而謝之曰
廼雖不敏敢掠一美以邀二罪乎

邠高卿歷拾遺諫議大夫中書舍人處事不迴爲宰
相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爲兩街功德使琮
暴橫於銀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高卿立詣元載抗
論以爲國耻請速論奏載不從

盧景亮德宗朝拜右拾遺補闕居諫列與補闕穆質
皆以直稱

韋貫之憲宗初爲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機巧進至少府監蔭其子爲兩館生貫之持其籍不與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倖爲請者非一人貫之持愈堅旣而上疏陳忠義不宜汚朝籍辭理懇到竟罷去之改吏部員外郎

奚陟爲中書舍人中書省故事姑息胥徒以嘗在宰相左右也陟皆以公道遇之後爲刑部侍郎時裴延齡惡京兆尹李充有能政專意陷害之誣奏充深結陸贄數厚賂遺金帛充旣貶官又奏充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錢穀至多請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

翰陷充怨惡贄也詔許之元翰曲附延齡刻治府吏府吏到者雖無過犯皆笞決以立威時論喧然陟廼躬自閱視府案且得其實奏言據度支奏京兆府貞元九年兩稅及已前諸色羨餘錢共六十八萬餘貫李充並妄破用今所勾勘一千二百貫已來是諸縣供館驛加破及在諸色人戶腹內合收其斛斗共三十二萬石惟三百餘石諸色輸納所由欠折其餘並是淮勅及度支符牒應用已盡陟之寬平守法多如此類元翰旣不遂其志因此憤恚而卒

顏真卿爲尚書右丞代宗車駕自陝將還真卿請皇

帝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而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

楊於陵爲中書舍人時李實爲京兆尹恃承恩寵於陵與給事中許孟容俱不附叶遂爲實媒孽孟容改太嘗少卿於陵改秘書少監

趙宗儒爲司勳員外領考功事定內外百吏考績黜陟公當無所畏避遷考功郎中

鄭幹爲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事者幹採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露人服其敏識

裴佶爲尚書左丞時兵部尚書李巽兼鹽鐵使將以使局置於本行經構已半會佶拜命堅執以爲不可遂令撤之巽恃恩而強時重佶之有守

董晉爲尚書左丞時右丞元琇爲度支使韓滉所奏貶雷州司戶其責旣重舉朝以爲非罪名有竊議者董晉謂宰臣劉滋齊映曰元左右丞忽有貶責未知罪名用刑一濫誰不危懼假有權臣騁志相公何不奏請三司詳斷之去年關輔用兵時方蝗旱琇總國計

夙夜憂勤以贍給師旅不增一賦軍國皆濟斯可謂國之勞臣也今此播逐恐失人心人心一失則有聞鷄鳴起舞者矣竊爲相公痛惜之滋映但引過而已給事中袁高又抗疏申理之混坐以朋黨寢而不報許孟容爲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於德宗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請遷本曹郎中

楊綰爲吏部侍郎典選公平時元載秉政公卿多附託之綰孤立中道清貞自守未嘗私謁載以綰雅望高外示尊重心實疎之

孟簡爲倉部員外郎屬順宗登極王叔文竊政驟爲戶部侍郎簡爲其屬中立正色挺然不附叔文心思之而不敢退黜言於宰相常執誼換刑部員外郎韓臯爲尚書左丞時王叔文專政臯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處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臯從弟畢幸於叔文以告之故出臯爲鄂岳觀察使

王源中爲左補闕時與禁軍者不循法度至有臺府人吏皆爲追擒源中上疏曰夫臺憲者紀綱之地府縣者責成之所設有罪犯宜歸司存安有北軍勢重

於南衙輦下權傾於仗內乞還法司庶守職分憲宗
可其請改侍御史中丞曰大憲憲者監臨之職
韋處厚穆宗時爲中書舍人時張平叔以便佞詎諸
他門而進自京兆少尹不數月爲戶部侍郎判度支
平叔欲以征利中帝意以希大任以權鹽舊法爲弊
年深欲官自糴鹽可富國強兵疏利害十八條時宰
不能奪因下其議處厚於是奏議發十難以詰之帝
然後深知害人乃止平叔繇是始有踈斥之漸
韋弘景爲尚書左丞弘景素以鯁亮稱會吏部員外
楊虞卿以公事爲下吏所訕獄未能辨詔下弘景與
憲司就尚書省詳讞虞卿多朋游時多嚮附者弘景
素所不悅時已請告在筵及准詔就召以公服來謁
弘景謂之曰有勅推公虞卿失容自退

崔咸爲散騎嘗侍秘書監咸登朝歷臺閣獨行守正
時望甚重敬宗幸東都人心不安裴度以勳舊自興
元隨表入覲旣至權臣不便度復居中書京兆尹劉
栖楚輩十餘人駕肩拒之賓客持兩端者日擁其門
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求度之歡曲躬附耳而語咸
舉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屬官咕囁耳語度笑而
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者壯之

令狐楚為左僕射太和末李訓伏誅大臣從坐者八
九人京師大擾文宗夜召楚及鄭覃入決事翌日以
覃為宰相危疑之際楚多守正故為中尉仇士良所
忌遂以本官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後唐蕭頊初在唐為吏部員外郎先是張濬由中書
出為右僕射後為梁太祖判官高邵使祖蔭求一子
出身官省寺皆稱無例濬指揮甚急吏徒惶懼頃又
判云僕射未集郎官未赴省上指揮使曹公事俱非
南宮舊儀濬聞之慙悚致謝頃繇是各振梁祖亦加
獎之

蕭寂仕梁為吏部郎中復判南曹吏畏其明人賞其

正

劉贇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贇性雍和與物無忤君
官畏慎人若以私干之雖權豪不能移其操

崔堯為尚書左丞素與崔彥融善彥融嘗為萬年令
堯謁於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書題皆賂遺中貴人
堯知其由徑始惡其為人及除司勳郎中堯為左丞
通刺不見堯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敢見宰相知
之改楚州刺史卒於任

趙鳳為員外郎充翰林學士會明宗置端明殿學士

鳳與馮道俱任其職時任園爲宰相恃明宗舊恩行事無邊幅爲巧宦者所傾以至罷相歸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叛明宗親征未及鄭州巧宦者謂安重誨曰此失權者三四人在外地如朝夕未能破賊被此輩陰結狡徒爲惠非細乃指任園在滏陽卽日馳驛賜園自盡旣而鳳知之哭謂重誨曰任園義士肯造逆謀以讐君父乎公如此濫刑何以安國重誨笑而不責

晉裴皞爲工部尚書舍相國寺宰臣桑維翰謁之不迎不送或問之答曰皞見維翰於中書則庶寮也維翰見皞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時人重其耿介

盧詹歷兵部侍郎左丞工部尚書詹剛直議論不避權貴執政者常惡之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五十九 十一月三十日

冊府元龜

臺省部

卷之四百五十九

十一

桑通書不實行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六十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戴國士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 較釋

臺省部 四

正直

夫一言以蔽在於無邪明神介福本乎好直故臣之事君非可以載偽也已錄漢氏而下居臺省者皆為天子從官或處喉舌之地專典乎出納或侍帷幄之內拾遺於左右而能勵骨鯁之操蘊貞諒之志臨大

節而有守膺切問而無諂據經持正犯顏竭慮罔避
權倖以効誠懇斯蓋服膺善道中立不倚之徒歟至
有斥遠於外抗心罔移感職而死遺風可挹信乎耿
介方直之士皆人君之所欲得而臣也

漢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為郎中

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

言年老矣何乃自為郎也且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

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

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每時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

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帝曰何也

已猶耳也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大父祖父也善李牧

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帝既聞廉頗李

牧為人良說良善也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大說廼拊髀曰髀音嗟

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王臣

恐懼之言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怒起入禁中

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乎何不間隙之處而言唐

謝曰鄙人不知忌諱

東方朔武帝時為中大夫雖詼笑詼嘲戲也詼笑謂嘲謔發言可笑也

詼音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帝常用之

陳咸年十八以父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

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

王章字仲卿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

名敢直言

孔光為光祿勳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凡典樞機十餘

年守法度脩故事帝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

不希指苟合

希旨希望天子之旨意

平當以明經為博士成帝時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

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

傳讀曰附

王閔為侍中哀帝置酒麒麟殿董賢父子親屬宴飲

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帝有酒所

言酒在

從容

視賢笑

從音千容切

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

迺高祖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

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帝默然不說左

右皆恐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宴

龔勝為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

是逆上指

繇與由同

後漢馮勤為郎中給事尚書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闞

楊楊素有譏議光武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

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

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

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

戴憑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光武謂憑曰侍中當規

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

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

下納膚受之愬逐致禁錮以是為嚴帝怒曰汝南子

欲復黨乎憑出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

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

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

郎將以侍中兼領之

鍾離意為尚書僕射顯宗性褊察朝廷爭為嚴察以

避誅唯意猶取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

之會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帝見司

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答之意因入叩頭過誤之失常

人所容若以懈慢為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

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

貫郎

朱暉為尚書僕射元和中尚書張林上言均輸暉奏

言不可施行後陳事者復述前議章帝以為然暉言

非所宜行帝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

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

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
 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
 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
 不可而順肯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
 待死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劾奏暉帝
 意解寢其事當共坐申屠剛為尚書令謇多直言無所屈撓願以小罪
 宋均明帝時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帝旨均嘗
 刪剪疑事帝以為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
 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

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
 善其不撓即令貸郎

鄧壽章帝時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
 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
 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誠國家

陳禪為諫議大夫西南揮音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

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永寧二年充會作之於庭安帝
 與群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曰帝王之庭不

宜作夷狄之樂尚書陳忠請禪下獄詔勿收之
 傳翻為諫議大夫性諒直數陳讜言

虞承爲諫議大夫雅性忠謇在朝堂犯顏諫諍終不曲撓

李法和帝時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以爲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爲庶人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

周舉爲尚書陽嘉二年大旱順帝下策問舉因奏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得失舉等並對以爲宜慎官人去斥貪污離遠佞邪修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爲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群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忘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

宋登順帝時爲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

陳龜爲尚書梁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桓帝不省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爰延爲侍中桓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

也對曰陛下爲漢中王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嘗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劉淑遷侍中桓帝朝上疏以爲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

劉儒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爲任城相

桓彬桓帝時爲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忤左右出爲許令

劉陶靈帝時爲侍中以數切諫爲權臣所憚徙爲京兆尹

楊奇爲侍中靈帝常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傅燮字南容爲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對曰昔冒頓

至逆也樊噲爲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
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
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
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
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爲之騷動陛下
卧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
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
居此地說文曰衽衣衿也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
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
是不忠也帝從燮議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
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

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
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北城門校許延致殷勤
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嘗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
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燮豈求
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
何休靈帝時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
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

魏和洽魏國初建爲侍中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
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末案實其事罷朝太

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歛

望此拍君臣思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

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勲高祖每在屈筭二相

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此求實之

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

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

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

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

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

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合玠

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

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

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

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爲君之誠也

崔琰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

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

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

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

然歎息

桓階爲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淄侯植有寵階數陳

文帝德優齒長宜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又毛玠徐弈以剛蹇少黨而爲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保全其將順規救多此類也衛臻文帝爲魏王時爲散騎常侍及踐祚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授禪之義稱揚漢美帝數日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後明帝時爲右僕射加光祿大夫是時明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少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群臣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

杜畿爲河東太守徵爲尚書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帝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左右顧而失色

辛毗爲侍中從文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爲之稀出

蘇則爲侍中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城通使煥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

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卽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

陳矯爲尚書令明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又車駕當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何欲之帝曰欲案行文書爾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許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某郡守雖後日限在前帝取事視乃釋遣出

虞毓爲侍中青龍中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明帝不悅毓進曰臣聞明君則臣直古之聖王怒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

孫禮爲尚書明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穀貴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竒其意而不責

蔣濟爲散騎宮侍明帝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
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
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旣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
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
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
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
遣追取前詔

蜀後主卽位董允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
兵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允處事爲防制甚盡規救之
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
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冝增益終執不聽後
主益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
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佐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
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
吳闢澤領中書時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
辟或以爲冝加焚烈用彰元惡大帝以訪澤澤曰盛
明之世不冝復有此刑帝從之

是儀爲侍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按郎呂
壹誣曰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大帝怒收嘉繫獄
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

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爲之屏息儀對曰
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
臣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帝
遂舍之嘉亦得免
晉裴楷爲侍中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武帝嘗
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
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堯舜者但以
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
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爲言帝乃出充充
納女於太子乃至
樊建爲給事中武帝問諸葛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
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得此
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
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馬唐所謂
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
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劉毅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
喜色百官將賀毅獨張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
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聚至周幽王禍釁
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

禮詔報曰政德未脩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表以爲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議以爲龍體旣蒼雜以素文意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妖異以擬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爲潛皆失其意潛之爲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詔不聽後陰氣解而復合毅上言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

胡威爲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

和嶠爲尚書愈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入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惡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不答後與荀顛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旣奉詔而還顛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退居常懷慨歎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及惠帝卽位拜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

光祿大夫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
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
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
山濤爲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濤中立於朝晚值
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
文立爲散騎嘗侍時西域獻馬武帝問立馬何如對
曰乞問太僕帝善之
周顛爲左僕射元帝讌羣公於西堂酒酣從容曰今
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顛因醉厲聲曰今雖同
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
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顛曰近日之罪固知
不至於死

孔坦爲侍中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
同家人坦每切諫帝旣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
憤以國事爲已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已長
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
尉
顧和爲尚書令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撓穆
帝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内史叔涇令陳幹殺之
有司以尚違法糾黜詔原之和重奏曰尚先劾姦賊

罪入甲戌赦聽自首減死而尚近表云幹苞藏姦猾
輒收行刑幹事狀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督按尚蒙
親賢之舉荷文武之任不能爲國惜體平心聽斷內
按小憾肆其威靈遠近怪愕莫不解體尚奈外屬宥
之有典至於下吏宜正刑辟尚書太后舅故寢其奏
孔嚴哀帝時領尚書時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塘以水
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施私
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厨食皆應
減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厨膳
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所裨益

高崧爲侍中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
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蝕也

宋鄭鮮之爲都官尚書鮮之爲人通率在武帝坐言
無所隱時人甚憚焉

蔡興宗爲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由是失旨後
遷尚書右僕射文帝謂興宗曰諸處未定殷淡已復
同送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
無以辨今商旅斷絕而未甚豐四方雲合而人情更
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
公云旣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版築

興宗言之不已帝曰如卿言興宗轉掌吏部時孝武
方盛淫宴謹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
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媢尚書僕射顏師伯謂
議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
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
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
負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卽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
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爲今日復安用此
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滎陽王卽
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校也不從

沈懷文爲侍中世祖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
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
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
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
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謂不可由是得息

王曇首爲侍中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
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幣不肯開門尚
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繼啟
曰旣無墨勅又闕幡幣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元
年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

正直

為非禮但既據舊史應有疑却本未會無此狀猶宜
及咎其不請白虎幡銀字牒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
承之失亦合紕正帝特無所問更立科條
王球文帝時為尚書僕射時羣臣詔見多不即前卑
踈者或至數十日大臣亦有十餘日不被見者唯球
輒去未嘗止停

何尚之為尚書右僕射時吏部尚書庾炳之領選既
不緝眾論又頗通貨賄炳之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
秦主容令史周伯齊出炳之宅諮事秦能彈琵琶伯
齊善歌炳之因留停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

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帝於炳之素厚
將恕之召門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太祖乃可有
司之奏免炳之官

袁顛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
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失孝武微有廢太子立子鸞
之意從容頗言之顛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
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出毀顛又陳慶之
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顛慶之亦
懷其德

南齊王琨初任宋為光祿大夫時中領軍劉劭晚節

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已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為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為人望才譽勛不及也近聞加侍中為快快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子未易輕擬其梗直如此虞愿初仕宋為通直散騎侍郎時明帝以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餐粲在座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又帝好圍碁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

何戡為侍中高帝欲轉戡領選問尚書令褚淵以戡資重欲加嘗侍淵曰宋世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戡相似頓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嘗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戡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為少乃以戡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

王晏為吏部尚書永明八年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手勅問之晏啟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

可居此職帝乃止

謝瀹為吏部尚書高宗廢鬱成王後讌會功臣上酒
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從
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為已力帝大笑解之座罷晏呼
瀹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
處晏初得班劍瀹謂之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
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憚之
梁江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
尚書詳擇施行焉

袁昂為尚書令昂在朝睿愕世號宗臣昭明太子卒

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權為
皇太孫雖不見用擅嚴朝野

許懋為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
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學士草封禪欲行懋以為不可
因建議言之拜充中庶子

陳蔡凝為尚書吏部侍郎高宗嘗謂凝曰我欲用義
興主壻錢肅為黃門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對曰帝
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言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
須人門兼美惟陛下裁之高宗默而止肅因而有憾
令義興主譖之於高宗尋免官遷交趾頓之還為黃

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會羣臣歡甚將移讌於弘範宮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卿何爲者凝對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

孔奐爲侍中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摠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高宗高宗將許之奐乃奏曰摠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摠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卽如卿言誰當居此奐

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性敦敏可以居太子詹事奐又奏曰宋朝范曄卽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後主固爭之帝卒以摠爲詹事由是忤旨其梗正如此

後魏高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史後以經授恭宗及浩之被收也允直於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恭宗入奉太武命允參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爲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旣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

慎臣所悉雖與浩同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太武召允謂曰國書皆雀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摠裁而已至於註疏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忤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讀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逃亂帝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

以實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勅允為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參乘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官意

屬休明之會應弓旌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尸素
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鑒戒
今之所以觀徃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
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爲殊遇榮耀當時孤負聖
恩自貽灰滅卽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
棟梁之重在朝無謬誤之節退私無委迤之稱私欲
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
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
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
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容稱歎

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宮尊旨者恐負翟黑子也

翟黑子

子事見奉使受賂門

孫紹爲給事中門下錄事朝廷大事好言得失遂爲
世知

荀頹孝文時爲都曹尚書方正好直言雖文明太后
生殺不允頹亦言至懇切未嘗阿諛李訢之誅也頹
並致諫太后不從

李罔爲度支尚書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孝文彈駁
公卿無所迴避百寮皆憚之帝常加優禮

元正爲黃門侍郎茹皓以白衣侍直禁中稍被寵接

宣帝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皓奮衣將昇正切諫而止

北齊崔昂魏孝靜帝時爲尚書左丞武定六年甘露降於宮闕文武官僚同賀顯陽殿魏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愔等曰自古以甘露爲瑞漢魏多少可各言往代所降之處德化感致所由次問昂昂曰案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天則甘露降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爲戒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帝爲歛容曰朕旣無德何以當此

崔暹天保未爲右僕射文宣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何所妨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或醉多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社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

後周宇文孝伯爲小豕宰宣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奉先帝遺詔不許濫傷骨肉齊王陛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也帝不懌因漸疎之

隋蕭吉仕周爲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

諫帝不納

何妥開皇初爲通直散騎常侍時納言蘇威嘗言於高祖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爲帝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而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帝甚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

趙綽開皇中爲刑部侍郎每有奏獻正色侃然高祖

嘉之漸見親重

高穎爲尚書左僕射時太子勇失愛於高祖潛有廢立之志謂穎曰晉王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穎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帝默然而止元巖字君山爲兵部尚書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奉議侃然正色廷諍面折無所迴避高祖及公卿皆敬憚之

盧愷開皇初除吏部侍郎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

牛弘爲吏部尚書高祖惑於邪議踈忌太子勇高祖

車駕至仁壽宮翌日御太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讒譖疑朝臣皆委故有斯問異聞太子之後弘爲此對大乖本旨劉行本爲黃門侍郎高祖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行本進諫帝不顧行本乃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豈得輕臣而不顧也乃置笏於陛而退帝謝之而原所答者

長孫平爲工部尚書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憤者高祖怒將斬之平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不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且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乃赦紹

段文振大業中爲右光祿大夫時兵曹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煬帝帝弗納

蘇威爲納言從幸遼迴車駕次太原威以盜賊不止勸煬帝還京師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從之竟用宇文述等議往東都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規正甚

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之威曰臣非職事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

李桐客爲門下錄事大業末煬帝幸江都時四方兵起謀欲徙都丹陽召百僚會議公卿希旨俱言江左黔黎皆思望幸巡狩吳會勒石紀功復禹之跡今其時也桐客獨議曰江南卑濕地狹州小內奉萬乘外給三軍吳人力屈恐不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之福御史奏桐客謗朝政僅而獲免

唐李綱爲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綱以太子建成漸狎無行之徒有猜忌之謀不可諫止頻乞骸骨高祖慢罵之曰卿爲潘仁長史何乃羞爲朕尚書且建成在東宮遣卿輔導何謂屢致辭乎綱頓首陳謝曰潘仁賊也誠在殺害每諫便止所活極多爲其長史故得無愧陛下功成業泰頗自矜伐臣以凡劣才奉元凱所言如水投石安敢久爲尚書兼以愚臣事太子所懷鄙見復不採納旣無補益所以請退高祖謝曰知公直士勉弼我兒於是擢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並如故

魏徵貞觀二年爲尚書左丞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驗無狀彥博奏曰徵爲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雖情在無私亦有可責帝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以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其年侍御史張玄素奏慶州樂蟠縣令叱奴騶盜用官倉推逐並實帝令斬決中書舍人楊文瓘奏據律不令死帝曰倉糧朕之所重若不加法恐犯者更多尚書右丞魏

徵對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多將法外畏罪且後有重者又無以加之其年太宗謂侍臣曰人皆以祖孝孫爲知音今其所教聲曲多不諧韻此猶未至精妙人亦以許崇爲良醫全不識藥性魏徵對曰陛下生平不愛音聲今忽爲教女樂差舛責孝孫臣恐天下怪愕帝怒曰卿是朕腹心應須進忠直何乃附下罔上爲孝孫分疏溫彥博等拜謝徵與王珪進曰祖孝孫學問立身何如白明達陸下平生禮遇孝孫復何如白明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可信臣恐羣臣衆庶有以窺陛下者帝意乃解

權萬紀太宗時爲尚書左丞梗言廷諫公卿莫不憚之

顏相時師古之弟亦有學業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有諍臣之風

狄仁傑爲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懼仁傑奏之請付法寺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爲忠貞將來之誠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王及善則天時爲內史時御史中丞來俊臣常以飛禍陷良善自侯王將相被其羅織受戮者不可勝計後俊臣坐事繫獄有司斷以極刑則天欲捨之及善奏曰俊臣兇狡不軌所信任者皆屠販小人所誅戮者多名德君子臣愚以爲若不剷絕元惡恐搖動朝廷禍從此始則天慰納之

張柬之聖曆初爲鳳閣舍人其年突厥默啜表言有女請和親天后盛意許之欲令淮陽郡王廷秀娶其女東之奏言古無異子求夷狄女以配中國王者頗忤旨出爲合州刺史

姚元崇爲夏官侍郎萬歲通天二年則天謂侍臣曰

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等推勘相牽咸自承服
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枉濫更使近臣就獄
根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朕不以爲疑即可其奏自
周興來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逆者然則已前就戮
者不有冤濫耶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
家者皆是枉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爲功天下號爲
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自
亦不保何敢輒有動搖被問者若翻又懼遭其毒手
將軍張虔最李安靜等是也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
鋤誅兇豎朝廷又安今日已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

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狀但收
掌不須推問若後有徵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
告之罪則天大悅曰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
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其日使高品管送銀千
兩賜之長安四年爲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
又上言相王知兵馬不便臣非惜死但恐不益相王
詞旨懇至則天深然其言遂改爲春官尚書

李嶠則天朝爲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狄仁傑
李嗣真裴宣禮等奏請誅之則天使嶠與大理少卿
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

並欲依俊臣所奏嶠固爭之曰豈有知其枉濫不為申明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德裕等遂與嶠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為潤州司馬

盧藏用為左拾遺時則天造興泰宮於萬安山藏用上疏諫之言甚懇切

蘇珣則天時為右肅政臺御史大夫時有詔白司馬坂營大像費用巨萬億珣以妨農上疏切諫則天納焉

薛登天授中為左補闕時選舉頗濫登上疏諫文辭博瞻事竟不行

李邕則天朝為右拾遺時御史中丞宋璟庭奏張昌宗兄弟有不順言請付法司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階下進曰臣觀宋璟所請社稷大望伏願陛下聽從

張說為鳳閣舍人長安三年秋麟臺監張易之與其弟昌宗權位日熾欲作難圖皇太子遂譖左肅政臺

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檢校太子左庶子魏元忠交逼密謀造飛語曰君老矣吾屬當扶太子

可謂耐久朋天后惑其言下元忠制獄引皇太子相

王旦睿宗也及諸宰相令易之昌宗與元忠對理反復

不決昌宗又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其事說初不之

知及至御前遂厲聲曰元忠實不反昌宗誣構耳天后不納竟貶爲高安尉說配嶺南

唐紹博學善三禮中宗神龍中爲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希旨請皇后爲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固爭以爲不可睿宗卽位又數陳時政損益轉給事中仍知禮儀事

張知微爲武部郎中至德二年知微奏將軍王難得不收郭英又遂令軍敗合從軍令房瑄有管樂之才不宜以小非見免御史大夫韋陟才堪輔弼久不見用言詞抗直手執諫書肅宗嘉其讜直竟不用其言

李揆至德中爲尚書舍人時宗室請加張皇后翼聖之號肅宗召揆問之對曰臣觀徃古后妃終則有謚生加尊號未之前聞景龍失政韋氏尊恣加號翊聖今皇后之號正與韋氏同陛下明聖動遵典禮豈可縱景龍故事哉帝驚曰几才幾誤我家事遂止時代宗自廣平王改封成王張皇后有子數歲陰有奪宗之議揆因對見帝從容曰成王嫡長有功今當命嗣卿意何如揆拜賀曰陛下言及於此社稷之福天下幸甚臣不勝大慶帝喜曰朕計決矣自此頗承恩遇遂蒙大用

裴佖爲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朝廷欲以含垢爲意佖抗議行誅德宗深器之前席慰勉

陸贄爲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德宗在奉天圍解之後德宗言及違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過贄對曰臣思致今日之難者羣臣之罪也贄意蓋爲盧杞趙贊等帝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此禍亂亦運如前定事不由人贄又極陳杞等罪狀及爲兵部侍郎又以宰相竇參黷貨贄又極言之繇是與參不平

賈隱林爲右散騎常侍興元元年二月奉天解圍百僚稱賀隱林抃舞因上言曰陛下性靈太急不能容忍若舊性不改雖朱泚敗亡臣亦恐憂未艾也德宗虛懷納之

陽城爲諫議大夫正直時朝議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

崔邠爲補闕嘗疏論裴延齡爲時所知

歸登爲右拾遺裴延齡以姦佞有恩欲爲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慘然曰願寄一名雷霆之下忍令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聯署

其奏無所迴避時人稱重

表高爲給事中貞元元年抗論盧杞是時德宗念杞必欲擢之宰相盧翰劉從一懼黜不敢言獨高抗議者久之時人盡爲高危之雖懦者咸有立志乃相與論奏累日不息德宗知其不可亦迴聖慮於是中外相賀數正直者貞元迄今以高爲第一

王仲舒字弘中貞元十年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

穆贇爲補闕給事中皆以論時政得失爲時所重亦以此再受黜責

韓愈爲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甚得專機務復有官市耗擾之弊愈悉以上言貶爲連州陽山令

段平仲憲宗元和中爲諫議大夫時吐突承璀請出征鎮州無功而還平仲與呂元膺等抗論請加黜責後轉給事中其在要近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列時人推其狷直

孔戣爲諫議大夫知匭使元和六年內官吐突承璀出爲淮南監軍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帝待承璀意未衰投匭上疏論承璀有功久委腹心不宜遽棄戣

正直

覽涉副章不受面語責之涉乃進疏光順門戮極論其與中官交結言甚激切詔貶涉陝州司倉侂臣聞之側目人皆為危之戮高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及為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為州將常岳讒譖於本使監軍高重昌言位結聚術士以圖不軌追位至京師鞫於禁中戮奏曰刺史得罪合歸法司按問不合劾於內仗乃出付御史臺戮與三司訊鞫得其狀位好黃老道時修齋籙與山人王仁恭合鍊藥物別無逆狀以岳誣告決殺貶位建州司馬時非戮論諫罪在不測人士稱之

又薛存誠為御史中丞洪州監軍使高重昌誣奏信州刺史李位謀

大逆及追至憲宗初令送依內鞫問存誠一日三上表以請帝乃令付御史臺及推案無狀位竟得雪

許孟容為兵部侍郎元和六年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孟容請見奏曰豈有國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此朝廷之辱從古未有因瀝泣極言帝為憤歎

崔植為給事中時皇甫鑄以宰相判度支奏諸州府鹽院兩稅權酒鹽利疋段等加估定數及近天下所納鹽酒利僿估者一切徵收詔皆可之植抗疏論奏令宰臣召植宣旨嘉諭之物議罪鑄而美植

李藩為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勅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勅裴增

言於帝以爲有宰相器量

獨孤朗爲諫議大夫時王播以厚賄得判鹽鐵衆口喧然朗連上章極諫遷御史中丞

李遜爲給事中嘗論時政以爲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敷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賄天顏獻可否能幾憲宗嘉之

武儒衡爲中書舍人時皇甫鑄爲相剝下以媚上儒衡抗疏論列其事鑄譖訴之憲宗謂鑄曰勿以儒衡因論卿而用報怨鑄惶恐不復敢言

船脩爲諫議大夫凡有朝廷之得失悉以陳論凡八
十四畫章

李絳爲戶部侍郎嘗因次對穆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獻入內藏是用官物以結私恩帝聳然益嘉其直後絳爲御史大夫時穆宗亟爲畋游行幸絳率御史屬在延英極諫穆宗不能用絳以疾辭絳爲左僕射剛腸疾惡賢不肖大分以此尤爲非正之徒所忌

帝弘景爲給事中屢有封駁時有劉士涇以駟馬交通邪僕自檢校官穆宗用爲太僕卿弘景執奏不可中人宣諭再三弘景不爲之迴帝怒乃令弘景使安

南邕容宜慰時論翕然推重時蕭俛以清直在位弘景議論常所輔助

李渤爲考功員外郎時穆宗好畋游亟出行幸車駕至溫湯渤奏䟽請書宰相下考以其不能強諫也及爲諫議大夫染坊役夫張韶等竊發伏誅宰臣及百僚於閣內稱賀渤獻箴規詞甚激切

崔郾爲諫議大夫時穆宗頗事畋游郾與鄭覃等推誠直諫觸發無避降中使宣諭之旋遷給事中敬宗卽位爲翰林侍讀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郾奏曰陛下用臣爲侍讀卒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媿厚思帝曰俟朕機務稍闕卽當請益中書舍人高越曰陛下意雖樂善旣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賜之錦綵

李漢爲左拾遺長慶四年九月波斯大賈李蘇沙進沉香亭子材以錢一千貫文綃一千疋賜之漢上䟽以爲沉香爲亭比瑤臺瓊室敬宗頗怒言過時優容之

薛廷老敬宗寶曆初爲右拾遺內供奉史館修撰時鄭權因交通鄭注得嶺南節度權到鎮後盡以府庫所有輦送京師酬遺權俸廷老伺知上䟽請按由是

覺結中外人盡危之延老性本強直未幾又論張權與程普範不宜居諫諍之列事皆不行

柳公權爲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文宗便殿對六學士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之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墀爲之惴慄公權詞氣不可奪翌日降制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學士如故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充職嘗入對帝謂之曰近外議如何公權對曰自郭皎除授邠寧物議頗有藏否帝曰

皎是尚父之從子太后之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軍授邠寧小鎮何事議論耶公權曰以皎勲德除鎮攸宜人情議論者言皓進二女入宮致此除拜此事信乎帝曰二女入宮參太后非獻也公權曰瓜李之嫌何以戶曉因引王珪諫太宗出盧江王妃故事帝卽令南內史張日華送二女還皎公權忠言裨益皆此類也

韋溫爲右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溫昌言曰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有此是姦人陷害也吾輩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惑之

咎耶因率同列伏閣切爭之曰是知名焉

孔敏行爲諫議大夫上䟽論山南監軍楊叔元之罪其言激切時論稱之

郭承嘏太和六年爲諫議大夫頻上章言時政得失尋以鄭注爲太僕卿論陳激切注不敢出轉給事中改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之後公卿送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故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即日帝御紫宸殿顧謂宰臣曰華州闕人承嘏可任故命之今諫官給事中皆疑其去旣不能戶曉莫若從衆望遂追制罷之

馮定爲諫議大夫太和乙卯年誅戮宰臣之後中外懷疑及改元開成文宗將御宣政殿中尉仇士良請用神策仗衛殿門定抗䟽論罷人情危之

李中敏開成元年正月以前司門員外郎爲司勳員外郎中敏前歲因久旱抗䟽言宋申錫等冤陷之狀以爲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士大夫皆危之䟽留中因謝病滿百日東歸至是始復徵授

梁盧協爲右諫議大夫開平四年詣閣上表以夏麥不稔請勿徵至秋熟折輸粟太祖聖武嚴毅宸斷不測故諫官未嘗敢言事協奏而果俞其請物論嘉之

李愚爲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或預咨詢而侃然正色不畏強禦衡王入朝重臣季振輩致拜唯愚長揖未帝讓之曰衡王朕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季振等皆拜爾何傲耶對曰陛下以家人禮兄振等私臣臣居朝列與王無素安敢諂事其嚴毅皆此類也

晉裴皞初仕唐爲兵部侍郎明宗時以數論權臣過失授太子賓客

王權爲兵部尚書高祖天福中令權使於契丹權以前事累爲將相未嘗有稱臣於戎虜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今耄矣豈能稽顙於窮廬之長乎違詔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

鄭受益爲右諫議大夫高祖天福中涇州節度使張彥澤在涇州違法霍氏殺其掌書記張式軍將楊洪朝廷優容之受益兩疏論云請下有司申明其罪李濤爲刑部郎中張彥澤殺張式楊洪等濤乃與員外郎張麟麻麟王禧等同詣閣門進疏論彥澤之罪請下有司詞甚切至